



# 世界文學名著

千 歲 人

(上)

蕭 伯 納 著  
胡 仁 源 譯

BACK TO  
METHUSELAH

BERNARD SHAW

HU JEN YUAN

世界文學名著

千

歲

人

(上)

# 目次

第一卷	最初	1
第二卷	巴那柏斯弟兄的福音	六五
第三卷	事情的發生	一六四
第四卷	老紳士的悲劇	二四七
第五卷	思想所能達到的境域	三六一

# 千歲人

## 第一卷 最初

### 第一幕

伊敦樂園，午後，一條極大的蛇，正在酣睡，頭在叢樹中間，本身曲作無數環形，隱藏在大樹枝葉之下，大樹已經長成，因創世之日，較普通的時間爲長，蛇身青黃交錯的顏色，與樹葉相混雜，故非已經知道的人，不易看出，在蛇的頭邊，在一塊低的岩石，露出在叢樹上面。

大樹與石，均在樹林中一方空地的邊上，地上臥着一只死雞，全身歪斜，頭頸已經跌斷，亞當蹲着，一只手擱在石上，正驚駭的注視死雞，他沒有看見在他左邊的蛇，轉面



向右，激越的呼喚。

亞當 伊扶！伊扶！

伊扶的聲音 什麼事情，亞當？

亞當 到這裏來，快點，有事情發生了。

伊扶（奔進來）什麼在那裏？（亞當指着死雞）哦！（她向死雞走去，亞當也放膽同她

向前，）他的眼睛怎麼會這樣呢？

亞當 不單是眼睛，你看。（他踢着）

伊扶 哦，不要這樣！他爲什麼不醒轉來呢？

亞當 我不知道，這並不是睡着罷。

伊扶 不是睡着嗎？

亞當 試試看。

伊扶（設法使他驚醒，把死雞在地上滾轉）他是已經僵硬而且冰冷了。

亞當 他無論怎樣不會醒轉來了。

伊扶 有一種難聞的氣味，呸！（她拂拭她的雙手，趕快走開。）你看見他就已經是這樣嗎？

亞當 不，他起初還在四處遊戲，忽然一下失足，顛倒跌下，就再不會動彈，他的頭頸好像有點不對。（他蹲下，想把雞的頭頸拿給她看。）

伊扶 不要碰他，快點走開來罷。

兩人同時後退，在數步以外注視，厭惡的感覺逐漸增加。

伊扶 亞當，

亞當 怎樣？

伊扶 假如你失足跌下，你也會變成這樣嗎？

亞當 唔！（他聳肩，在岩石上坐下。）

伊扶（在他的旁邊地上坐下，抱住他的膝頭。）你必須當心一點，答應我，你一定當心一

點。

亞當 當心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必須永遠永遠活在這裏，你想想，永遠是什麼意義！遲早我總有一天失足跌下，這也許就在明天，也許還要經過許多許多的日子，多得像園裏的落葉，河中的沙粒一樣，但是沒有關係，有一天我總會忘記而且跌倒的。

伊扶 我也會的。

亞當（驚怖）哦！不，不，那我就只有單獨一人，永遠的單獨了，你決不可以讓你自己冒傾跌的危險，你決不可以亂動，你必須安靜的坐着，讓我來當心你，把你所要的東西替你拿來。

伊扶（不願意的樣子離開他的身邊，抱住自己的雙踝。）那我很快的就會厭倦，並且如其你遇見這樣的事情，我就只有自己一人，再不能安穩坐着，最後我一定也要遇見這樣的事情了。

亞當 那又怎樣呢？

伊扶 那我們就不復存在，天地間只有四足的動物，鳥類，及蛇類了。

亞當 這是決不可以的。

伊扶 是的，這是決不可以的，但是也許竟會這樣。

亞當 不，我同你說，決不會是這樣的，我知道決不會是這樣的。

伊扶 我們兩人都知道這層，我們怎樣會知道呢？

亞當 園中有一個聲音，他告訴我各種的事情。

伊扶 園中有時候滿佈着聲音，他們在我的頭腦當中，輸入各種的感想。

亞當 我聽見的只有一個聲音，他是很低，但是如此之近，好像在我自己身中低語一樣，

這是決不會誤認爲各種鳥聲，獸聲，或是你的聲音的。

伊扶 這可是很奇怪，我會聽見各方面的聲音，而你只聽見從裏面來的一個，但是，我也  
有許多從裏面來的思想，但不是由聲音得來，這個我們決不能中止存在的思想，就  
是從裏面來的。

亞當（絕望的樣子）但是我們一定會終止存在，我一定會同雞一樣的跌倒，毀滅，（立起來，激昂的走動。）我決不能容忍這個知覺，我必須將他拋棄，我同你說，決不會這樣的，但是我並不知道有什麼防止的方法。

伊扶 這恰巧同我所感覺的一樣，但是你這個說話，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你沒有一樣可以滿意，你的心理是這樣常常變換的。

亞當（斥責她）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我的心理怎樣變換過嗎？

伊扶 你說我們決不可以終止生存，但是你以前對於不變的永久的生存，常常抱怨，有時你坐下沈思，幾點鐘不發一言，心裏在那裏厭惡我，我問你有什么得罪你的時候，你說你不是在想我，你是想必須永遠在這裏的可怕，但是我很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說必須永遠同我在這裏的可怕。

亞當 哦！你是這樣的想法嗎？那你就弄錯了，（他重複坐下，不高興的樣子。）那是永遠同我自己一起的可怕，我喜歡你，但是我不喜歡我自己，我要想變換，要想改良，要想

一次一次的從頭做起，使我自己脫落，好像蛇的脫皮一樣，我厭倦我自己，然而我不能不忍受我自己，不是一天，不是幾天，而是永遠的，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思想，就是他使得我獨坐沈思，一言不發，並且厭惡一切，你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嗎？

伊扶 不，我從來不想我自己的事情，這有什麼用處呢？我是這樣就是這樣，再沒有法子變動，我想的是你的事情，

亞當 你不應當這樣，你永遠是在窺探我，我再沒有單獨的時候，你總是要想知道我在那裏做什麼事情，這真是一個累贅，你應當設法有一個自己獨立的生存，不要拿我的生存，當做你自己的本分。

伊扶 我不能不想你的事情，你是懶惰的，你是污濁的，你不會當心你自己，你一竟是在幻想，如其我不注意你的行動，代你操勞，你就會吃下壞惡的食物，使得胸中作惡，但是現在看來，無論我怎樣留心，你總有一天會從頭上跌下忽然死掉的。

亞當 死掉？這是一個什麼字呢？

伊扶（指着死雞）就像那樣，我說他是死掉了。

亞當（立起來，慢慢走到死雞的近旁。）這個好像有點奇怪的樣子。

伊扶（隨着他走近）哦！他已經變成小的白蟲了。

亞當 把他丟到河裏去罷，這個樣子是很難看的。

伊扶 我不敢碰着他。

亞當 那麼只好我來，雖然我是非常的憎惡，他已經把空氣弄污濁了。（他用手將雞提起，離開自己遠遠的，向伊扶來的方向走去。）

伊扶向他們望着一歇之後，拿一種嫌惡的戰慄，在石上坐下，大蛇的身體露出，幻成奇異的新顏色，她從叢樹中間，將她的頭慢慢舉起，拿一種異常誘惑的音樂的聲音，在伊扶的耳邊低聲說話。

蛇  
伊扶，

伊扶（吃驚）這是什麼人？

蛇 是我，我來讓你看我的美麗的新帽子，看呀！（她展開一個極華麗的紫晶色的帽子）

伊扶（讚美她的帽子）哦！但是那個教會你說話的？

蛇 你同亞當，我正在草中爬過，藏着，聽見你們說話。

伊扶 你這真是非常的聰明。

蛇 我在地上一切的生物當中最敏銳的。

伊扶 你的帽子真是極其可愛，（她撫摩着她的頭同本身）美麗的寶貝！你愛你的寄

母伊扶嗎？

蛇 我極其愛她。（拿她的雙重舌頭舐着伊扶的頭頸。）

伊扶（撫摸着她）你真是伊扶最愛的愛蛇，有你可以同她談話，伊扶再也不會覺得寂

寞了。

蛇 我能够談許多的事情，我是極聰明的，那個字你並不知道，還是我低聲向你說的，那個死字。



伊扶（戰慄）你爲什麼又提起這個事情？我看見你的美麗帽子的時候，已經把他忘記，你再不要引我記起不快樂的事情。

蛇 死並非一種不快樂的事情，如其你知道怎樣將他征服。

伊扶 我怎樣可以將他征服呢？

蛇 拿另外一種叫做「生」的事情。

伊扶 什麼（學着她的發音）是「生」嗎？

蛇 是的，生。

伊扶 生是什麼？

蛇 蛇是永不會死的，一天你會看見我從這個美麗的蛇皮脫出，成一條新的蛇，帶着新的而且更可愛的蛇皮，這就是生。

伊扶 我看見過這個，真是非常奇妙的。

蛇 如其我能够這樣，我還有什麼不能做呢？我同你說，我是極敏銳的，你同亞當講話的

時候，我聽見你們說「爲什麼？」永遠是「爲什麼？」你們看見各種的事物，你們說「爲什麼？」但是我夢想從來不會有過的事物，我說「爲什麼不呢？」我拿死字來表明舊的蛇皮，我在更新的時候所拋棄的，這個更新的動作，我就叫他做「生」

伊扶 「生」真是一個美麗的字。

蛇 你爲什麼不循環不已的重生，同我一樣，每次成爲新的而且更美的呢？

伊扶 我嗎！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事情，這就是爲什麼。

蛇 這是怎樣，並不是爲什麼，爲什麼不呢？

伊扶 但是我想我不喜歡這樣，成爲新的雖然很好，但是我的舊皮攤在地上，完全同我一樣，亞當會看見他皺攏起來，而且——

蛇 不，他可以不用看見這個，還有一種產生的方法。

伊扶 一種產生的方法？

蛇 聽着，我來告訴你一個極大的祕密，我是極靈敏的，我曾經想着，想着，再三的想着，而

且我是極堅決的，凡是我所要的，我必須得到，我曾經願着，願着，再三的願着，並且我吞下各種奇怪的東西，石子同蘋果，你們所害怕吃的。

伊扶 你敢吃過了！

蛇 一切的事情，我都大膽的做過，最後我得到一種方法，將我身中一部分的生命收集

攏來——

伊扶 生命是什麼東西？

蛇 就是那個使得死雞與活着的雞所以不同的。

伊扶 一個多美麗的字！一個好奇妙的事情！生命是一切新字當中最可愛的了。

蛇 是的，就是由於冥想生命，使我得到做成靈異的力量。

伊扶 靈異？這又是一個新字。

蛇 靈異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依然可能，一種從來不能發生的事情，但是居然發生。

伊扶 告訴我一點你所做過的靈異。

蛇 我把我身中一部分的生命收集攏來，把他關閉在一只小小的白殼當中，拿我所吞下的石子做成的。

伊扶 但是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蛇 我把這個小殼暴露在日光當中，讓他受着暖氣，他會自己破裂，一條小蛇從殼中出來，她一天一天的長大，直到大得和我一樣，這個就是產生。

伊扶 哦！這真是太妙奇了，他使得我體內攪動，我覺得有點痛呢。

蛇 他幾乎使得我身體破裂，但是我依然活着，可以裂開我的外皮，重新我自己，同以前一樣，很快的園中就會有這許多的蛇，多得像我身上的鱗片的樣子，那個時候，死就毫無關係，這條蛇或那條蛇可以死去，但是蛇是永遠活着的。

伊扶 但是我們大家，遲早都會同雞一樣的死去，那個時候，再沒有別的東西，就只有蛇，到處全是蛇了。

蛇 這個是決不可以的，我崇拜你，伊扶，我必須有一點可以崇拜的東西，與我自己完全兩樣的，像你的樣子，世間必須有一種生物，比蛇類更偉大的。

伊扶 是的，這是不可以的，亞當決不可以消滅，你是極靈敏的，告訴我有什麼辦法。

蛇 想着，願着，吞下塵土，舐着白的石子，吃點你所害怕的蘋果，太陽就會給予以生命。

伊扶 我不相信太陽，我要自己給予生命，我要從我的身體當中，再分出一個亞當來，那怕因為爲這個動作，把我的身體裂成碎片。

蛇 好的，大膽做去，一切的事情都是可能的，一切的事情，你聽着，我已經很老，我是一條老蛇，比亞當更老，比伊扶更老。我還記得李立特，她是在亞當同伊扶以前的，我是她的寶貝，和現在是你的一樣。她只有一個人，當時並沒有男人做他的伴侶，她看見過死，同你在雞跌倒的時候看見的一樣，而且她因此知道，她必須尋出一種方法像我的樣子，拋去舊的軀殼，將自己重新改造。她有一個偉大的願力，她奮勉復奮勉，願欲復願欲，經過的日月，多於園中樹葉的數目，她的痛苦極其強烈，她的呻吟，將睡眠驅

出伊敦，她說以後再不能是這樣，重新生命的負擔，實在超過忍耐的限度，決非一個人所能勝任，等到她脫去舊皮的時候，啫！不是一個新的李立特，卻是兩個，一個同她自己一樣，還有一個同亞當一樣，一個就是你，還有一個就是亞當。

伊扶 她爲什麼把我們分成兩個，做得彼此不同呢？

蛇 我同你說，這個工作，是超出一個人的力量以外，須有兩個人共同擔負。

伊扶 你的意思，是說亞當必須與我共同擔負嗎？他不會願意的，他不能忍受痛苦，而且他對於自己的身體，向來是不肯注意。

蛇 並勿須他這樣，他不會有一點痛苦，他會懇求你讓他擔任他的部分，這個欲望，就會使得他在你的權力當中。

伊扶 那我也願意來做一下，但是怎樣做呢？李立特是怎樣做成這個靈異的？

蛇 她想像這個事情。

伊扶 什麼叫做想像？

蛇 她告訴我這個事情，好像當做一件怪誕的故事，向來的李立特始終不會遇見過的，她並沒有知道，想像就是創造的起點，你想像你所欲望的，你願欲你所想像的，最後你就造成你所願欲的。

伊扶 我怎樣可以由空虛創造出來呢？

蛇 一切的東西，都是由空虛創造出來的，看你手臂上很厚的筋肉！這個並不是向來就在那裏的，我初看見你的時候，你並不能爬到樹上，但是你反復的願着，試着，願着，試着，你的願力，就在你的手臂上，完全從空虛創造成這些筋肉，使得你達到你的欲望，可以用一隻手將你自己的身體提起，坐在你頭頂上的樹枝上面。

伊扶 這個不過是習練。

蛇 習練可以使物質消磨，決不能使他們增長，你的頭髮在風中飄動，好像要使他們自己逐漸伸長的樣子，但是這個飄動的練習，並不使他們的長短增加，因為你沒有願欲他們這樣。李立特拿我們無聲的言語，（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言語）告訴我她

所想像的時候，我就叫她欲望，叫她願欲。後來，使我們非常的驚異，她所欲望的願欲的目的，居然由於她願力的促進，在她的體內，自己創造完成。於是我也願着，要在新生的時候，使我自己分爲兩個，經過許多日子以後，這個靈異居然發生，另有一條的蛇，與我互相纏着，從舊皮中一同出來，於是現在有兩個想像，兩個欲望，兩個願欲，共同從事於創造。

伊扶 欲望，想像，願欲，創造，這是一個太長的說法，你對於字眼上是這樣聰明的，替我尋出一個代表一切的字來罷。

蛇 用一個字說，就是娠妊，這個字的意義，可以包函最初的想像，和最終的創造。

伊扶 替我尋出一個字來，表示李立特所想像的，而且拿無聲的語言告訴你的事情，這個事情，好像是過於怪誕，但是依然會真有的。

蛇 一個詩的意象。

伊扶 再替我尋出一個字來，表示李立特對於我的關係。



蛇 她是你的母親。

伊扶 而且是亞當的母親嗎？

蛇 是的。

伊扶（要想立起來）我就去告訴亞當叫他娠妊。

蛇（大笑！）

伊扶（震動並且驚駭）真是一種可厭的聲音！你這是做什麼？從來也沒有那個發出過

這樣的聲音。

蛇 亞當是不能够娠妊的。

伊扶 爲什麼呢？

蛇 李立特不會想像他這樣，他可以願欲，他可以欲望，他可以集合自己的生命，爲創造

上的極大泉源，他可以創造一切的東西，除去一樣，這一樣就是和他自己同類的。

伊扶 爲什麼李立特不使他能够這樣呢？

蛇 因為他如其能够這樣，他就可以用不着伊扶了。

伊扶 這個到是真的，必須娠妊的是我自己。

蛇 是的，由於這個，使得他離不了你。

伊扶 而且我也離不了他。

蛇 是的，到你造成另外一個亞當爲止。

伊扶 我到沒有想到這層，你真是極靈敏的，但是如其我再造一個伊扶，他可以走到她那邊去，就再用不着我了，我想我不要創造伊扶，單是創造亞當。

蛇 沒有伊扶，他們不能重新他們自己，早晚你會像雞一樣的死去，新的亞當們，沒有伊扶，就再不能夠創造了。你可以想像這樣一個終局，但是你不能欲望這樣，所以你不能願欲這樣，所以你不能單是創造亞當。

伊扶 如其我總是要像雞一樣的死去，爲什麼其餘的不會一同死去？那我何必去憂慮呢？

蛇 生命決不可以消滅，這個始終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你說不憂慮是無用的，你其實仍舊憂慮，就是這個憂慮，促進你的想像，激發你的欲望，使得你的願力極端強烈，於是從空虛創造出來。

伊扶（深思的樣子）世間沒有空虛這樣東西，這個園是滿的，不是空的。

蛇 我可不會想着這個，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不錯，世間並沒有空虛這樣東西，只有我們不能看見的東西，蠅蜒還吞食空氣呢。

伊扶 我又有一個思想了，我必須告訴亞當。（呼喚）亞當！亞當！啊，喂！  
亞當的聲音 啊，喂！

伊扶 這個可以使他愉快，治好他憂鬱的毛病。

蛇 你慢點告訴他，我還沒有同你說那個最大的祕密。

伊扶 還有什麼可以說呢？是我應當來造成這個靈異的。

蛇 不，他也必須欲望，必須願欲，但是他必須將他的欲望，他的願欲，付託與你。

伊扶 怎樣呢？

蛇 這就是那個最大的祕密，輕點！他在那裏來了。

亞當（回轉來）園裏面在我們的聲音及那個聲音以外，又另外有了一個聲音嗎？我聽見一個新的聲音。

伊扶（立起來迎上前去。）你到想想看，亞當！我們的蛇，因為聽見我們說話，也學會說話了。

亞當（大樂）真是這樣的嗎？（他走過她的身邊，來到石的左近，將蛇撫愛着。）

蛇（向着他表示親切的樣子。）是這樣的，親愛的亞當。

伊扶 我還有一個比這個更奇妙的消息，亞當，我們可以不必永遠活着了。

亞當（在他的驚喜之下，突然將蛇頭放脫。）什麼！伊扶，你不要再拿這個來和我玩笑，只要有一天可以有一個最後，然而依然不是最後的，只要我可以解除這個永遠忍受我自己的恐怖！只要這個可怕的園裏的憂勞，可以交付與另外一個園丁！只要聲音

所命令我的管守的職責，可以解除！只要這個使得我可以一天一天的忍受過去的休息和睡眠，可以在許多日子以後，變爲永久的休息，永久的睡眠，那我就可以安心度過我的歲月，那怕他還有怎樣的長久，可是，必須有一個最後，一種的最後，我的力量，是不够擔負永遠的生存的。

蛇 你可以不必活着再過一個夏天，但是依然沒有真正的最後。

亞當 這是不可能的。

蛇 可以這樣的。

伊扶 必須要這樣的。

蛇 這就是說，弄死我，你明天在園裏又會看見另外的蛇，你會發見蛇的數目，比你手上的手指還更多些。

伊扶 我要創造些別的亞當，別的伊扶。

亞當 我同你說，你決不可以虛構出這樣的故事，這是決不會實現的。

蛇 我還記得你的自身也是一種不可能的時候，然而現在你是在這裏了。

亞當 這到一定是真的，（他在石上坐下。）

蛇 我來告訴伊扶這個秘密，她可以再告訴你。

亞當 這個秘密！他很快的向着蛇走去，在這樣的時候，他腳底下踏着一個堅銳的東西。啊！

伊扶 什麼事情？

亞當（摩着他的腳，）一堆的荆棘，而且生着許多的刺！永遠要拔去這些東西，使得我們在園中可以安適，我真是有點厭倦了。

蛇 他們並不生長得很快，在很長的時候以前，在你放下這個擔負，而永久睡着以前，他們決不會長滿這個園中，你何必自尋煩惱？讓新的亞當們，去掃除他們自己的地方好了。

亞當 這到是很對的，你必須告訴我們你的秘密，你看，伊扶，不必永遠活着，是怎樣一件

極好的事情。

伊扶（不滿意的樣子自己躺下，拔着地上的草。）這到真是像一個男人，一聽見我們可以不必永遠活着，你就說得好像我們今天就要完結一樣，你必須將這些討厭的東西，多少除去一點，不然我們走路的時候，一不留心，就會被他們抓破及刺痛了。

亞當 是的，多少除去一點，當然，但是，只須稍爲一點好了，我明天就來除去他們。

蛇（大笑）

亞當 這到是一個滑稽的聲音，我很喜歡聽他。

伊扶 我是不喜歡的，你爲什麼又做出他來呢？

蛇 亞當發明了一件新的東西，他發明了明天，現在這個不滅的擔負，一經解除，你們每天都可以有一點新的發明了，

伊扶 不滅這是什麼意思？

蛇 我用來表示永遠活着的新字。

伊扶 蛇已經造成一個美麗的新字表示活着的狀態，叫做生存。

亞當 替我造成一個美麗的字，表示明朝再做，因為這個實在是一個偉大的而且幸福的發明。

蛇 延緩。

伊扶 這是一個極好聽的字，我願意我生着蛇的舌頭。

蛇 這也許會實現，一切的事情都是可能的。

亞當（突然恐怖的樣子跳起）啊！

伊扶 這又是什麼事情？

亞當 我的休息！我的脫離生命。

蛇 死去，這纔是應該用的字。

亞當 在這個延緩上面有一個可怕的危險。

伊扶 什麼危險！



亞當 如其我把死推到明天，我就永不會死，世間並沒有明天這樣的日子，而且永遠是  
不會有的。

蛇 我是極靈敏的，但是人類在他的思想上，比我更其深沈，女人知道沒有空虛這樣的  
東西，男人知道沒有明天這樣的日子，我真應當崇拜他們。

亞當 如其我要追上死期，我必須確定一個實在的日子，不是一個明天，我應當幾時死  
呢？

伊扶 等到我造成另外一個亞當的時候，你就可以死去，不要在這樣以前，但是到那個  
時候，遲早隨你歡喜。（她立起來，從他的後面走過，隨便的樣子走到樹旁，自己靠在  
樹上，撫摩着蛇身上的圓圈。）

亞當 就是到那個時候，也用不着十分性急。

伊扶 我看你又要把他推到明天去了。

亞當 那麼你呢？你造成一個新的伊扶以後，你就要立刻死去嗎？

伊扶 我爲什麼要這樣？你想要快點去掉我嗎？方纔你還要我坐着永遠不動，恐怕我跌

下去像雞一樣的死掉，現在你就一點不關心了。

當亞 現在並沒有那樣的要緊了。

伊扶（怒着向蛇說）這個死，你帶到園裏來的，是一個極壞的東西，他現在要我死了。

蛇（向亞當說）你真是耍她死嗎？

亞當 不，應當死的是我，伊扶決不可以死在我的前頭，我會要覺得孤寂的。

伊扶 你可以再去找一個新的伊扶。

亞當 這是不錯，但是她們也許不是完全一樣，她們決不能夠，我覺得一定是如此的，她們不會得有同樣的記憶，她們就是一種——我沒有這個字可以表示我的意思。

蛇 一種生人。

亞當 不錯，這是一個好難說的字，生人。

伊扶 有了新的亞當們，和新的伊扶們的時候，我們就住在一個滿是生人的園中，我們

彼此更是互相需要的，（她很快的走到他的身後，把他的面孔扳起來朝着她自己。）永遠不要忘記這個，亞當，永遠不要忘記這個。

亞當 我爲什麼會忘記他呢？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伊扶 我也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個雞失足跌下，立刻死去，但是你也可以輕輕的走到我的後面，（她忽然抓住他的肩頭，把他向前面推去，）把我這樣的推倒，使我死掉，如其你沒有不會弄死我的理由，我再不敢睡着了。

亞當（驚怖狂呼）把你弄死怎樣一個可怕的思想！

蛇 殺死，殺死，這是應當用的字。

伊扶 新的亞當們和伊扶們也許把我們殺死，我不要創造他們罷。（她坐在石上，把他拖到她的身邊，用右手將他緊緊抱住。）

蛇 你必須要的，因爲如其你不創造，就有最後的一天了。

亞當 他們決不會殺死我們的，他們一定會同我一樣的覺着，有一種和這個反對的東

西園裏的聲音會同他們說，他們不應當殺人像他所和我說的一樣。

蛇園裏的聲音就是你自己的聲音。

亞當 是的，而且又不是的，這是一種比我更偉大的東西，我不過是他的一部分。

伊扶 聲音並沒有和我說，不可把你殺死，然而我不願意你死在我的前面，這個是用不着什麼聲音來使得我覺着的。

亞當（拿一種悲痛的代表，雙手抱住她的肩頭。）哦不，這是沒有什麼聲音也很明顯的，有一種什麼東西使得我們不能分離，一種沒有名稱的什麼——

蛇 愛情，愛情，愛情。

亞當 表示這樣一件長的事情，這是一個太短的字罷。

蛇（大笑！）

伊扶（不耐煩的向着蛇說。）又是這個刺心的聲音！快不要做他，你爲什麼老是這樣呢？蛇很快的愛情就會是一個太長的字，表示這樣一件短的事情了，但是，在他是很短的

時候，他可是極其甜蜜的。

亞當（反復的推想）你真把我弄迷惑了，我舊有的煩惱，是很重大，但是他是很簡單的，你所答應我做的這些奇異的事情，在他們替我帶來這個死的禮物以前，也許就把我的生存攪得紛亂，以前我憂慮着永久生存的負荷，但是我的心中並不是混亂的，如其我不會知道我是愛着伊扶，至少我也沒有知道她可以中止愛我，去愛另外一個亞當，而且願意我死去，你可以尋出一名詞來表示這個知識嗎？

蛇 妬忌，妬忌，妬忌。

亞當 一個真難聽的字。

伊扶（推動他）亞當，你不要儘管想去，你想得太多了。

亞當（發怒）這個將來，變成了不確定的時候，叫我怎麼樣可以不要想呢？無論什麼，都比不確定的更好一點，生命成爲不確定的，愛情也是不確定的，你有一個名稱表示這個痛苦嗎？

蛇 恐懼，恐懼，恐懼。

亞當 你有救治他的方法嗎？

蛇 有的，希望，希望，希望。

亞當 什麼是希望呢？

蛇 只要你沒有知道將來，你就不知道他不會比過去更其快樂一點，這就叫做希望。

亞當 這個並不能安慰我，在我身中，恐懼是比希望更其強烈，我必須要有確定，（他恐懼的樣子立起來。）快把這個給我，不然我下次遇見你睡着的時候，我就要把你殺死。

伊扶（雙手把蛇抱住）我的美麗的蛇，哦不要，你怎樣可以想着這樣一種可怕的事情呢？

亞當 恐懼逼迫我做一切的事情，蛇給了我恐懼，讓他現在給我確定，不然就讓他永遠恐懼我。

蛇 拿你的志願拘束將來，立下一個誓約。

亞當 什麼是一個誓約？

蛇 選定一天做你的死期，決心在那一天上死去，於是死就不再是不確定的，而成爲確定的，讓伊扶立誓愛你，直到你死時爲止，於是愛情也不是不確定的了。

亞當 不錯，這真是好極了，這個可以拘束將來。

伊扶（不高興的樣子離開蛇的身邊。）但是這個會把希望破壞。

亞當（發怒）不要響，婦人，希望是邪惡的，幸福是邪惡的，確定是神聖的。

蛇 什麼是邪惡的？你也發明了一個新字了。

亞當 凡是我怕做的事情，都是邪惡的，你聽着我，伊扶，還有蛇，你也聽着，讓你們的記憶，可以保存我的誓約，我要活滿一千次四季的循環——

蛇 一千年，一千年。

亞當 我要活滿一千年，到那個時候，我就不願意再忍受下去，我就要死去，得着永久的

休息，並且在所有這些時候當中，我願意只愛伊扶，不愛別的女人。

伊扶 並且如其亞當保持他的誓約，我也願意在他死去以前，不愛別的男人。

蛇 你們兩個發明了婚姻了，他就是你的，而不是其他女人的丈夫，你就是他的，而不是其他男人的妻子。

亞當（自然的將手向她伸去）丈夫和妻子。

伊扶（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掌中）妻子和丈夫。

蛇（大笑！）

伊扶（迅速離開亞當的身邊）不要做出那個討厭的聲音，我同你說。

亞當 不要理她，這個聲音是很好的，他使得我的心中輕快，你真是一個暢快的蛇，但是你還沒有立下你的誓約，你有什麼誓約呢？

蛇 我不立什麼誓約，我單是碰我的機遇。

亞當 機遇？這是什麼意義？



蛇 這就是說，我恐懼確定，同你恐懼不確定一樣，這就是說，除了不確定以外，沒有什麼是確定的，如其我拘束將來，我就拘束了我的志願，如其我拘束我的志願，我就阻礙了創造。

伊扶 創造是不可以阻礙的，我同你說，我一定要創造，那怕因為這樣，把我的身體裂成碎片。

亞當 你們兩個都不要多說，我一定要拘束將來，我一定要將恐懼解除，（向伊扶說）如其你要創造，你必須在這些誓約的範圍以內創造，你不可以再去聽蛇的說話，來罷。（他抓住她的頭髮，把她拖走。）

伊扶 放手，你這個傻子，她還沒有告訴我那個祕密呢。

亞當（放脫她，）這倒是真的，什麼是一個傻子？

伊扶 我也不知道，這個字是自然到我口上來的，這個就是你忘記，亂想，及充滿恐懼時候的樣子，讓我們來聽蛇的說話罷。

亞當 不，我是有點怕她，她說話的時候，我覺得腳底下的土地，好像是在活動一樣，你住

下聽她說罷。

蛇（大笑！）

亞當（高興起來，）這個聲音會將恐懼去掉，奇怪，蛇同女人要去講祕密話了，（他笑着慢慢走開，開始他第一次的笑容。）

伊扶 現在那個祕密，那個祕密，（她坐在石上，雙手將蛇抱住，蛇開始向她低聲講話。）  
伊扶的面上，露出一種濃厚趣味的表示，這個逐漸增加，直至變為極憎惡的態度為止，她用雙手掩住她的面孔。

## 第二幕

幾世紀以後，早晨，美索波達米亞荒漠中的一塊沃土，一所木屋一端的近處，連着一個菜園，亞當正在菜園的當中掘土，在他的右側，伊扶坐在門邊樹陰下面的一只機上，正在紡線，她的紡車，她用手轉着的，係一個大的重木的圓盤，完全像一個飛輪，在菜園的對面，是一片榛莽，有一條道路在中間穿過，用一個籬笆隔斷。

他們二人穿着極少的而且不整齊的粗布和樹葉，他們已經失去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秀美，而且亞當生着不梳的長鬚，不齊的亂髮，但是他們依然強壯，還是在生命的初期，亞當面現愁容，像一個農夫，伊扶略爲高興一點，（已經拋卻憂慮）坐着，紡着，而且想着。

一個男人的聲音 哈羅，母親！

伊扶（向着菜園對面的籬笆望去，）愷茵來了。

亞當（做出一個厭惡的聲音！他繼續的掘着，並不擡起他的頭來。）

愷茵將籬笆踢在一邊，走進園內，他的態度，聲音，及裝束，完全是一個武士，他拿着一根極重的長鎗，同鑲着銅邊的皮盾，他的兜鍪，是一個虎頭裝上野牛角，他穿着一件紅色的外衣，獅皮上面插上金的胸針，獅爪掛着搖動，他的腳上，穿着銅裝的芒鞋，腿上帶着黃銅的胫甲，他的粗硬的軍人式的鬚鬚，油光照耀，對於他的父母，他有一點堅定的而又不甚自安的樣子，像一個反抗的兒子，知道他們是不肯原恕，也不能贊成他的。

愷茵（向亞當說，）還在掘着嗎？永遠是掘，掘，掘，默守着陳舊的犁溝，沒有進步！沒有前進的思想！沒有冒險的勇氣！如其我也默守着這個掘的事情，你所傳授我的，我還成一個什麼東西呢？

亞當 你現在又是一個什麼東西，拿着你的盾牌和長鎗，及你兄弟的血，在地下呼號，和

你反對？

愷茵 我是第一個殺人者，你不過是第一個人，做第一個人是極容易，人人都可以做，好像做第一顆白菜一樣，做第一個殺人者，是必須有點勇氣的。

亞當 去罷，讓我們安靜一點，世界很大，我們兩個人儘可以永遠不要遇見。

伊扶 你爲什麼要想把他趕走？他是我的，我從我的身體當中分出他來的，我有時候要看看我的作品。

亞當 亞培耳也是造出來的，他殺死了亞培耳，在這樣的事情以後，你還能忍心看見他嗎？

愷茵 我殺死亞培耳是那樣的過失？殺是誰發明的是我嗎？不是他自己發明的，我當時跟着你的傳授，我永遠是掘着，掘着，掘着，我斬除荆棘，我吃地上的果子，我靠着我的血汗生活，我那時候是一個呆子。但是亞培耳早已是一個發明家，一個有思想有精神的人類，一個真正的進步派，他是血的發見者，他是殺的發明者，他發見太陽的火，

可以用一滴的露珠引下，他發明神壇以保持火種永久不滅，他把他殺死的獸類，用神壇上的火變成肉食，他靠着肉食生活，他的肉食，不過費掉他一天光榮的而且健康的行獵，及一點鐘的在火邊有趣的遊戲。你一點不肯學他，你永遠是勞動，勞動，勞動，耕作，耕作，耕作，並且使我做同樣的事，我羨妬他的幸福，他的自由，我厭棄我自己做你所做的，而沒有做他所做的事情。他變成這樣快樂，將他的肉食，供獻於指示他一切發明的聲音，他說這個聲音，就是火的聲音，這個燒熟他的食物的，並且燒熟食物的火，也可以吞食食物，真的，我看見這個火在他的神壇上將食物食盡，於是我也建立一個神壇，把我的食物獻上，我的穀粒，我的菜根，我的果子，沒有用處，一點不發生變動，他譏笑我，於是引起我偉大的理想，爲什麼不把他殺死，像他殺死獸類一樣呢？我奮力一擊，他就像他們一樣的死去，我拋去你的陳舊的無聊的勞作的方法，照他的樣子生活，依賴行獵，依賴殺生，依賴火力，我不是比你好嗎？更其強壯，更其快樂，更其自由嗎？

亞當 你並不比我強壯，你的氣息是更短促一點，你不能够耐久，你已經使得獸類畏避我們，使得蛇發明毒液，來保護她自己，同你抵抗，連我自己也有點怕你，如其你拿着你那個長鎗，對你母親有什麼舉動，我就要拿我的鐵鏟把你打死，像你打死亞培耳一樣。

伊扶 他不會打死我，他是愛我的。

亞當 他愛過他的兄弟，但是他把他殺死了。

愷茵 我不要殺死女人，我不要殺死我的母親，而且看她的分上，我也不願意殺死你，雖然我可以把這個長鎗在你身上穿過，並不必走到你的鐵鏟所能達到的地方，要不是因為她的緣故，我再不能制止這個要想殺死你的動作，雖然我也怕你會把我殺死的。我曾經和野熊及猛獅爭鬪，看我們當中，那一個把那一個殺死，我曾經和人爭鬪，鎗對鎗，盾對盾，這是極其可怕，但是再沒有像他這愉快的，我叫他做戰鬪，一個人從來沒有戰鬪過的，就是從來不會生活過的，這就是爲什麼我今天特爲來看我母

親的原因。

亞當 現在你們兩個還有什麼關係呢？她是創造者，你是毀壞者。

愷茵 沒有她創造，我怎樣能够毀壞呢？我要她造成更多更多的男人，是的，並且更多更多的女人，使得她們自己又可以造出更多的男人。我想着過一個雄偉的幻想，有許多的人，比一千技樹上的樹葉更多的人，我把他們分做兩個大的隊伍，我自己領着一隊，還有一隊，叫一個我所最害怕的，最想和他爭鬪，把他殺死的人領着，每一隊極力要將其他的一隊殺死，你試想想看！所有這許多的人，都在鬪着，鬪着，殺着，殺着！四面的河流，充滿人血！勝利的歡呼！忿怒的狂號！失望的咒罵！痛楚的悲鳴！這纔真是一種人生，鏤心徹骨的人生，強烈的而且緊迫的人生，凡是沒有這樣見識過的，聽見過的，感覺過的，嘗試過的人，在有這種經驗的人面前，真要覺得自己是卑陋的愚人了。

伊扶 那麼我呢！我就不過是一種便利，造出人來讓你殺死嗎？

亞當 或是把你殺死，你這蠢人。



愷茵

母親，造人是你的權利，你的危險，你的痛苦，你的光榮，你的勝利，就是這個，使得我父親在這裏，成爲單是你的便利，像你自己所說的，他必須替你耕作，替你流汗，替你勞力，像幫他犁田的老牛，或替他負重的毛驢一樣。再沒有女人可以使我生活我父親這樣的生活，我要狩獵，我要戰鬥，拚我最後的筋力決勝，我冒性命的危險殺死野豬的時候，就把他丟給我的女人，叫她燒熟，然後分給她一片作爲報酬，她不能有別的食物，這個使得着她成爲我的奴隸，那一個把我殺死的，就可以得着她，做他的戰利品，男人必須成爲女人的主人，不是她的嬰孩或苦力。

亞當很快的拋卻他的鐵鏟，立在那裏瞪眼望着伊扶。

伊扶

你有點動心了嗎，亞當？你覺得這個是更好事情，勝過我們兩個人的愛情嗎？

愷茵

他知道什麼叫做愛情？只有一個人在戰鬥以後，冒過危險賭過生命以後，費掉最後一絲的力量艱難掙扎以後，纔能夠知道什麼是在女人懷抱中的愛情的休息。你去問那個女人，你所造成，而且是我的妻子的，她是否願意我同以前一樣，依照亞當

的生活方式，做一個農夫，一個苦力呢？

伊扶（忿忿的丟下她的紡竿，）什麼？你膽敢跑到這裏來，誇讚那個毫無用處的諾亞，那個最壞的女兒，最壞的妻子嗎？你是她的主人！你比亞當的老牛，及你自己的獵狗，更其是她的奴隸，真的，你拚着性命殺死野豬的時候，你會丟給她一片，作為她的酬勞！可憐的愚人，你以為我不知道她，不知道你，比這樣更詳細一點嗎？你獵取銀鼠，黑貂，及玄狐，披在她的懶惰的肩上，使得她的樣子，像一個野獸，不像一個女人，那個時候，你也冒着生命的危險嗎？你不得不去捕捉可憐的小鳥，因為她懶於吞食正當的食物，那個時候，你覺得自己還像一個偉大的武士嗎？你拚着性命，殺死猛虎，但是誰得那個美麗的虎皮，你所冒險取得的，她拿去躺在上面，把那些腥臭的肉，你所不能吃的，擲還給你，你竭力戰鬥，因為你以為你的戰鬥，可以使得她讚美你，歡喜你，呆子，他使得你戰鬥，是因為你殺死敵人，可以替他帶來飾物和珍寶，並且因為那些見你懼怕的人，可以拿權力和金錢，同她聯絡，向她懇求。你說我把亞當單是當做一種便

利，可是我還紡織，料理家事，生產及撫育兒女，並且我是一個婦人，不是一個玩弄的禽獸，取悅男人而犧牲他們的！你，一個粉面和一捲獸皮的奴隸，又是什麼呢？我生出你的時候，你還是一個男的孩子，生出諾亞的時候，她還是一個女的孩子，你們把你們自己弄成什麼東西了？

愷茵（把他的長鎗，插在盾牌的曲柄中間，扭着他的鬚鬚。）世間還有比人更高的東西，有英雄及超人類。

伊扶 超人類！你不是超人類，你可是反人類，你對於其他的人，就同黃鼠狼對於兔子一樣，而她對於你，就同水蛭對於黃鼠狼一樣，你看不起你的父親，但是他死的時候，世間因為他活着過的原故，會得更富一點，你死的時候，人家就要說『他是一個偉大的武士，但是如其始終不會有他，對於世間卻是更好一點。』至於諾亞，他們更無話可說，想着她的時候，他們只有鄙棄不屑而已。

愷茵 她是一種比你同住的女人，如其她對於我吹毛求疵，像你對於亞當的樣子，我

就會把她打得從頭到腳，滿身青紫，並且我已經這樣做過，你雖然說我是她的奴隸。

伊扶

是的，因為她看了另外的男人，並且以後你俯伏在她的腳下，哭着求她饒恕，於是

比以前更其十倍是她的奴隸，她呼號停歇，痛苦稍為好點的時候，她也就饒恕你，可不是嗎？

愷茵

於是她比以前更其愛我，這是女人真實的天性。

伊扶

（像母親的像子可憐着他）愛你說那個是愛！你說那個是女人的天性！我的孩子，

這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也不是愛情，也不是生命，你是在骨頭當中沒有力量，肌肉裏面沒有血汁的。

愷茵

哈！（他把他的長鎗拿起來，用力的舞動。）

伊扶

你不得不扭着一根棍子，來感覺你的力量，你不能嘗着生命的滋味，除非把他弄

苦，把他燒熱，你不能愛諾亞，必須等她面上塗上脂粉，你不能覺得她肉體上天然的溫暖，必須等她身上披上獸皮，什麼你都不能感覺，只有痛楚，什麼你都不肯相信，只

有謊言，你不肯擡起頭來，看一下你周圍的各種生命的靈異，但是你會走上幾十里路，去看一次角力或是死人的事情。

亞當 說得够了，讓這個孩子去罷。

愷茵 孩子哈哈！

伊扶（向亞當說）你或者以為他的生活方法，到底是比你的更好一點，你還是有點動心，那麼，你也肯縱容我，像他縱容他的女人嗎？你願意去殺死猛虎及野熊，使得我有一大堆的獸皮，可以在上面坐臥嗎？要我塗上脂粉，並且讓我的雙手變成嬌弱無力，並且吞食鵝鵝，野鳩，以及羔羊的肉，他的羊奶，你願意替我偷來嗎？

亞當 你現在的樣子，已經是很够受了，你還是就這樣活下去，我也照我現在的樣子活下去罷。

愷茵 你們兩個人都一點沒有知道人生，你們是簡單的農民，你們是牛，狗，及毛驢的看護和僕役，你們所馴服來替你們工作的，我可以使你們脫出這個地位，我有一個計

劃，爲什麼不馴服男人和女人來替你們工作呢？爲什麼不使得他們這樣的長大，永遠不知道有別種的命運，讓他們可以相信，我們是神，而他們的活着，就單是爲造成我們生存的光榮的？

亞當（被他說動）這是一個偉大的思想，的確的。

伊扶（輕蔑的樣子）一個偉大的思想！

亞當 是的，像那個蛇從前常常說的，爲什麼不呢？

伊扶 因爲我不願意有這種可憐的人，在我的家中，因爲我最厭惡有兩個頭的，或是四肢癱瘓的，或是歪曲的，顛倒的，以及不自然的人類。我已經和愷茵說過，他不是一個男人，諾亞不是一個女人，他們都是怪物，現在你想要再造成許多更不自然的怪物，使得你可以成爲完全懶惰，完全無用，並且使得你所馴服的人類動物，覺得工作是一種淒慘的命運，一個優美的幻夢，真正的（向愷茵說）你父親是一個愚人，他的程度，不過深入肌裏，你的程度，可就直達骨髓，而你那個賤貨的妻子，是更其不堪了。

亞當 我爲什麼是一個愚人？我爲什麼是一個比你更愚的愚人呢？

伊扶 你說過不會有殺人的事情，因爲聲音會告誡我們的子孫，叫他們不可以殺人，他爲什麼沒有和愷茵說呢？

愷茵 他說過，但是我不是小孩子，會害怕一點聲音的，聲音以爲我並非別的，不過是我兄弟的保護人，他發見我實在是我自己，並且亞培耳也應當是他自己，去保護他自己，他不是我的保護人，和我不是他的一樣，他爲什麼不殺掉我呢？並沒有什麼阻止他的，和沒有阻止我的一樣，我們是人對人，而我占着勝利，我是第一個戰勝者。

亞當 你想着這些一切的時候，聲音向你怎樣說呢？

愷茵 怎樣，他以爲我是不錯的，他說我的行爲，是在我身上的一種標誌，一種烙印上去的標誌，像亞培耳印在他的羊身上的。說是沒有人應當把我殺死，所以我現在還活着站在這裏。同時有許多懦夫，從來不會殺人的，許多愚人，自願做他們弟兄的保護人，而不想做他們的主人的，像兔子一樣的被人蔑視，排斥，及殺死。一個人帶着我這

樣標誌的，應當統治世界，他戰死的時候，一定有十倍的報復，聲音曾經這樣說過，所以你們小心一點，不要想謀害我，你們和一切其餘的人。

亞當 停止你的誇張和恐嚇，向我說句實話，難道聲音不會向你說過，因為沒有人敢殺死你，替你的兄弟報仇，你應當殺死你自己嗎？

愷茵 不會。

亞當 那麼，除非你是說謊，就絕對沒有神聖的公道了。

愷茵 我並沒有說謊，我敢說一切的真話，神聖的公道確是有的，因為聲音和我說，我必須將我自己獻給一切的人，如其他他們能夠把我殺死。沒有危險我是不能成爲偉大的，這就是我怎樣償付亞培耳的血債，無論到什麼地方，危險和恐怖，都跟着我的足跡，沒有他們，勇氣就沒有什麼意義，而就是這個勇氣，勇氣，勇氣，使得生命的血液，化爲紅色的光榮的。

亞當（拾起他的錢鏟，預備要回復工作，）那麼快去罷，你這個光榮的生命，決不能延長



到一千年，可是我是要活一千歲的，你們戰士們，不是彼此互相殘殺，或是被野獸殺死的時候，你們也會由於自己的惡疾死去。你們的筋肉，不同人類筋肉一樣的生長，而生長得和樹上的癭瘤一樣，你們沒有呼吸，只有噴嚏，或是噎得使內部受傷，以至委頓，死亡。你們的腸胃腐爛，你們的頭髮脫落，你們的牙齒變黑，落在你們的時候未到以前，早已死去，不是因為你們願意早死，而是因為你們不得不死，我願意掘着，活着。

**愷茵** 可是請問你，這個一千年的生命，於你有什麼用處呢？你這個老蔬菜因為你掘過幾百年，你會掘得更好一點嗎？我沒有活得像你這樣的長久，可是我早已完全知道，在耕掘的技術上一切可以知道的事情，由於將他拋棄，使得我的身體自由，可以去學習更高尚的技術，你們所完全不知道的。我知道戰鬥的技術，狩獵的技術，簡單的說關於殺的技術，你對於你的一千歲有什麼保證呢？我可以把你們殺死，你們同一對綿羊一樣，一點不能夠防衛自己，我饒過你們，別的人也會殺死你們，為什麼不勇

敢的活着，早早的死去，替別人讓出地位呢？就是我，雖然比你們更知道許多的技術，在沒有戰鬥或是狩獵的時候，也覺得厭倦我自己，與其活下去到一千年，我寧可自己自殺，因為聲音有時候已經這樣引誘我過了。

亞當 說謊的東西，你方纔還不肯承認，聲音叫你拿自己的生命，來償還亞培耳的。

愷茵 聲音向我說話，不是像對你一樣的，我是一個大人，你不過是一個長成的孩子，人家向大人說話，不像對孩子一樣，並且一個大人，不會聽見聲音就震懼驚恐，默無一言，他會答復，他使得聲音對他表示尊敬，最後他就可以指示什麼是聲音所應當說的。

亞當 你這樣褻瀆是要爛掉你的舌頭的！

伊扶 當心你自己的舌頭，不要呢罵我的兒子，這都是李立特的過誤，她使得夫婦之間，對於生育的擔負，是這樣不平均的，愷茵，你如其經歷過造成亞培耳的困苦，或者在他死去以後，必須再造成一個別人，以彌補他的損失，你決不會把他殺死，你一定會

情願拋棄自己的生命來救他的，這就是爲什麼你會有這許多無聊的廢話，使得亞當拋去他的鐵鎚，向你聽着一歇，使得你一陣寒慄，好像受着穢濁的尸氣一樣，這就是爲什麼創造的女人和破壞的男人，是彼此反對的。我知道你，我是你的母親，你是懶惰，你是自私。創造生命，是長久，艱難，而且痛苦的工作，但是把別人已經造成的偷去，是極其容易的，你們耕種的時候，你們使得土地生殖，和我自己的生殖一樣，就是因爲這個，李立特纔使得女人把你們生養出來，並不是要你們去偷盜或殺人的。

愷茵 讓魔鬼去感謝她罷！我的時間，可以有更好一點的用處，較之去做腳底下泥土的丈夫。

亞當 魔鬼這是一個什麼新字？

愷茵 你聽我說罷，你向來提起你的聲音的時候，我在靈魂當中，總是不願意聽受的，世間一定有兩個聲音，一個是欺騙而且輕蔑你的，一個是信任而且尊敬我的，我說你的是魔鬼的聲音，我的是上帝的聲音。

亞當 我的是生命的聲音，你的死神的聲音。

愷茵 是這樣的，因為他和我說，死不是真正的死，他是另外一個生命的門戶，一個無限

光榮的及強烈的生命，一個純粹靈魂的生命，一個沒有泥塊或鐵鏟，飢餓或疲倦的

生命——

伊扶 自私和懶惰，愷茵，我知道的。

愷茵 自私是的，一個生命，在裏面沒有人是他弟兄的保護人，因為他的弟兄，都能够保

護他們自己，但是我是懶惰的嗎？拋棄你們的賤役，我難道沒有受着危難和恐怖，為

你們所完全不會知道的嗎？箭拿在手上，固然是比鐵鏟輕些，但是把他穿過敵人胸

膛的能力，較之將鐵鏟插入毫無抵抗的泥土當中的力量，猶之火與水的差別，我的

力量，是十倍的力量，因為我的心中是純潔的。

亞當 這是一個什麼字？什麼是純潔的？

愷茵 離開泥土，朝上向着太陽，向着清明潔淨的天空。

亞當 天是空虛的，孩子，地是豐饒的，地供養我們，他給予我們以造成你及一切人類的

力量，與你所厭惡的泥土斷絕，你就會可憐的消滅。

愷茵 我反對泥土，我反對這種食物，你說他給予我們力量，他不是也使得我們變為污

濁，使得我們沾染疾病嗎？我反對這種生產，你和母親所這樣自矜的，他牽率我們向下，與獸類成爲同等，如其自始至終都是這樣，讓人類消滅罷。如其我必須像野熊一樣的飲食，如其諾亞必須像野熊一樣的產生小仔，那我就寧可做一個野熊，不願意做一個人類，因爲野熊自己不會覺得慚愧，他是沒有更高的知識的。如其你是自己滿足，像野熊一樣，我是不然，你儘管和替你生育孩子的女人住下，我是要去就給予我以幻想的女人，你儘管在上去收穫你的食物，我是要拿我的箭從天上取得，或是乘他在地面上活着行動的時候，把他射死，如其我必須得着食物或是餓死，我至少可能在範圍以內，當取其離地最遠的，在他們到我手中以前，牛是比草更其高貴，並且因爲人類比牛是更又高貴，我將來要叫我的敵人吃牛，然後我再把他們殺死，

吃下他們。

亞當 怪物！你聽見這個嗎，伊扶？

伊扶 這就是你朝上向着清明潔淨的天空的結果！吞食人類！吞食孩子！因為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像亞培耳的羊，一定會生出小羔一樣。你到底是一個可憐的蠢物，你以為我不曾有過這樣的思想嗎？我，擔負生育兒女的工作的，我，擔任預備食物的勞力的，我曾經想着過，以為我這個強健的勇敢的孩子，或者能够想像一點更好的事情，並且欲望他所想像的，願欲他所欲望的，直至他創造成功為止，不料所得的結果，他願意做一個野熊，吞食孩子，就是野熊可以得着蜜糖的時候，他也是不願意吃人的。

愷茵 我並不要做一個野熊，我並不要吞食孩子，我不知道我要什麼，只有我要做一個更高尚更尊貴的東西，比之於這個愚蠢的老農夫，李立特創造出來，幫助你把我生在世上的，而且達到目的以後，你現在也輕視他的。

亞當（暴怒）我真要想讓你知道，我的鐵錘可以把你忤逆的頭腦劈開，不怕你拿着長

鎗。

愷茵 忤逆的哈哈（舞動他的長鎗）試試看，老朽的衆人的父親，來嘗一下戰鬪的味  
道。

伊扶 停下，停下，你們兩個傻子，坐下來安靜一點，聽我說罷。（亞當厭惡的聳肩，丟下他的鐵鎚，愷茵笑着，丟下他的盾牌和長鎗，兩人均在地上坐下。）我很難知道，你們兩個人當中，誰是使我最不滿意的，你和你卑污的耕種，他和他卑污的殺生，我想決不是因爲這些無聊的生活方法，李立特使得你們自由的。（向亞當說）你從地上掘取菜根，培植穀物，爲什麼不從天上採取神聖的物質呢？他靠着偷盜殺生，取得他的食物，而且造出死後生命的無聊幻想，拿美麗的言詞，裝飾他充滿恐怖的生命，拿美麗的衣服，裝飾他充滿疾病的身體，這樣使得人家可以推崇他，尊敬他，而不至於咒罵他爲兇犯，爲盜賊。所有你們男人，除掉亞當以外，都是我的子孫，或是我子孫的子孫，你們都來看我，都來向我炫示，所有你們的小智慧，小技能，都在伊扶母親的面前

展列，耕種的人跑來，戰鬪及殺人的人跑來，他們都是極無味的，因為他們總是向我訴說最近的收穫，或是向我誇張最後的戰爭，而每次的收穫，是完全和前次一樣，最後的戰爭，依然是最初的重演，哦，所有這些一切，我已經聽見過整千遍了。他們又來告訴我他們新生的孩子，昨天這個寶貝所說的聰明的事情，以及怎樣的奇怪，怎樣的伶俐，怎樣的特別，為自從有孩子以來所不會見過的，我只好裝作驚異，快樂，有趣，雖然最後的孩子，是和最初的一樣，他所說所做的，決不能勝過你和亞培耳當時，使得我們感覺快樂的，因為你們是世界上最初的孩子，使得我們充滿這樣的驚異和愉快，為世界上的夫婦永遠不能再同樣感覺的。我到了不能再忍耐的時候，我走到我們從前的園中，現在成爲一片荆棘的，希望尋着當時的蛇，和她談話，但是你已經使得蛇成爲我們的仇敵，她已經離開園中，或是死去，我現在永遠不能再看見她，於是我只好回到這裏，再聽亞當說同樣的事情，已經說過幾千遍的，或是接待最幼的玄孫的訪問，他已經長大，要想向我表示他自己的重要的。哦，這真是無聊，無聊！然而



差不多還有七百年要活下去呢。

愷茵 可憐的母親！你看，生命是太長久，使得人厭倦一切，天地間再沒有新的事情。

亞當（粗率的向伊扶說）如其你除掉愁歎以外，沒有一點可做的事情，你爲什麼還要活下去呢？

伊扶 因爲還有一點希望。

亞當 什麼希望？

伊扶 希望我們的夢想實現，希望新的創造，希望更好的事情，我的子孫和我子孫的子孫，並不全是農夫，全是戰士，他們當中，有些人不肯耕種，也不肯戰鬥，他們比你們兩個都更其無用，他們是在弱和怯懦的人，他們是狂妄的，而同時他們又是污濁的，連剪去他們的頭髮，都嫌麻煩。他們借錢永遠不還，但是他們所需要的有人供給，因爲他們用美麗的言詞，敘述美麗的故事，他們能够記着他們的幻夢，他們不須睡眠可以夢見，他們沒有創造的願力，只有夢想。但是蛇曾經說過，一切的梦想，都可以由願

力造成事實，只要有堅強的人相信他們，還有些人把蘆管截成不同的長短，用口吹着，在空氣當中造成可愛的音調，並且他們當中，有的能夠將這種音調組合攏來，用三根蘆管，同時發聲，使得我的靈魂感覺一種事情，我沒有言詞可以形容的。還有些人用泥土塑成小的獅象，或是在石片上刻成面貌，要求我替他造出這種面貌的女人，我注視着這些面貌，竭力的願着，於是我產生出女的孩子，長大以後，居然與他們相像。還有些人推想數目，不用他們的手指計算，並且在夜間觀察天空，給予星球以各種的名字，並且可以預先知道，在什麼時候，太陽要被一個黑的鍋蓋遮住。還有杜巴耳，替我造成這個紡車，省掉我許多的勞力。還有伊洛克，在各處山坡上巡行，不斷的聽着聲音，並且拋棄他自己的志願，執行聲音的志願，於是他也有一點聲音的偉大。他們來的時候，總是有一點什麼新的奇異，或是新的希望，一種值得活着的事情，他們永遠不願意死，因為他們始終是在學習，是在創造事物或智慧，或是至少也是在夢想他們。只有你，愷茵，跑到我這裏來，拿了你的無聊的戰鬥和破壞，以及你的愚

蠢的誇張，要想我和你說，這是一切的光榮，而你是一個英雄，並且沒有別的，只有死和死的恐怖，是使得生命值得活着的。你快去罷，惡劣的孩子，還有你，亞當，趕快繼續你的工作，不要荒費時候去聽他的說話。

愷茵 我或者不是很聰明的，但是——

伊扶（打斷他的說話）或者不是的，但是不要又拿這個來自矜，這不能算是你的長處。

愷茵 無論怎樣，母親，我有一種天然的知覺，他向我說，死在生命當中占有他的部分，告

訴我這一點，死是誰發明的？

亞當忽然的立起來，伊扶的紡竿落下，兩個人都露出極驚惶的樣子。

愷茵 你們兩個人爲什麼這樣？

亞當 孩子，你問了我們一個極可怕的問題了。

伊扶 殺是你發明的，你知道這個就儘够了。

愷茵 殺不是死，你們明白我的意思，這些我所殺掉的人，如其我不殺掉他們，他們也會

死的，如其我不被人殺掉，我也終要死去，是那個使得我這樣？我說，死是誰發明的？

亞當

你要明白一點，孩子，你能够忍耐永遠的活着嗎？你以為你能够，因為你知道，這個思想是永遠不會要你實行的，但是我知道，坐在這裏冥想永生的和不滅的恐怖是怎樣的。你想想看，永遠沒有一個終局，始終是亞當，亞當，亞當，經過的歲月，多於兩河當中的沙粒，而離開最後，依然和以前一樣的遼遠！我有這許多事情攔在身上，我所厭惡而急於要想擺脫的！你應當感謝你的雙親，他們使得你可以將你的擔負，交付與新的及更好的人，而自己得着一個永久的休息，因為死就是我們兩人發明的。

愷茵（立起來）你們做得好極了，我也是不願意永遠活着的，但是如其你是死的發明者，我不過是死的執行者，你爲什麼責備我呢？

亞當

我並不責備你，好好的去罷，讓我做我的耕種，你的母親做她的紡績。

愷茵

好的，我就讓你們這樣，雖然我已經指示你們一種更好的方法，（他拾起他的盾牌和長鎗）我要回去就我的勇敢的武裝伴侶，和他們的美麗的女人，（他向着籬

筮走去)如其亞當力田,伊扶織布,那裏還會有紳士呢?(他狂笑走出,笑聲停止後,他在遠處高呼)再會,母親。

亞當(厭惡的樣子)他也可以把這個籬笆放回原處,懶惰的狗。(他把籬笆放在路的當中。)

伊扶 由於他及同他一樣的人,死神已經逐漸戰勝生命,有許多我們的子孫,在他們還沒有知道應當怎樣生活以前,早已死去。

亞當(用唾味塗着他的雙手,重新拾起鐵鏟。)沒有關係,他們雖然把生命弄得這樣短促,他的時間,還儘够學習耕種。

伊扶(沈思的樣子)是的,耕種,還有戰鬥,但是够做其他的事情,偉大的事情嗎?他們能够活得這樣長久,可以吃着神餌嗎?

亞當 什麼叫做神餌?

伊扶 從天上取得的,拿空氣造成的食物,不是從污濁的地下掘出來的,在極短的時間

當中，他們能夠學得一切星辰的運動方法嗎？伊洛克費掉二百年的光陰，去學習宣達聲音的意志，在他還是一個八十歲孩子的時候，他的要去了解聲音的極幼稚的嘗試，比之於愷茵的憤怒更其危險，如其他們縮短他們自己的生命，他們就只會耕種，戰鬥，殘殺，死亡，而他們的嬰兒伊洛克，就會向他們說，這是聲音的意志，要他們永遠這樣的。

**亞當** 如其他們懶惰，而且願意向死路上走去，我是沒有法子幫助的，我願意活滿我的一千年，如其他們不願，讓他們死掉，及墮入地獄去罷。

**伊扶** 地獄什麼叫做地獄？

**亞當** 地獄就是樂死惡生的狀態，快點繼續你的紡績，我正在替你勞力的時候，你不應當空手坐在這裏。

**伊扶**（慢慢的拿起她的紡竿）如其你不是一個愚人，你一定會替我尋出一種好點的生活方法，勝過於這個紡績及耕種的。

亞當

快點做你的工作，我同你說，不然你就要沒有麵包吃了。

伊扶

一個人並不必永遠單靠麵包生活，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是什麼，但是有一天我們總會發見出來，以後就可以專靠這個生活，就永遠沒有耕

種，沒有紡績，沒有戰鬪，沒有殘殺了。

她無聊的樣子紡着，他不耐的樣子掘着。

## 第二卷 巴那柏斯弟兄的福音

大戰後的第一年，一個五十歲的相貌動人的紳士，在一間傢具整齊的寬大的書室內，坐着寫字。他穿着黑色的衣服，他的外衣是一件大禮服的外衣，他的領帶是白色的，他的背心雖然不完全是件教士的背心，他的硬領，雖然是從前面扣上，不是從後面扣上，他四圍的整潔，和他自己態度的尊重聯合起來，表示一種教士的莊嚴，然而他顯然的不是教長，也不是主教，他是過於聰明顯露，不像一個普通宗教信徒，而且他又不是十分勞瘁的樣子，不像一個偉大的教會領袖。

書室的窗，裝着寬闊的安適的窗盤，正對倫敦方面，可以望見罕姆司丹草原。這是一個晴明的春天的午後，所以室內充滿日光。如其你面向着這些窗戶，在你的左邊有一只壁爐，爐中正燒着幾塊木材，爐前地毯上面，有一對舒適的椅子，在這個後面，



靠近房門，放着一張書棹，教士樣子的紳士，坐在棹邊，面對房門，你可以看見他右面的側影。在你的左邊，有一張靠榻，你的右邊，有兩只靠椅，在書室中間，還有一只襯着軟墊的方櫈，靠近書棹，牆壁的上部部分，用書架，下部部分，用書櫃遮住。

房門推開，另外一個紳士，比之像教士的這個，略為矮小，不過相差一兩歲的年紀，穿着優美的棉織便服，生着短的鬚髯，身段和態度，遠不如他那樣時式的，朝裏面望着。教士樣的紳士（親密的但是不甚客氣的樣子）哈羅！我沒有想到你在五點鐘的火車以前，就會來的。

便服的紳士（慢慢的走進來）我想起一點事情，我以為我寧可早一點來。

教士樣的紳士（把他的鋼筆放下）你想起什麼事情呢？

便服的紳士（在櫈上坐下，一竟在沈思的樣子。）我已經決定，關於時間的問題，我以為應當是三百年。

教士樣的紳士（驟然的坐起來）這真是奇怪，非常的奇怪，你走進來的時候，我剛剛寫

着的，就是，至少三個世紀（他拿起他的稿紙，用手指着）就在這裏（唸着）『人類的壽命，至少必須延長到三個世紀。』

便服的紳士 你怎樣達到這個結論的？

一個女僕推開房門，引進來一位年輕的教士。

女僕 哈斯南姆先生，（她退下。）

來客是這樣的討厭，使得他的主人，竟忘記立起來，他們弟兄二人，都瞪眼向他望着，完全不能掩飾他們的周章。哈斯南姆，除掉他的硬領以外，一點不像一個教士的，穿着鼻烟色的便服，面上帶着一種坦白的學生樣子的笑容，這個使人不能對他輕慢，他說着顯然沒有預先預備的說話。

哈斯南姆 我恐怕我是一個極討厭的人，我是這裏的牧師，我以為一個人是應當到各處拜訪的。

便服的紳士（淒厲的聲音）我們不是教會中人，你知道。

哈斯南姆 這個我並不介意，如其你不介意，這裏的教會中人，多數是極無味的，像陰溝裏的水一樣。我常常聽見你們的大名，而這裏又極少可以講話的人，我以為你們或者不會介意，你們有點介意嗎？因為如其我有點妨礙你們，我是可以立刻就去的。

教士樣的紳士（立起來，變作緩和的態度）請坐——先生。

哈斯南姆 哈斯南姆

教士樣的紳士 哈斯南姆先生。

便服的紳士（立起來，把機讓給他坐）請坐罷。（他退到靠椅的旁邊）

哈斯南姆（在方機上坐下）多謝多謝。

教士樣的紳士（自己重復坐下）這是我的兄弟，孔那德，加洛非耳大學的生物學教授，孔那德，巴那柏斯博士。我的名字是佛蘭克林，佛蘭克林，巴那柏斯，我從前也做過好幾年的教士。

哈斯南姆（向他表示同情）是的，一個人沒有法子，如其他有一個家庭的負擔，或是他

是長輩，認識一個施主，他就會被他的父母推進教會裏去。

孔那德（在頂遠的靠椅上坐下，發出笑聲。）唔！

佛蘭克林 有時候一個人也會被自己的良心，從教會裏推出來的。

哈斯南姆 哦，是的，但是像我這樣的人，可以到那裏去呢？我恐怕有一個位置在我的面前，而沒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的時候，我是沒有能夠剖析的智力的，我敢說，教會在你是有點過於愚鈍，但是在我是儘可以對付，至少是可以混過我的時候。

佛蘭克林（回復他的精神）這又來了！你看，孔，這個可以混過他的時候，生命是過於短促，使得人不肯十分認真。

哈斯南姆 這也是一種看法，的確的。

佛蘭克林 我並不是被別人推進教會去的，哈斯南姆先生，我從前覺得我的職業，是應當與上帝合作，像伊洛克一樣。經過二十年之後，我纔明白，與我合作的，是我自己的愚昧，自己的誇張，我所自命的經驗和智慧，與實際還相差一百五十年的程度。

哈斯南姆 現在我想起來，古時候的美蘇賽那，在他選定一生的事業以前，一定要再三的考慮，如其我知道我還要活九百六十年，我想我也決不會再做教會的事情。

佛蘭克林 如其人類只要活到這個時間的三分之一，教會一定會同現在的情形，完全兩樣。

孔那德 如其我能够活到九百六十年，我一定可以使我自己成爲一個真正的生物學家，不像我現在的樣子，一個小孩子剛纔學着走路，如其你有幾世紀的訓練，你以爲你也不會成爲一個很好的教士嗎？

哈斯南姆 哦，在我自己並沒有充分的關係，做一個過得去的牧師，是極其容易的，可是教會要逼得我離開，我決不能夠堅持下去到九百年，我一定會把他丟掉。你知道，有時候，那個主教，他是一個無價的古董的，做出一點不同尋常的陳腐事情的時候，我園裏的鳥，就要開始叫了。

佛蘭克林 園裏的鳥？

哈斯南姆 哦是的，園裏有一隻鳥，常常在那裏唱着，「堅持下去或是丟掉他，堅持下去

或是丟掉他。」——好像這樣的聲音——在春天快完的時候，往往不斷的唱上一

個鐘頭，我真願意我父親從前替我擇定一個別的職業。（女僕轉來）

女僕 有要寄出的信嗎，主人？

佛蘭克林 這些（他取出一包的信件，她走到棹邊，把他們拿去）

哈斯南姆（向女僕說）你還沒有告訴巴那柏斯先生嗎？

女僕（有點羞怯的樣子）還沒有，先生。

佛蘭克林 告訴我什麼事情？

哈斯南姆 她想要離開這裏了。

佛蘭克林 真的嗎？我很抱歉，是因為我們有什麼不好嗎，哈斯南姆先生？

哈斯南姆 一點不是，她在這裏是非常好的。

女僕（面紅起來）這是我從來沒有否認的，我不能再找着一個更好的地方，但是我只

有一世的時候，我或者不能再遇見第二個機會，原恕我，主人，這些信必須趕快寄出。  
(她拿着信走出)

他們弟兄二人，懷疑的樣子，望着哈斯南姆。

哈斯南姆 傻女子！去嫁一個鄉下的木工，同他住在茅蓬裏面，養出許多孩子來擠做一團，不過因為那個人生着詩人樣子的眼睛，和一片鬚鬚。

孔那德 (駁他的話) 她說是因為她只有一世的時候。

哈斯南姆 這也是一樣的，可憐的女子！那個人現在逼着她丟掉這裏，等到嫁了他的時候，她只好堅持下去，我說這真是毫無辦法的事情。

孔那德 你看，她沒有時候發見什麼是人生的真實意義，在她知道以前，早已死去。

哈斯南姆 (順着他說) 真是這樣的。

佛蘭克林 她沒有時候造成一個訓練成熟的意識。

哈斯南姆 (更其欣然的說) 一點不錯。

佛蘭克林 還要更深一層，她完全沒有時候造成一個真正的意識，只有一點浮薄的德

義，及多少的自信，一個世界完全沒有意識，這就是我們現狀的可怕。

哈斯南姆（滿面的笑容）真是虛偽的，（立起來）現在我想我應當去了，多謝你們  
接待的厚意。

孔那德（回復他以前很低的淒厲的聲調）你可以不必就去，你知道，如其你真覺得是  
有趣味的。

哈斯南姆（勉強做作的樣子）是的，我恐怕我應當——我真是必須回去一輪——我  
還有——事情要做。

佛蘭克林（溫和的微笑，立起來，伸出他的右手。）再見。

孔那德（粗率的樣子，認為對於他是毫無辦法。）再見。

哈斯南姆 再見，我恨抱歉——

教士正走過來和佛蘭克林握手，覺得他告別的舉動，極有點不自然的時候，一個強



健的被日光曬黑的少女，栗色的短髮，齊着肩頭，像哥祖尼畫上的意大利青年的，匆匆的進來，除掉她的短裙，她的上衣，她的長襪，及一雙諾威式的半鞋以外，她好像完全沒有穿着什麼東西，她是一個生活簡單的人。

新來的女子（驟然的抱住孔那德，和他接吻。）哈羅隆克。你在預定的時候以前已經來了。

孔那德 規矩一點，有生客在這裏。

她很快的回轉頭來，看見牧師，她自然的用手指扭着她的衣角，但是旋即放下，覺得是沒有用處。

佛蘭克林 這是哈斯南姆先生，我們新來的牧師，（向哈斯南姆說）這是我的女兒賽維，西亞，

孔那德 尋常叫做賽維，賽維治（野人）的簡稱。

賽維 我尋常叫哈斯南姆先生做畢爾，威廉姆的簡稱。（她走到地毯旁邊，遠遠的向他

們望着。

佛蘭克林 你認識他嗎？

賽維 自然，請坐罷，畢爾。

佛蘭克林 哈斯南姆先生是就要去的，他還有一個約會。

賽維 我知道，我就是這個約會。

孔那德 既是這樣，你可以陪他到花園裏去，讓我和我的父親談話嗎？

賽維（向哈斯南姆說） 網球嗎？

哈斯南姆 好的！

賽維 來罷。（她跳着出去，哈斯南姆像一個青年學生的樣子，跟在她的後面奔出。）

佛蘭克林（離開他的書棹，不滿意的樣子，開始在房內往返行走。） 賽維的樣子，使我難

受，要是她的祖母看見，是真會嚇壞的。

孔那德（堅執的說） 他們比母親的樣子是更其愉快的樣子。

佛蘭克林 是的，他們是更坦白的，更其自然的，有一百樣的好處，但是我總覺得看不入眼，在我的頭腦當中，我始終以爲母親是一個極有禮貌的女人，而賽維是全無禮貌的。

孔那德 在母親的極好的禮貌當中，並沒什麼愉快，這就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區別。

佛蘭克林 但是在母親的禮貌當中，是有優美的態度，溫文的態度，嫺雅的態度，並且最重要的，堅定的態度，賽維是這樣一個小的野獸。

孔那德 在她的年紀，她應當是這樣的。

佛蘭克林 又是這個來了！她的年紀！她的年紀！

孔那德 你要她在十八歲就完全長成，你要強迫她成爲一個自尊的，僞飾的，在她還沒有一個自己可以把持以前，就預先能够自持的，你姑且不要去管她，在她這樣的年紀，她並沒有什麼不對。

佛蘭克林 我一向不去管她，可是你看看這個結果！和許多別的年輕的人一樣，向來沒

有人管的，她變成一個社會黨，這就是說，她變成一個完全沒有禮教的人。

孔那德 那麼，你自己不也是一個社會黨嗎？

佛蘭克林 是的，但是這不是一樣的，你同我都是在中等社會的舊禮教當中長大的，我們學過中等社會的禮貌，中等社會的德義，中等社會的禮貌，也許是無聊的禮貌，他們也許不能使人感覺愉快，像你所說的樣子，但是他們比沒有禮貌總好一點。中等社會的德義，也許是虛偽的，但是至少還有他們存在，女人知道她們期望什麼，什麼是人家的所期望於她們的。賽維不是這樣，她並非別的，全然是一個過激派，她只有隨時做出她的禮貌，她的行爲，這些常常是很動人的，毫無可疑，但是有時候她弄得十分難看，於是我覺得她在那裏怪我，一向沒有給她好點的教訓。

孔那德 那麼，無論怎樣，你現在總可以好一點的教她。

佛蘭克林 是的，但是已經是太遲了，她現在已經不信任我，她從來沒有同我談過這樣的事情，她也沒有讀過我的著作，也沒有來聽過我的演講，所以關於賽維的事情，我

是已經一點沒有辦法。（他重新在他書棹的旁邊坐下。）

孔那德 我必須同她細談一下，

佛蘭克林 她或者肯聽你，因為你不是她的父親。

孔那德 我曾經寄給她我最近的著作，我可以問她對於這本書的意見，借此引出她的說話。

佛蘭克林 她聽見你要來的時候，已經問過我，所有的書頁，是不是都裁開的，恐怕落在你的手中，她連一個字也沒有看過。

孔那德（忿怒的立起來）什麼？

佛蘭克林（堅決的說）一個字也沒有看過。

孔那德（自認失敗）是的，這也不過是一個自然的結果，生物學在女人看來是一種乾燥無味的科目，而且我也是一個極乾燥無味的老朽。（他無聊的樣子重復坐下）

佛蘭克林 老弟，如其事情真是這樣，如其你所研究的生物學，和我所研究的宗教學，都

是乾燥無味的科目，像以前他們在這個名稱之下所教授的陳腐的東西，而我和你是一對乾燥無味的老朽，同一班的老牧師和老教授一樣，那麼這個巴那柏斯弟兄的福音，就是一個幻想了。除非這個凋謝的宗教，這個乾燥的科學，在我們的手中，可以生出一點活氣，活氣及濃烈的趣味，我們還不如去掘我們的花園，直到應當掘我們墳墓的時候。（女僕轉來，佛蘭克林因為被她把說話打斷露出不耐煩的樣子。）

怎樣？現在又是什麼事情？

女僕 喬司，白許先生有電話來，主人，他要和你說話。

佛蘭克林（驚異的樣子）喬司，白許先生！

女僕 是的，主人。

佛蘭克林（向孔那德說）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情？我有好多年沒有同他通信，也沒有同他講話了，在他做聯合內閣的總理以前，我早已辭去自由協會的主席，把我腳上的黨派政治的塵土，完全撲去，當然，他把我丟下，像一個燙手的山芋一樣。

孔那德 可是，他現在已經被聯合內閣排擠出來，他不過是半打反對領袖當中的一個，  
或者他又要想把你拾起來了。

女僕（警告的態度）他還在電話上等着呢，主人。

佛蘭克林 是的，我就來了。（他匆匆的走出。）

女僕走到地毯上面，添上爐中的火，孔那德立起來，走到書室的中間，立定在那裏，嘲  
笑的向她望着。

孔那德 喂，你說你只有這一世的時候嗎？

女僕（驚慌的跪在地下）我這個話並沒有什麼惡意，主人。

孔那德 你是一點沒有惡意，但是你知道，你可以活到很長久很長久的時候，如其你真  
願意這樣。

女僕（在她的腳上坐下）哦，不要題這個話，主人，他使得人很心亂的。

孔那德 爲什麼你已經這樣想過嗎？

女僕 我再不會想着這種事情，要不是你寫在那裏。主人，我同廚娘看見過你的書了。

孔那德 什麼！你同廚娘看見過我的書！而我的姪女不肯把他翻開！預言家在他自己的家族當中，是沒有人尊敬的。那麼，你是不是願意活幾百年？你想要來試一下嗎？

女僕 是的，當然你並不是認真的，主人，但是他的確引起人家的心事，尤其是在一個人將要出嫁的時候。

孔那德 這個和出嫁有什麼關係呢？他也可以活得同你一樣的長久，你知道。

女僕 就是因爲這個，主人，你看，無論是好點壞點，他必須把我留着，一直到死爲止，如其他想到這也許有幾百年的時候，你想他肯輕易就這樣做嗎？

孔那德 這到是真的，可是你自己覺得怎樣呢？

女僕 哦，我老實同你說罷，主人，我從來沒有答應同一個人同住這樣的長久，就是我自己的兒女，也不能忍受他們這樣的長久，因爲廚娘計算出來，只要你活到二百歲的時候，你也許會嫁着一個你自己的六七世的孫子，而且並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孔那德 那麼，爲什麼不呢？因爲就你所知道的，你現在所要嫁的人，也許是你六七代以前的祖母的六七世的孫子。

女僕 但是你想人家會認爲正當的嗎？

孔那德 我的孩子，一切生物學上的必要，必須成爲正當的，無論我們喜歡或不喜歡，所以你可以不必憂慮這個事情。

佛蘭克林轉來，經過室內，走到他的椅子旁邊，但是沒有坐下，女僕從室內退出。

孔那德 喬司，白許有什麼事情？

佛蘭克林 哦，一個可笑的誤會，我答應到密得司堡去講演，有些蠢人，就在報上登出，說我要到密得司堡去，而並沒有加以說明。當然，因爲現在我們正逢着將要改選的時候，政黨中人，以爲我要到那裏去競爭議席，白許知道我有點人望，他想我可以加入下議院，做一部分的領袖，所以他堅持要來看我，他住在多尼斯海爾的一個友人家中，五分或是十分鐘以內，就可以到這裏來的，他說。

孔那德 但是你沒有和他說，這個是一個虛驚嗎？

佛蘭克林 當然說過，但是他不肯相信我。

孔那德 這就是說，他罵你是一個說謊的人？

佛蘭克林 不，我到願意他這樣，無論怎樣的真話，都比這些可厭的虛偽的周旋，我們的民黨政客所特製出來應用的，都好一點。他假裝作相信我，並且向我申明，他的拜訪，是完全沒有作用的，但是如其他毫無目的，他又爲什麼要來呢？這些人從來不相信他們自己所說的事情，自然他們也不能相信，無論什麼別人所說的無論什麼事情。孔那德（立起來）那麼，我應當出去了，在戰爭以前，政黨的事情，已經是很不容易忍受，但是現在他們合攏起來，已經把歐洲毀掉一半，我真是再不能和他們客氣，並且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還應當這樣。

佛蘭克林 等一歇罷，我們必須徵求世間對於我們新的福音的意見。（孔那德重新坐下）政黨的政客，不幸的還是世間最重要的一部分，讓我們拿喬司白許來試一試

看。

孔那德 你怎樣能够呢？你只有對於能聽的人，可以告訴他事情，喬司白許說話太多，早已失去他聽覺的能力，他就是在下議院當中，也從來不聽的。

賽維氣急的跑來，哈斯南姆跟在她的後面，他剛剛走進門內，就畏縮的樣子站住。

賽維（向着佛蘭克林走來）我說！你曉得有什麼人坐着一個大的汽車來了？

佛蘭克林 喬司白許先生，或者是。

賽維（失望的樣子）哦，他們知道的，畢爾，你們爲什麼不同我說他就來？我連一點衣

服也沒有穿呢。

哈斯南姆 我是應當去了，是不是呢？

孔那德 你們姑且等在這裏，你們兩個人，你開始呵欠的時候，喬司白許或者會識趣的。

賽維（向佛蘭克林說）我們可以嗎？

佛蘭克林 是的，只要你答應自己規矩一點。

賽維（做一個歪臉）那就真是一個特別的優待，可不是嗎？

女僕（進來通報）喬司白許先生。（哈斯南姆急促的走到壁爐旁邊，來客進來之後，女僕把門關上，退下。）

佛蘭克林（很快的走過賽維身旁，去招呼他的客人，裝出一種虛偽的懇切，他自己剛纔痛罵過的。）哦！你居然來了，真是非常的幸會，（他和白許握手，並介紹賽維）我的女兒。

白許立着並不說話，但是在每次介紹的時候，他面上勉強做出一副笑容，而且他的眼光當中，露出一種極親切的樣子。他是一個壯健的剛過五十歲的人，生着灰白的頭髮，因為他的頭頸很短，所以頭髮差不多披到他的領上。

佛蘭克林 哈斯南姆先生，我們的牧師。

白許發生一種光明的印象，好像教堂的窗片一樣。哈斯南姆順手拿着地毯上最近的坐椅，替白許推過來，放在方櫈和孔那德的中間，他退到對面的窗盤上，賽維跟着

他過來，他們並排的坐下，兩肘擱在膝上，雙手托住他們的下頷，好像在開始的議場上，替白許預備一種的旁聽席。

佛蘭克林 我忘記了你是不是認識我的兄弟孔那德，他是一個生物學家。

白許（忽然發生強烈的動作，熱心的樣子和孔那德握手。）單是聽見過名字，但是很熟悉的，當然，我真願意我可以專心研究生物學。我對於岩石，地層，火山等等，向來是極有興味，他們對於地球的年齡，有這許多的貢獻，（表示自信的態度）世界上沒有像生物學這樣好的，『雲頂的高塔，莊嚴的鐵針，宏麗的寺院，偉大的地球自身，是所有這些遺傳下來的，終要歸於消滅，像這個有力的會集一樣的消滅，沒有一片的遺跡留下。』這就是生物學，你知道，極好的真正的生物學，（他坐下，其餘的人同時坐下，佛蘭克林坐在方檯上，孔那德坐在他的椅子上。）親愛的巴那柏斯老友，你覺得現在的情形怎樣？你想這不已經是我們應當活動的時候嗎？

佛蘭克林 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應當活動的。

白許 一點不錯！但是應當怎樣的活動呢？你是一個極有力量的人，我們知道，我們一向就知道的，我們必須和你商議，無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我們——

佛蘭克林（堅決的截斷他的說話）我現在從來沒有問過政黨的事情。

賽維 你不能說你是沒有力量，爸爸，有許多人都是決心擁戴你的。

白許（高興的望着她）當然他們是的，來罷！讓我來向你證明，我們認為你是怎樣的。我們可以替你揀一個第一等的選區，在下次選舉的時候去競選嗎？一個可以不要你費掉一個錢的，你說司脫朗德好嗎？

佛蘭克林 我的親愛的白許，我不是一個小孩子，爲什麼把你們的黨費，白費到司脫朗德去？你知道你是不會當選的。

白許 我們不能當選。但是你——

佛蘭克林 哦，我懇求你！

賽維 司脫朗德是沒有用的，白許先生，我在那裏替社會黨運動過一次，他媽的。

白許 他媽的！

哈斯南姆（勉強忍住他的笑聲）真妙極了！

賽維 我想我是不應當向你閣下說出這個粗話，但是這個司脫朗德，你知道！快要再題罷。

佛蘭克林 你必須原恕我女兒的沒有禮貌，白許，但是我很贊同她的意思，通常的民黨政治家，很容易自己以為凡是聽他講話的人，都是受騙的愚民，而且是一個天生的傻子。

白許（和藹的笑着）你這個老貴族派！但是相信我，人民的本能是健全的——

孔那德（尖峭的切斷他的說話）那麼為什麼你會在反對方面，而在政府當中呢？

白許（在這個攻擊之下，現出忿怒的徵兆）我否認我實際上是在反對方面，現在的政府，並不能代表全國，我是被一種王黨的陰謀排擠出來的，人民要我回去，我自己不願意回去。

佛蘭克林（輕輕的駁他）我親愛的白許，當然你是願意的。

白許（轉身向他說話）一點不對，我願意培植我的花園，我對於政治並不感覺興趣，我對於玫瑰花感覺興趣，我從來沒有絲毫的野心，我加入政治活動，是我的內人把我推進去的，上帝賜福她！但是我願意替祖國盡力，我有什麼別的可以做呢？我要把我的國家從王黨手中救出，他們並不代表人民，他們所推舉出來的總理，從來不曾代表過人民，這個你是知道的，鄧寧貴爵是從前遺留下來的極端老朽的王黨，有什麼可以貢獻於人民呢？

佛蘭克林（在白許沒有繼續說下以前，就插進去，因為他顯然是預備要回答他自己的問題。）讓我來告訴你，他有能够確知的信仰和原則，可以貢獻。人民對於鄧寧貴爵，知道他們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他們知道，什麼他以爲是對的，什麼他以爲是不對的，對於你的部下，他們永遠不知道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對於你，他們也永遠不知道他們是在什麼地方。



白許（吃驚）對於我！

佛蘭克林 是的，你在什麼地方？你是什麼呢？

白許 巴那柏斯，你一定是瘋了，你問我是什麼嗎？

佛蘭克林 我是問的。

白許 如其我沒有弄錯，我就是喬司白許，全歐洲，實際上全世界，人人所知道的——或者是不勝任的，但是並非全然失敗的——當政局的孤舟，飄蕩在極大的，驚天動地的，為我們祖國所從來沒有遇見過的狂風當中的時候，一個掌舵的人。

佛蘭克林 我知道這個，我知道你是什麼人，至於驚天動地的部分，在我以為你雖然是在這個極大責任的地位，我和一切的別人，都不知道什麼是你的信仰，或者甚至於你是不是有什麼信仰，或是什麼原則。我們所知道的，只有你的政府，一大部分是由這樣的人組成，他們認為你是一個偷雞的小賊，而你認為他們是人民的仇敵的。

白許 我贊成你的意見，我絕對贊成你的意見，我是不相信聯合政府的。

佛蘭克林 一點不錯，然而你組織過兩次了。

白許 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是正在戰爭當中，這就是你們這班人所永遠不能明白的。敵人打到門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生命，我們妻子，母親，女兒的名節，我們無罪的嬰兒的血肉，已經是十分危險，這還是一個爭論原則的時候嗎？

佛蘭克林 我可要說，這正是一個時候，應當明白的宣布原則，使一切其餘的人，都承認我們人民的決心，而得到全世界輿論的信仰及贊助的，如其敵人知道，在原則上他要被人家立刻關在門外，你想他還會打到門口來嗎？他不是與你們彼此相持，直等到美國出來，大膽的承認民治的原則，纔把你們救出來嗎？你們爲什麼讓美國奪取英國的榮譽呢？

白許 巴那柏斯，美國是被說話引入漩渦的，在和議席上，只好把他們吞下，當心你的雄辯，這個在像你這樣常常演說的人，是致命的毛病。

佛蘭克林

賽維

哈斯南姆

三人同時說

我喜歡這個話！

不錯！

真妙極了！

白許（繼續說下去，不理他們。）講到事實的問題，戰勝的並不是原則，乃是英國的艦隊，及封鎖的效力。美國供給空論，我供給子彈，你不能拿原則在戰爭上取得勝利，但是你可以拿他們在選舉上取得勝利。在這一點上我們彼此一致，你是要下次的選舉在原則上競爭，這就是話裏的意思，可不是嗎？

佛蘭克林 我完全不要有什麼選舉的競爭！選舉是一種道德上的恐怖，除掉流血以外，差不多壞得同戰爭一樣，所有關係人的一種泥水的洗浴，你明明知道，他是不能拿原則來競爭的。

白許 剛剛相反，他不應當拿別的競爭，我相信政綱是一種錯誤，我贊同你的意見，原則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佛蘭克林 沒有政綱的原則嗎？

白許 一點不錯，剛剛就是這三個字。

佛蘭克林 爲什麼不用一個字呢？茫無辦法的，這個就是原則沒有政綱的意義。

白許（迷惑但是還忍耐着，想設法尋出佛蘭克林的真意，以便探詢他的代價。）我沒有使得我自己完全明白，你聽，我是與你一致的，我是在你的一面，我是在接受你的提議。我們決不能再有聯合的舉動，這一次的內閣當中，不能有一個王黨，所有的候補人，均須立誓贊助自由貿易，在海外屬地的關係方面，略爲加以變通，贊助取消及改造貴族院，贊助修改地價稅的計劃，以及贊助用一種方法，使愛爾蘭人安靜，這些一切，可以使得你滿意嗎？

佛蘭克林 這個並且不能使我感覺趣味，假如你的朋友真的承認這些一切，這有什麼可以證明他們的？不過是他們就是在政黨政治上也是極端落伍的，以及他們自從一八八五年以來，一點沒有學着什麼，也一點沒有忘記什麼。他們厭惡教會，厭惡中

等地主，以及他們妬嫉貴族，執有輪船股票而沒有中部製造公司的股票，這些一切，於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可以替你尋出幾百個卑污的游民，或是極端愚蠢的反動派，具有一切這些資格的。

白許 私人的罪惡不能證明什麼事情，你以為王黨都是天使，因為他們全是英倫教會的信徒嗎？

佛蘭克林 不，但是他們因為是英倫教會的信徒，還集成一個團體，而你們這些攻擊教會的人，全然是一盤散沙，贊助教會的人，對於宗教是一心的，他的敵人，是有許多心的，教會的信徒是一個方陣，你們的人是一羣暴徒，在裏面無神論者與蒲奈莫稚派的教友衝突，實驗論者與苦修的火柱派衝突，你們當中，包含一切極淺薄的無信仰的人，和一切極淺薄的狂信的人。

白許 我們應當主張，和克林威爾一樣，良心的自由，如其這是你的意思。

佛蘭克林 你怎麼可以在你有良心的反對派的墳墓上面，說這樣的廢話呢？一切的法

律，都限制良心的自由，如其一個人的良心，允許他來偷你的金表，或者逃避從軍的義務，你允許他有多少自由呢？良心的自由，並不是我的意思。

白許（躁急的樣子）我願意你快點說出你的意思。一半的時候，你在那裏說，你一定要原則，然而我向你提出原則來的時候，你又說他們是無用的。

佛蘭克林 你並沒有向我提出過什麼原則，你們黨派的口號，不能算是原則，如其你再握着政權，你就會看見你所率領的，是一羣烏合之衆，裏面有社會黨及反社會黨，有驕橫的帝國主義派及小英國派，有生鐵式的唯物論者，及幻想的清教徒，有耶教的科學家，及主張強迫接種的人，有銀團派及官僚派。簡單的說，有一切在人類社會及命運上，根本的主張不同，而絕對無法調和的人，統馭這樣一種團體的不可能，就會逼得你再把這個通行證，賣給堅固的保守黨的政敵。

白許（大怒的立起來）再賣掉這個通行證！你污衊我已經賣掉過了！

佛蘭克林 在真正戰爭的狂飈，把你們假的議會戰爭，捲入畚箕裏去的時候，你只好背

着你的同黨，和反對派的領袖秘密協商，保持你的政權，而以取消一切他們所不贊成的法案爲交換條件。你並且不能使他們遵守他們的約束，因爲他們不久就漏出這個秘密，強迫你組織聯合的政府。

白許 我嚴正的宣告，這是一個虛僞的荒唐的誣蔑。

佛蘭克林 你否認有過這個事情嗎？那些沒有反對過的報告都是虛僞的嗎？公佈的函件，都是假造的嗎？

白許 當然不是的，但是這不是我做的事情，我那個時候，不是總理，這是那個老毫無用的騙子魯賓做的，他是那時候的總理，我並不是。

佛蘭克林 你的意思是說，你並沒有知道嗎？

白許（他聳肩，重新坐下。）哦，我自然是知道的，他們不能不告訴我，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如其我們拒絕，我們也許就不得不拋棄政權。

佛蘭克林 一點不錯。

白許 是的，在這樣一個危急的時候，我們可以委棄我們的國家嗎？敵人已經來到門口，

在這種時候，人人都應當爲國犧牲，我們不得不超越黨派的範圍，我現在可以驕傲的說，我們從來沒有細想黨派的事情，我們堅持着——

孔那德 政權嗎？

白許（轉身向他說話）是的，先生，堅持着政權，這就是說，堅持着責任，堅持着危險，堅持着勞心疲神的工作，堅持着咒罵和誤會，堅持着一種磨難，使得我們甚至於羨慕戰壕裏面的兵士的。如其你曾經接連幾個月，靠阿斯匹靈維持生命，靠臭化加利催起一點睡眠，你決不會說得政權好像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了。

佛蘭克林 然而，你承認在我們的議會制度之下，魯賓是不能不這樣做嗎？

白許 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不能開口的，無論什麼，不能使我說一句話來反對這個老人，我向來沒有說過，我以後也永不會說。魯賓是已經老邁，他從來也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他懶得像火爐旁邊的睡貓一樣，你不能使得他做一點事情，他是毫無用處，



只有立起來演說，他的結論，可以感動後面席上的人，但是我不願意說他的壞話。我覺得你的意思，並不認為我是一個怎樣的政治家，但是無論如何，我還可以做一點事情，我能够應付過去，就是你也會承認這個，但是魯賓！我的天呀，魯賓！如其你知道——

女僕推開房門，引着一位客人進來。

女僕 魯賓先生

白許（從他的椅子上直跳起來）魯賓！這是一個詭計嗎？

他們同時都驚異的立起來，望着門口，魯賓走進，一個將近七十歲的人，約克歇耳的士著，而在他的白髮上面，還帶着一點北歐的淡黃色的最後痕跡。他的身材是很矮小，他的舉動是很自然，好像他簡單的尊貴，是原來應當有的，但是他是異常的安閒，十分的自信，與智力奮興的佛蘭克林，頑強自矜的白許，均極端相反。他一進來，立刻顯出他們都是不幸的人，無事自擾的，圓鑿方柄的，而他則像一株蓮馨花的樣子，欣

欣向榮，女僕退下。

魯賓（向佛蘭克林走來）你好嗎，巴那柏斯先生（他極安閑的親切的向他說話，好像他是主人，而佛蘭克林是一個跼促不安的但是爲他所歡迎的客人。）我曾經在會場上遇見過你，我記得是與美國議和的百年紀念。

佛蘭克林（和他握手）還遠在那個以前，一個關於魏奈遲那的集會，我們和美國幾乎要開戰的時候。

魯賓（一點沒有怒意）是的，你說得一點不錯，我知道是與美國有關係的事情，（他拍着佛蘭克林的手）你在這些時候當中是怎樣的很好嗎？

佛蘭克林（微笑，使得他冷酷的態度緩和）在這樣長久的時候當中，當然總是不免有點小的病痛的。

魯賓 真是這樣的，真是這樣的。（回轉頭來朝賽維看着）這位年輕的小姐是——？

佛蘭克林 我的女兒，賽維。

賽維從窗前走過來，立在她父親和魯賓的中間。

魯賓（親切的握住她的雙手）爲什麼她從來不到我們家裏來呢？

白許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經看見我在這裏，魯賓。

賽維借這個機會走開，退到靠椅上坐下，哈斯南姆輕輕的跟着她過去，坐在她的左邊。

魯賓（在白許的椅子上坐下，好像異常舒服的樣子。）我親愛的白許，如其你以爲走到你旁邊十英里的周圍以內，還能夠不覺得你的在此，你就是太看輕你自己了。你好嗎？還有你那班報館的朋友都很好嗎？（白許做出一個爆裂的動作，但是魯賓安開的和悅的繼續說下）你在這裏和我的老朋友巴那柏斯有點什麼事情，如其我是可以問的？

白許（在孔那德的椅子上坐下，弄得他很不安的樣子立在角上。）是的，就是同你一樣的事情，如其你願意知道，我是在替我黨裏，徵求巴那柏斯先生的極有力的贊助。

魯賓 你的黨嗎？那個報館的黨嗎？

白許 自由黨，我有這個榮譽做着他的領袖的。

魯賓 你現在是嗎？這倒是極有趣的，我一竟以為我還是自由黨的領袖，但是我很感謝你替我解除這個責任，如其黨裏可以讓你這樣。

白許 你暗示我沒有黨裏的贊助及信任嗎？

魯賓 我並沒有暗示什麼，我親愛的白許，巴那柏斯先生可以告訴你，我們都是極推重你的，你對於國家有不少的功勞，在戰爭當中，你辦理軍械的成績，總算不壞，如其在和平的時候，你不曾有一樣的成功，沒有人懷疑你的意思是很好的。

白許 我很感謝你，魯賓，讓我來提醒一句，不向前活動，你是不能夠領導一個進步的黨的。

魯賓 你是說你不能夠罷，我已經領導了十年，不會遇見絲毫的困難，而且他們是舒服的，繁榮的，快樂的時候。

白許 是的，但是他們的最後是怎樣的？

魯賓 最後就是你，白許，你不要抱怨這個，你知道嗎？

白許（忿然的說）最後是疾病、疫癘、飢饉、戰爭、殘殺、以及最後的死亡。

魯賓（做出一種欽佩的微笑）我纔看見，一個不信教的人，也會得引用聖經來表示他自己的意思。白許，你覺得那一回的事情是怎樣的？你還記得總罷工的打擊嗎？

白許 他很快就停止，不要忘記這個，你還記得奮鬥到你最後的一滴血嗎？

魯賓（泰然的向佛蘭克林說）講到這裏，我想起你的令弟孔那德——一個非凡的頭腦，並且是一個可愛的和氣的人——他向我說明，我不能够奮鬥到我最後的一滴血，因為在這樣以前，我早就已經死掉，極其有趣，而且十分的確的，我認識他是在一個會場上，女權黨正不斷的和我搗亂，不得已把她們擡出去，一路踢着，做出一種可怕的騷動。

孔那德 不，這還是在以後，在一個贊助選舉議案的會場上，那個議案，給予他們以投票

權的。

魯賓（第一次發見孔那德的存在）你說得不錯，是這樣的，我知道是一種關於女人的

事情，我的記憶力，是從來不騙我的。謝謝你。巴那柏斯，你可以替我介紹這位先生嗎？

孔那德（不十分客氣的樣子）我就是你所說的孔那德（他在空的靠椅的扶手上坐下）

魯賓 你是嗎？——（愉快的望着他）是的，一點不錯，我從來不忘記一個熟識的面孔，

但是（他的眼光狡獪的轉到賽維身上）你的漂亮的姪女，把我全部的視覺能力都吸住了。

白許 我願意你可以認真一點，上帝知道，我們已經經過這些可怕的時候，足夠使得任

何人都為認真的。

魯賓 我想我用不着別人提起這個，在太平的時候，我每禮拜天是要心裏免除一切世

間的憂慮，使得我精神活潑，可以做我的工作。但是戰爭是不尊重安息日的，在最近的幾年當中，每逢禮拜天，我有時候必須打六十六盤的紙牌，以免前線的消息，使得

我心裏煩亂。

白許（覺得太不應當）禮拜天打六十六盤的紙牌！

魯賓 你大約會唱六十六章的讚美歌，但是因為我既沒有你這樣好的聲音，也沒有你的篤信的精神，我只好靠着紙牌消遣。

佛蘭克林 如其我可以回到你們訪問的主題上面，我覺得你們二位，都會被工黨完全推倒的。

白許 但是在極真實的意義上，我自己就是一個工黨的領袖。我——（他停住，因為魯賓已經立起來，勉強忍住他的呵欠，開始從容的說話，但是並沒有感覺興味的樣子。）

魯賓 工黨嗎？不會的，巴那柏斯先生，不會，不會，（他向賽維的方面走去）在這個上面決不會有什麼麻煩的，當然我們必須讓他們略為多得幾席，我完全承認，在大戰以前，我們所不會夢想給予他們的，但是——（這個時候，他已經走到賽維和哈斯南姆所坐的靠榻旁邊，坐在他們兩人的中間，握住她的手，把工黨的問題丟

掉。喂，我的小姐，什麼是最近的新聞？外間的情形是怎樣的？你看見過蕭待的新戲嗎？告訴我關於他的一切，關於一切最近的新書，及一切其餘的事情。

賽維 你還沒有會見過哈斯南姆先生，我們的牧師。

魯賓（全沒有注意到在旁邊的哈斯南姆）從沒有聽見過他，他有什麼好處嗎？

賽維 我是在替他介紹，這位就是哈斯南姆先生。

哈斯南姆 你好嗎？

魯賓 請你原諒，哈斯南姆先生，我們真是幸會。（向賽維說）哦，你現在已經寫了多少本書了？

賽維（有點侷促，但是覺得有趣）一點沒有，我是不著書的。

魯賓 你不要這樣說！那麼，你做點什麼事情？音樂嗎？短裙的跳舞嗎？

賽維 我一點事情不做。

魯賓 謝謝上帝，我們兩個人真是生來就一樣的，那一個是你所最愛的詩人賽利嗎？



賽維  
賽維。

魯賓 賽維！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告訴我關於他的一切，使得我知道新的事情。

賽維 這並不是一個詩人，我就是賽維，不是賽利。

魯賓 賽維！這到是一個奇怪的名字，而且極好聽的，賽維，有點像中國字的聲音，他是什麼意思？

賽維 賽維治（野人）的簡稱。

魯賓（拍着她的手）*La belle sauvage*（註）

哈斯南姆（立起來將賽維讓給魯賓，走到火爐旁邊。）我假定在進步政治的關係上，教會是不成問題的。

白許 瞎說！認為教會是不進步的觀念，是這種標語的一個，我們黨中所必須取消的，教會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壞處，去掉這些機關，去掉這些主教，去掉這些燭臺，去掉這

（註）法語，美麗的野人。

個三十九條的規律，英倫的教會，就同別的最好的教會一樣，我不管那一個聽見我是這樣說的。

魯賓 無論那個聽見你是這樣說，都一點沒有關係，我親愛的白許。（向賽維說）你說那一個是你最愛的詩人？

賽維 我並不愛什麼詩人，那個是你的呢？

魯賓 霍那斯。

賽維 那一個霍那斯？

魯賓 坤徒斯，霍那蒂斯，佛克斯，羅馬的所有詩人當中最偉大的一個，我的小姐。

賽維 哦，如其他是已經死去，這個理由就可以說明了，我有一個學說，凡是死去的人，我們所特別感覺趣味的，一定就是我們自己，你一定是霍那斯的轉世。

魯賓（大樂）這真是一個極美妙的透徹的聰明的事情，我從來不曾聽見過的，巴那柏斯，你可以和我交換女兒嗎？我可以給你兩個的選擇。

佛蘭克林 別人提議，賽維決定。

魯賓 賽維怎樣說法呢？

白許 魯賓，我到這裏，是來談政治的。

魯賓 是的，你只有一個題目，白許，我到這裏，是來和賽維閒談的，巴那柏斯，把他領到隔壁房間裏去，讓他去爆開來罷。

白許（一半忿怒，一半寬恕的樣子。）不，但是真的，魯賓，我們是在一個危險的——

魯賓 我親愛的白許，人生是一種疾病，一個人和別一個的不同，就是在活着的時候，疾病的期間兩樣，你始終是在危險的期間，我始終是在痊愈的期間，我享受這個痊愈，只有這個部分，是使得人生的疾病有點價值的。

賽維（一半的立起來）或者我還是走開好點，我是在妨礙着你們。

魯賓（叫她重新坐下）一點沒有，親愛的，你單是妨礙着白許，被一個美麗的女子妨礙着，在他真是一件極好的事情，恰恰是他所需要的。

白許 我有時候很羨妬你，魯賓，人類的偉大活動，時代的巨大潮流，會從你身邊經過，讓你立着不動。

魯賓 他讓我坐着不動，而且是很舒服的，多謝你，你儘管跟着流上前去，等到你覺得厭倦的時候，再回轉來，你會看見英國還是在原來的地方，而我依然照舊坐着，賽維女士正在和我談各種有趣的事情。

賽維（她漸漸的覺得不安起來）你不要被他說得你不能開口，白許先生。你知道，魯賓先生，我對於工人運動，對於通神術，對於戰後的復興，以及一切種種的事情，是非常感覺興味的。我敢說，你們時髦社會當中的少女，會覺得異常的榮幸，如其你坐在她們的旁邊，和她們這樣親切，象你現在對於我親切的樣子。但是我不時髦，而且我是不能當一個少女用的，我是粗蠢而且認真，我願意你也認真一點，如其你拒絕，我就要走過去，坐在白許先生的旁邊，叫他把我的手握住。

魯賓 他會不知道這是應當怎樣做法，親愛的，白許是一個有名的放浪——

白許（驚駭）魯賓，這真是太離奇了，我——

魯賓（接連下去）——但是實際上他是一個家庭的模範，他的名字和一切著名的美人，都有關連，但是在他只有一個女人，這不是你，我的親愛的，乃是他嬌麗的夫人。

白許 你假裝着彌補我的人格，而實在是把他燬壞，請你專管着自己及你的夫人罷，他們兩個，需要你一切的注意。

魯賓 我有我高年的及徹底純潔的特權，不像你必須和火山的烈燄抵抗。

白許（表示一種極大的力量）不，你這是什麼話！

佛蘭克林 我想我應當代表我的兄弟和我自己，並且大約也可以代表我的女兒說一句話，我說，如其你和白許先生訪問的目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關於政治的，我們極願意恭聽你們在政治上的意向，魯賓先生。

魯賓（極高興的樣子聽從，他的聲音變為注意的，明顯的及正經的。）一定的，巴那柏斯先生，我以爲我們第一步所應當考慮的，是下次的選舉以後，你有多少的把握可以

和我們同在議會當中。

佛蘭克林 我說起政治的時候，魯賓先生，我並不是在想着選舉，或是所有的議席，或是黨費，或是選民的登記，或者甚至於，我很抱歉的加上。想着議會，像他現時存在的樣子，我寧願看你談談紙牌，還比談選舉好點，在這個兩種遊戲當中，前一種是比較更有趣味的。

白許 他想要討論原則，魯賓。

魯賓（冷靜而且明顯的）我很能了解巴那柏斯先生，但是選舉是不確定的事情，原則是確定的事情。

孔那德（不能忍耐）天呀！——

魯賓（拿專門家的態度，切斷他的說話。）慢點，巴那柏斯博士，現代文明社會所根據的主要原則，在受過教育的人中間，是人人知道的，這就是我們危險的，只受過一半教育的羣衆，以及他們寵愛的民黨領袖——如其白許可以原恕我這個名詞——

白許 不要管我，說罷，我也還有幾句話就要說呢。

魯賓——這就是我們危險的受過一半教育的人民所不了解的，例如一切關於工黨的驚擾，以及他的幻妄的新原則和新政治，工黨的議員，就會知道，政治經濟的不變定律，和地心吸力的定律一樣，對於他們的野心，他們的欲望，是一點沒有關係。我的說話，如其我可以這樣說法，是從專門知識來的，因為我對於工人問題，曾經有一番特別的研究。

佛蘭克林（感覺興趣，而且有點驚異的樣子。）真的？

魯賓 是的，這還是在我初出茅廬的時候，他們請求我向勞工大學的學生講演，有人再三諄囑，叫我答應他們，因為格蘭斯敦，莫賴以及許多別人，在他們的時候，都曾經做過這樣的事情。這實在是一種極麻煩的工作，因為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學過政治經濟學，你知道的，我在大學裏是一個古代文學的學者，而我的職業，是一個法律家，但是我翻閱教科書，極留心的把這個事情研究明白。我認為正確的觀察，是一切這

些商業聯合主義及社會主義等等，完全根據於這個愚昧的幻想，以為工資及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可以由立法及各種人類的舉動支配，他們服從固定的科學定律，由最高的經濟學專家求得而且最後決定的。自然在隔了這樣長久的時間以後，我不能確實記得推想的方式，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我可以在一兩天當中，再把他研究明白，如其有這樣的必要，你可以絕對的靠在我身上，以一種徹底的明確的方法，把一切這些愚蠢的不合實用的人，完全駁倒。當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必須略為寬容他們，敷衍他們，使得他們失敗，而不至於在工界的選民當中，發生惡感，簡單的說，我可以

在極短的時間當中，再預備好這個演說。

賽維 但是，魯賓先生，我也是受過大學的教育的，一切這些關於工資及分配，是由於不變的經濟定律，確定的說法，是早已廢棄不用的了。

佛蘭克林（大駭）哦，親愛的！這真是太不恭敬了。

魯賓 不，不，不要責備她，她決不可以被人責備。（向賽維說）我知道，你是一個加爾，



馬克思的信徒。

賽維 不，不加爾，馬克思的經濟學，是全然陳腐的。

魯賓（他到現在也有點吃驚）呵！

賽維 你必須原恕我，魯賓先生，這好像是聽見一個人談論伊敦樂園的樣子。

孔那德 他爲什麼不應當談伊敦樂園呢？這個無論怎樣是生物學的第一次嘗試。

魯賓（回復他的自持態度）我是知道伊敦樂園的，我曾經聽見過達爾文。

賽維 但是達爾文是完全陳腐的。

魯賓 什麼？已經這樣？

賽維 你像一個愷西爾的野貓一樣，望我笑着，是沒有用處的。魯賓先生，我不能像一個

舊式的唯唯諾諾的賢妻，坐在這裏一聲不響，讓你們男人包辦談話，而且將極無聊的屏棄的謔語，當做政治上最新的事情。我不是向你發表我自己的意見，魯賓先生，這不過是現時科學的規則的正宗學說。只有極端古老的殭石，纔會以爲社會主義，

是不好的經濟學，而達爾文發明過人類的進化的。你去問爸爸，你去問叔叔，你去問在街上第一個遇見的人看。（她立起來，走到哈斯南姆那邊。）給我一根紙烟，畢爾你可以嗎？

哈斯南姆 真妙極了。（他遞紙烟給她）

佛蘭克林 賽維還沒有活到可以有禮貌的年紀，魯賓先生，但是在這上面，可以看見你和這班青年的關係了，不要吸烟，親愛的。

賽維聳肩，表示微露反抗的順從，把紙烟丟在火爐當中，哈斯南姆自己，正要燃着一根紙烟，也變更他的主意。

魯賓（明決而且認真的）巴那柏斯先生，我承認我是吃驚了，然而我不願意假裝，我是已經明白。但是我，我可以靜聽人家說明，我也許是錯誤的。

白許（大聲的譏諷）哦，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魯賓 是的，巴那柏斯先生，我雖沒有白許的永遠錯誤的天才，有一兩次也不免在這樣

的地位，我不能瞞過你，那怕我想要這樣，我的時間，在起初完全用在律師的職業上面，後來用在下院領袖的職務上面，在那個時候，總理是同時兼下院的領袖——

白許（譏刺他）不消說還有紙牌及時髦的交際社會。

魯賓——不消說還有不斷的及困難的制止白許搗亂的努力，所以我的學問上的知識，不免有點落伍。我保持我的文學始終不懈，是因為我對於這個酷愛的原故，但是我的經濟學和我的科學，像他們在當時的樣子，或者是不免腐舊。然而我想我可以說，如其你和你令弟可以有這樣熱心，指示我以必要的文件，我還可以擔任把這個事情，在議院或是向全國陳述，使得你們完全的滿意。你看，只要你能够指示這些麻煩的沒有完全受過教育的人，要想把這個世界顛倒轉來的，他們所談論的都是廢話，在你這樣做的時候，所用的名詞，無論是巴那柏斯女士所稱爲陳腐不用的，或是她的孫女兒大約會稱爲完全廢物的，在實際上是沒有多大的關係。我決不反對隨便怎樣排斥加爾馬克思，凡是我可以說的反駁達爾文的事情，都可以使得大多數誠

心信教的選民歡喜。如其在這種諒解，就是將現時的情勢，稱爲社會主義之下，國家的事務，可以比較容易處理，我絲毫不反對把他稱爲社會主義。孔斯但丁大帝已經有過先例，他把他的帝國主義稱爲耶穌教，以救出他當時的社會，但是注意，我們決不可以走到選民的前面，你決不可以叫一個選舉人做社會黨，必須等到——

佛蘭克林 必須等到他是一個社會黨，我贊成。

魯賓 哦，一點不對，你必須等到那個時候，你決不可以叫他做一個社會黨，必須等到他自己願意被稱爲社會黨，不過這樣罷了。當然你不會說，我決不可以稱我的選民爲紳士，必須等到他們都是紳士，我稱他們爲紳士，因爲他們自己是願意這樣稱的。（他從靠榻上立起來，走到佛蘭克林的旁邊，以確實的態度，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你不要害怕社會主義，巴那柏斯先生，你毋須憂慮你的產業，或是你的地位，或是你的尊榮。英國始終總是這樣，無論什麼新的政治名稱，會成爲一時的風尚。我並沒有意思，要阻止社會主義的流行，你可以相信我會指揮他，領導他，給予他的欲望以——

種相當的表現，而使他避離烏託邦的妄想。我能够在極端進步的社會主義基礎上，誠實的要求你的贊助，和在極端健全的自由主義基礎上面一樣。

白許 簡單的說，魯賓，你是不可救藥的，你不相信有什麼事情是會變動，幾百萬的人必須永遠勞苦——這些平民——我的平民——因為我就是平民當中的一個。

魯賓（輕蔑的態度打斷他的說話）你不要惹人笑話，白許，你是一個鄉下律師，比隨便什麼公爵和主教，都與平民更其隔離，更其疎遠，更其妬忌他們，不肯讓他們升到你

的地位。

白許（激烈的說）你以為我從來沒有貧窮，你以為我從來沒有刷過我自己的靴子，以為我刷他們的時候，我的指頭從來沒有從跟上穿出，你以為——

魯賓 我想你是陷入這個極普通的錯誤，以為貧窮造成平民，金錢造成紳士。你是完全弄錯了，你從來不是屬於人民的，你是屬於貧乏階級，貧乏及破靴子，是不得意的中等階級的命運，是職業人士及少子班早年奮鬥的普通情形。我敢賭你在英國的農

民當中尋不出一個有破靴子的人，把一個職工叫做貧民，他的拳頭就會打在你的頭上。你對於你的選民，講起幾百萬勞工的時候，他們決不認爲你是指着他們，他們都是某某人的至親，有一個爵位，或是有一個林園的。我是一個約克歌耳的人，我知道英國，而你並不知道，如其你知道，你就會——

白許 什麼是你知道而我所不知道的？

魯賓 我知道，我們是太荒廢巴那柏斯先生的時間了。（佛蘭克林立起）我可以假定，親愛的巴那柏斯先生，如其在新登記的準備完成以前，我們能够強迫改選，我可以準得你的贊助嗎？

白許（也立起來）我們黨裏可以準得你的贊助嗎？我不必說起我自己，黨裏能够靠着

你嗎？你們還有什麼問題，我不曾答覆的嗎？

孔那德 我們的沒有問過你什麼問題，你知道。

白許 我可以把這個作爲信任的表示嗎？

孔那德 如其我是你選舉人當中的一個工人，我就要問你一個生物學的問題。

魯賓 不，你決不會，我親愛的博士，工人是從來不發問的。

白許 現在就問罷，我是從來不畏避人家質問的，快點說出來，是關於土地的問題嗎？

孔那德 不是。

白許 是關於教會的嗎？

孔那德 不是。

白許 是關於貴族院的嗎？

孔那德 不是。

白許 是關於代表的比例嗎？

孔那德 不是。

白許 是關於自由貿易的嗎？

孔那德 不是。

白許 是關於在學校當中的教士嗎？

孔那德 不是。

白許 是關於愛爾蘭的嗎？

孔那德 不是。

白許 是關於德國的嗎？

孔那德 不是。

白許 那麼，是關於民主主義的嗎？來罷！我是決不畏避的，是關於君主政體的嗎？

孔那德 不是。

白許 那麼，到底是關於什麼事情的問題呢？

孔那德 你要了解，我是以一個工人的資格來問這個問題，他在戰前每星期賺十三先

令，現在，如其他有工做的時候，每星期賺三十先令的。

白許 是的，我了解這個，我在等着你，快點說罷。



孔那德 而且他是你自認爲在議院當中所代表的。

白許 是的，是的，來罷。

孔那德 問題就是這個，你肯讓你的兒子娶我的女兒，或是你的女兒嫁我的兒子嗎？

白許（吃驚）哦，來罷！這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孔那德 那麼，既是一個生物學家，對於你們的政治，絲毫不感覺興味，我決不會走到對

門去替你或任何另外的人投票，晚安。

魯賓 你這真是應該的，白許！巴那柏斯博士，我來向你確實申明，我的女兒，應當嫁她所

選中的人，無論他是一個貴族，或是一個職工，我可以獲得你的贊助嗎？

白許（向他呼叱這個綽號）騙子！

賽維 慢點，（他們都停止告別的舉動，向她望看。）爸爸，你就這樣讓他們去嗎？他們怎

樣會知道一點什麼，要是沒有人告訴他們？如其你們不說，我要說了。

孔那德 你不能够，你沒有看過我的書，你一點不能知道，你還是不要開口罷。

賽維 我偏不肯這樣，隆克，我到三十歲，也可以有投票權，而且我現在就應當有的，爲什麼讓這兩個可笑的人，跑進來藐視我們，好像世界的存在，是專爲玩他們無聊的議會遊戲的。

佛蘭克林（嚴厲的態度）賽維，你決不可以得罪我們的客人。

賽維 我很抱歉，但是魯賓先生，始終並沒有和我十分客氣，可不是嗎？而且白許先生並沒有向我講過一句說話，我不能夠忍受這個。你和隆克，有一個比他們兩人都更好的政綱，是唯一的我們所願意贊成的，爲家族的聲譽，及他們自己的靈魂起見，都應當使他們知道，你略爲告訴他們一點巴那柏斯弟兄的福音的內容罷，爸爸。

魯賓及白許回轉來懷疑的樣子望着佛蘭克林，疑心他們有一個組織新政黨的活動。

佛蘭克林 這實在是眞的，魯賓先生，我和我的舍弟，有一個我們自己的小小的政綱，他是——

孔那德（打斷他的說話）這不是一個小小的政綱，乃是一個極端偉大的，並不是我們自己的，乃是全體文明社會的政綱。

白許 那麼，在你們還不會向我們提出以前，爲什麼先把黨分裂呢？謝謝上帝，讓我們再不要有什麼分裂，我是在這裏學習，我是在這裏徵集你們的意見，以便代表他們。我歡迎你們把你們的觀念向我提出，我在這裏等着質問，你們只有問過我一個無理的非政治的問題。

佛蘭克林 明白的說，我恐怕我們的政綱，於你是沒有效用的，他不會使得你感覺興味。白許（表示反抗的堅決態度）試試看，魯賓可以先去，如其他願意，但是我還可以容納新的理想，只要我能够遇見他們。

佛蘭克林（向魯賓說）你預備聽我們說嗎，魯賓先生，或是讓我多謝你惠臨的盛意，替

你道晚安嗎？

魯賓（沈默的坐在靠榻上面，但是勉強做出一個動作，好像忍着呵欠的樣子。）極高興

的，巴那柏斯先生，當然你知道，我在黨綱內加入任何新的條款以前，必須由國民自由聯合會轉送到我這裏，而這個手續，你是可以由當地的自由及急進協會轉達的。

佛蘭克林 我可以替你記出幾個先例，你們政黨政策加入的條款，爲你們聯合會的任

何地方支部所從來不會夢見的。但是我知道，你是並非真正感覺趣味，我可以原恕你，不再提這個事情。

魯賓（少爲清醒一點）你完全是誤解我了，請你不要這樣的看法，我不過是——

白許（止住他的說話）不必去管什麼聯合會，我可以對聯合會負責，說罷，巴那柏斯，說罷，不必去理魯賓。（他在起初魯賓佔去他的椅子上坐下。）

佛蘭克林 我們的政綱，不過是人類的壽命必須延長到三百年。

魯賓（溫和的態度）哦！

白許（暴烈的態度）什麼！

賽維 我們的選舉口號是「回到美蘇賽那」

哈斯南姆 真妙極了！

魯賓和白許彼此互相注視。

孔那德 不，我們並不是瘋狂。

賽維 他們並且不是玩笑，他們真是這樣的意思。

魯賓（慎重的態度）假定你們在某種的意義上，我現在還不能推測的，實在是認真的。

巴那柏斯先生，我請問你，這個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呢？

佛蘭克林 他的關係是極顯然的，魯賓先生，你現在是將近七十歲的年紀，喬司白許比你小十一歲光景，你們在將來都要列在歐洲的未成熟的政治家及帝王當中。他們在生前，曾竭盡自己的能力，替他們的國家服務，而所得的成效，只有將歐洲的文化摧毀，其結果使得他幾百萬的住民喪失生命的。

白許 並不到一百萬。

佛蘭克林 這是單算我們的損失。

白許 哦，如其你要算外國人！——

哈斯南姆 上帝是算外國人的，你知道。

賽維（極端的滿意）說得好極了，畢爾。

佛蘭克林 我並不是責備你們，你們的工作，是超出人類的能力以外，以我們現在巨大的軍隊，可怕的破壞的器械，不可抵抗的警察權力的強迫制度，使得你們控制這樣龐大的力量，一想起來會得使人戰慄，那怕是付託與一個無窮經驗的仁慈的上帝，不消說普通的人類，他的全部生命，還不能延長到一百年的。

白許 我們到底戰勝了，不要忘記這個。

佛蘭克林 不，兵士及水兵們戰勝，讓你們來結束，而你們是這樣的完全不能勝任，在戰後的第一年當中，就有無數的孩子餓死，使得我們大家都願意戰事的再起。

孔那德 在這一點上可以用不着辯論，這是現在已經絕對的確定，我們的文化所引起

的政治及社會的問題，決不是條生條滅的人類菌羣所能够解決，這些剛剛有一點

所需要的統治他們自己的智慧及知識的時候，就已經凋殘及死去的。

魯賓 真是一個極有趣的理想，博士，放縱的，虛幻的，但是極有趣的。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有時極明確的感覺自己人生的限制。

白許 上帝知道，我常常覺得，我真不能再幹下去，如其不是因為認為我自己不過是上帝手裏的一種工具。

孔那德 我很喜歡，你們都與我一致，而且彼此一致。

魯賓 我想我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無論怎樣，我們總是有過許多極有能力的政治領袖，就是在你和我的記憶當中。

佛蘭克林 你沒有讀過近來的傳記——例如戴爾克的——啓示關於他們的真理的嗎？

魯賓 在這些書籍當中，我並沒有發見他們啓示什麼新的真理。

佛蘭克林 什麼！沒有看見這個真理，就是英國始終是被一個小小的知道自己心裏的

女人所統治的嗎？

賽維 聽着，聽着！

魯賓 這是常有的事情，你指的是那個女人？

佛蘭克林 維多利亞女皇，在她手裏，你們總理大臣們，好像是一班玩皮的孩子，在他們的脾氣和衝突，到了不可忍耐的時候，她就將你們的頭彼此碰着，在她死後的十三年當中，歐洲已經成爲一個地獄了。

白許 一點不錯，這是因爲她從小就篤信神明，認爲她自己是一種工具，如其一個政治家能夠記得他自己不過是一種工具，而覺着他十分確實的是在宣達神明的意志，他的結果總是不錯的，你知道。

佛蘭克林 德皇也覺着過這樣，他的結果是不錯嗎？

白許 是的，讓我們公平一點，就是對於德皇，也讓我們公平一點。

佛蘭克林 你在選舉的時候，主張把他絞死，以博得多數的贊助，也是對於他公平的嗎？



白許 瞎說！我決不要把任何的人絞死，但是人民不願意講理，並且我知道荷蘭人是不會引渡他的。

賽維 哦，不要再討論那個可憐的威廉，堅持着我們的題目，讓這兩位先生自己決定這個問題。白許先生，你以為魯賓先生，是適宜於統治英國嗎？

白許 不，老實說，不適宜的。

魯賓（抗議的態度）真的！

白許 因為他沒有意識，就是這個原故。

魯賓（驚嚇的態度）哦！

佛蘭克林 魯賓先生，你認為喬司白許有統治英國的資格嗎？

魯賓（露出一種尊嚴的情感，覺得痛苦，但是並沒有怨恨。）原恕我，巴那柏斯先生，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要先說明一句，白許，我們的意見彼此不同，而且你的報界的朋友，說過我許多的壞話，但是我們共事多年，我希望我並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使得

你對我應該有這樣奇怪的評議，你知道你說我是沒有意識嗎？

白許

魯賓，我最怕人家向我的感情赴愬，而你對於這種的赴愬，是極其巧妙的，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你表示同情，我並不說你是一個壞人，我並不說我厭惡你，雖然你不斷的要使使我沮喪，將我壓迫。但是你的心是像一個玻璃鏡子，對於立在你面前的東西，你是極清瑩，平正，而且光明的。但是你不能看見前面，也不能看見後面，你沒有想像力，也沒有記憶力，你沒有繼續性，凡是一個沒有繼續性的人，從一天到第二天，是不能有什麼意識或道義的，其結果是你始終是一個極壞的國務員，而且有時候是一個極壞的朋友。現在你可以回答巴那柏斯的問題，隨便你的心理願意說我怎樣，他問你，我是不是適宜於統治英國的。

魯賓

（回復他的原來狀態）在我這樣講過以後，我誠心願意我能够正直的說是的，但是我覺得你從你自己的口中，已經把你自已斷定，你代表這樣一派的人，自從喬賽斐，張伯倫開始風氣以來，在我們國內，有過於太大的勢力及民望的，他們只有力

量，而沒有智力及知識。你的心是沒有受過訓練，他沒有積蓄過最高的學理，也沒有在我們學術中心的地方，與有學問的人往來，而受過他們的薰陶。因為我偶然有這樣的優點，所以你不能了解我的心理，坦白的說，我認為這個使你喪失資格，這次的和議已經把你的弱點暴露出來了。

白許 哦，他暴露出你的什麼來呢？

魯賓 你和你的報館的同盟，把和議從我手中取出，因為和議沒有把我牽牽進去，所以也沒有把我暴露出來。

佛蘭克林 來罷！自己承認罷！你們兩個人你們都不過是車輪上的蒼蠅，戰爭是依照英國的方式進行，但是和平是依照他自己的方式進行，不是英國的方式，也不是其他別的方式。你們所這樣圓滑的替他指定的，你們的議和條約，在他的墨瀋未乾以前，已經成爲一捲的廢紙。歐洲的政治家，沒有能力統治歐洲，他們所需要的，是幾百年的練習及經驗，而實際上所有的，不過是幾年在法院中，在帳棹上，或是在草地及球

場上的。以至於現在，各處城市及海口徧置大礮，巨大的飛機，隨時可以升至空中，擲下炸彈，每一個都可毀滅全街的房屋，化學的毒氣，在呼吸之間，可以使得多數的人民窒息而死，而我們在這裏等着你們諸位，毫無辦法的立起來宣告，戰爭是又在開始了。

孔那德 可憐！除掉你們兩位，在一個午後的閒談當中，可以這樣聰明的說出彼此的短處以外，這個還可以使得我們有什麼安慰呢？

白許（發怒）如其你說到這層，你們兩位能够坐在這裏，指出我們兩個人的短處，這又有什麼安慰嗎？你們從來不負一點責任的！你們，據我所知道，從來沒有伸出過一個指頭，幫助我們渡過這個可怕的危險，這個使得我加上十年的老態的。你們能够告訴我，在全部戰事中間，你們曾經幫助我們做過一件什麼事情嗎？

孔那德 我們不是在責備你們，你們還不會活到應有的年紀，我們也是一樣的。你還不能看見，三個三十歲加上十歲，雖然對於簡單的鄉村生活，或者已經足夠，對於一種

複雜的文化，像我們這樣的，是決然不够長久的嗎？弗林德耳，裴脫利曾經算出，人類已經有過九次文化的嘗試，每次完全和我們一樣，而每次的失敗也和我們現在的失敗一樣。他們的失敗，都是由於市民及政治家，還沒有脫離學生的遊戲，野蠻的運動，及吸烟喝酒的習慣以前，就已經因衰老或飲食的過度，早歲夭亡，最後的徵兆，永遠是一樣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及女子投票權，我們在這個一世當中，就會歸於破滅，除非我們認明，我們必須活得長久一點。

魯賓

我很高興，你與我的意見相同，認為社會主義及女子投票權，都是衰敗的徵兆。

佛蘭克林

一點不對，他們不過是超過你們能力的困難，如其你不能够組織社會主義，

你就不能够組織文明的生活，因此你就會回復野蠻的狀態。

賽維

聽着，聽着！

白許

一個有用之點，我們不能使時針倒行。

哈斯南姆

我能够，我常常這樣做的。

魯賓 噓噓！我親愛的白許，你在那裏做什麼夢嗎？巴那柏斯先生，一個不能實現的結論，

有什麼用處及趣味呢？我承認你的說話，如其我們能夠活到三百歲，我們大家都會得，或者更聰明一點，一定更衰老一點，你也會承認我的說話，如其天掉下來，我們大家都都會捉着雲雀的。

佛蘭克林 輪着你講話了，孔那德，說罷。

孔那德 我想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他們不願意活得比尋常更長久一點。

魯賓 我雖然不過是一個六十九歲的孩子，我已經够這樣年紀，忘記掉哭着要月亮的習慣了。

白許 你已經發見生命的丹方，或是還沒有呢？如其沒有，我贊同魯賓的意見，你是枉費我們的時間。

孔那德 你的時間有什麼價值呢？

白許（不能相信他自己的耳朵）我的時間有什麼價值！你這是什麼意思？

魯賓（極安閒的微笑）我敢說，是從你最高科學上的觀察，並非別的，教授先生，無論怎樣，我想一點完全無用的閒談，於白許是有益處的。歸根竭底，我們聽聽生命的丹方，還不是和讀小說或去做別的遊戲事情一樣，什麼是你的丹方檸檬嗎？酸牛奶嗎？或是還有什麼最新的嗎？

白許 我們剛剛要認真的討論，你又趁着機會來說廢話了，（他立起來）再會罷。（他向門口走去）

孔那德（粗暴的態度）隨便你願幾時去死罷，再會。

白許（躊躇的態度）你看，我曾經每天吃過兩次的酸牛奶，直到米齊尼可夫死時為止，他以為這個可以使得他永遠活着，然而他是因此死的。

孔那德 你也可以一樣去喝酸的啤酒。

白許 你相信檸檬嗎？

孔那德 我不肯爲十鎊錢去吃一只檸檬。

白許（重複坐下）你所主張的是什麼呢？

孔那德（立起來表示一種失望態度）說下去有什麼用處的，佛蘭克因為我是一個博士，並且因為他們以為我有一瓶藥水給予他們，可以使得他們永遠不死，他們在這裏張着嘴閉着耳朵聽我講話，這就是他們對於科學的觀念。

賽維 堅定一點，隆克！守住你的防禦線。

孔那德（作咻咻的聲音，坐下。）

魯賓 你是自動診視的，博士，我可以和你說，我對於現在最時髦的科學，非但不能信仰，並且預備證明，在最近五十年當中，雖然教會是常常錯誤，自由黨也不能沒有錯誤，而科學家是永遠錯誤的。

孔那德 是的，這種你所稱爲科學家的，這些借此牟利的人，以及他們醫學上的附屬品，但是有什麼人是不错的嗎？

魯賓 詩人及小說家，特別是古代的詩人及小說家，在大體上是不错的，我要請求你，不



要將這個當做我的意見對外宣布，因為醫界及崇信他們的人所有的票數，是不可忽視的。

佛蘭克林 你說得十分對的，詩歌是我們生物學的真正端倪，我們現在所有的最合於科學的文件，就是你的祖母大約已經十分正確的和你說過的，伊敦樂園的故事。

白許（豎起他的耳朵）你說什麼？如其你能够證明這個，我預備極留心的聽完你的談話，我在這裏聽着，說罷。

佛蘭克林 是的，你應當記得，在伊敦樂園中，亞當和伊扶初造成的時候，是不死的，而自然的死，像我們所稱為這樣的，並不是生命的一部分，乃是一個後來的而且完全另外的發明。

白許 現在你提起來，真是這樣，死是後來纔有的。

魯賓 那麼，意外的死怎樣呢？這個永遠是可能的。

佛蘭克林 一點不錯，亞當和伊扶，就是懸掛在兩個可能的恐怖中間，一個是因為他們

偶然死去，而人類從此滅絕，一個是永遠活着的預想。他們對於二者都不能忍受，於是他們決定，他們只採取一個一千年的短期，以後將他們的工作，交付與一雙新的人類，因此他們發明自然的生及自然的死，這個在實際上，不過是永久生命的方式，使得一個人類可以免去不滅的可怕擔負的。

魯賓 我明白，老的人必須對於新的讓出地位。

白許 死並非別的，不過是讓出地位。

佛蘭克林 是的，但是在新的人還未成熟，可以接替他們以前，老的人決不可以先拋棄他們的職務，現在他們拋棄得太早，還差二百年的時候。

賽維 我相信老的人就是新的人的化身，隆克，我想我就是伊扶，我極喜歡蘋果，而他們始終是和我相宜的。

孔那德 在一種意義上，你是伊扶，永久的生命是持續的，他不過是把他的身心消磨，而變為新的，像新的衣服一樣，你不過是伊扶身上的一頂新帽，一件新衣。

佛蘭克林 是的，身與心都是逐漸進步，更適宜於實現他永久的追求。

魯賓（表示沈靜的懷疑）什麼追求，我們可以問嗎，巴那柏斯先生？

佛蘭克林 全能及全知的追求，更大的力量，及更大的知識，這個就是我們大家所追求着，甚至於拋棄我們的生命，犧牲我們的娛樂的，進化就是這個追求，並非別的，這個是向神格前進的途程，一個人和一個微生物的不同，不過是在這個途程上的遠近。

魯賓 那麼你期望幾時可以達到這個卑小的目的呢？

佛蘭克林 永遠不能的，謝謝上帝！因為力量及知識是無限的，所以不能有一個終極。  
『能力及光榮，永遠無終極的世界，』這些字對於你是毫無意義嗎？

白許（抽出一個舊的信封）我要把這句記下來，（他記下）

孔那德 永遠是有一點值得活着的事情。

白許（把他的信封放進袋內，變成更其認真的態度。）對的，我已經明白這個，現在罪惡是怎樣的墮落是怎樣的？你怎樣把他們加進去呢？

孔那德 我不能把墮落加進去，墮落是在科學以外的，但是我敢說，佛蘭克可以替你把  
他加進去。

白許（向佛蘭克林說）我願意你可以，你知道，這個是重要的，極重要的。

佛蘭克林 是的，我們可以這樣的想法，這是極明顯的，亞當和伊扶，在永遠不死的時候，  
他們必須把地球做成一個極端安適的地方，以便居住。

白許 不錯，如其你租一所房屋，訂定九十九年的期限，你往往費掉很多金錢的裝修，如  
其你只租三個月，通常在滿期以後，總是要付出一筆修理費的。

佛蘭克林 正是這樣，在亞當是伊敦的永久租主的時候，他十分留心，要把這個地方，做  
成經租人所稱爲極好的鄉下住宅。但是在他一發明死，而成爲只有一世的租主以  
後，這個地方，就沒有煩勞的價值，於是他讓他荆棘叢生，生命是這樣的短促，一切  
事情，都不值得做得十分的徹底。

白許 你想這個足以構成普通選舉人所認爲墮落嗎？這個已經是充分淒慘嗎？

佛蘭克林 這不過是墮落的第一步，亞當不單是墮落這一步，他是從全部樓梯上面，一直墮落下去。例如，在他發明產生以前，他不敢發出他的怒氣，因為如其他殺死伊扶，他就只有自己一人，成爲永遠的孤獨，但是他發明了產生以後，凡是一個人死掉，都可以有方法補充，他就不妨讓他自己任性而行，於是他發明打老婆的舉動，這個是又一步的墮落。他的兒子當中，有一個發明肉食，而另外一個震於他的新奇，露出這種殘忍，到現在還是野牛及蔬食家的特性的，把他吃牛肉的兄弟殺死，於是從此發明了殺人，這個是極峻峭的一步。殺人是這樣的興奮，使得其他的人，大家都將彼此互相殘殺，當做遊戲，於是發明了戰爭，這個是在各步當中最爲峻峭的了。他們甚至於將殺死獸類，當做一種消遣時候的方法，以後當然就吞食他們，以省去種植上長久及困苦的工作。請你想像我們的祖先，怎樣逐步的在叛逆的梯級上墮落下來，由天堂一直落到地球上的一個地獄，在這裏他們更加上許多死的機會，由於暴力，不幸，及疾病，直到他們活不上百年的生命，不必說一千年，亞當所敢於自認的！有這個

影像在你的面前，你現在還要問我什麼是墮落嗎？你儘可以立雪峯的腳下，還問我山在什麼地方，連小孩子們都完全知道，所以他們把這段歷史，包括在兩行的敘事詩當中。

老的長腿的爸爸，不肯禱告上帝。

拿住他的後腿，把他丟下樓去。

魯賓（依然堅決的懷疑）然而科學對於這個神話是怎樣說呢？巴那柏斯博士當然科學是不知道創世記，或是亞當及伊扶的。

孔那德：那他就不是科學了，更沒有別的說話，科學必須說明一切的事情，而一切的事情，當然包含舊約在內。

佛蘭克林：創世紀是自然的一部分，和自然的別的部分一樣，這個事實，伊敦樂園的神話，千餘年來始終流傳，而且支配人類的想像，同時有幾百種更其動人及有趣的故事，均已陳舊，消滅，像隔年的時行小調一樣，就是一個科學的事實，科學所不能不說

明的，你同我說，科學是完全不知道他的，那麼科學是比一個鄉村小學的學生更其愚昧了。

孔那德 當然如其你以為換一個說法，是更其科學的，我們可以說，我們所討論的不是亞當和伊扶，乃是胚胎的種族史。

賽維 你用不着罵人，隆克。

孔那德 你不要胡說，我並沒有罵人，（向魯賓說）如其你願意聽專家的欺騙，要把舊約用四音的字改造，我可以欺騙得你心裏完全滿足，我可以把創世紀叫做物種史，如其你願意，讓造物主宰說，『我要在你和女性之間，在你的胎盤和她的胎盤之間，造成一種相反的共同生存。』決沒有人會了解你，而賽維會說你是在罵人，然而意義是一樣的。

哈斯南姆 妙極了，但是這個是極簡單的，一個是詩的，另一個是科學的說法。

孔那德 一個是教室的切口，另一個是靈感的人類的語言。

魯賓（安然的回想）在近世的著作家當中，我偶然翻閱過的，就是盧騷一個，他是一種

自然神教信徒和白許一樣——

白許（激烈的打斷他的說話）魯賓，難道這個極端重要的報告，巴那柏斯教授，方纔向我們提出的，一個報告，我應當畢生感謝他的，我說，難道這個對於你並沒有更深沈的影響，只有使得你和我玩笑，要想把我說成一個不信教的人嗎？

魯賓 這是極有趣而且動聽的，白許，我想我在這裏邊看出一點道理，我想在一個宗教的法庭上，我可以擔任替他辯護，但是重要這一個字，我是不大能够放得上去的。

白許 天呀！這裏是這位教授，一個與政治生活的紛擾完全隔絕的人，一個專心於極端抽象的純粹學問的人，而我莊嚴的宣布，他是國內最偉大的政治家，最靈感的政黨領袖，我向着他脫帽致敬，我，喬司白許，以為他是了不得的，而你始終坐在這裏鳴鳴，像一個安哥那的野貓一樣，一點也不能看見什麼！

孔那德（驚異的張開他的眼睛）哈羅！我有什麼功勞，受得起你這樣的崇奉。



白許 功勞！你已經使得自由黨，在以後的三十年當中，常執政權，這就是你的功勞。

孔那德 上帝制止這個！

白許 現在教會是全完了，感謝你的功勞，我們可以拿一個口號走到鄉間，一個唯一的口號，回到聖經上去！想想這個對於非國教徒票數的影響，你一手收集他們，另一手收集近代科學的職業界的投票，鄉間的無神論者，與本地救世軍的隊長，會在村中的草地上相遇，彼此握手。你把你的小學學生及聖經班的生徒，領到博物院去，你指示他們以斐耳當的骷髏，向他們說，『這就是亞當，這就是伊扶的丈夫。』你從阿文學院的實驗室內，領出一個戴眼鏡的科學學生，他問你要一本真正科學的進化史的時候，你就把天路歷程，放在他的手中，你——（賽維及哈斯南姆縱聲大笑）你們兩個人笑什麼呢？

賽維 哦，說下去，白許先生，不要就此停止。

哈斯南姆 真妙極了！

佛蘭克林 如其你還有二百五十年要活下去，白許先生，自由黨三十年的政權，在你看

起來還有這樣的重要嗎？

白許（堅決的態度）不，我們必須略去這一部分，選舉人是不能把他吞下去的。

魯賓（認真的態度）這個我到不能這樣的確定，我不能一定說，這不是唯一的部分，他們所能够吞下去的。

白許 就是他們能够，這個於我們也沒有什麼用處，這不是一個黨派的特點，他對於我們和對於敵黨是一樣的。

魯賓 不必一定，如其我們首先把他提出，他在人民的心理中，就會與我們的黨相連屬。譬如說，我把他當做黨綱的一條，正式提出，我們主張延長人民的生命到三百年！鄧寧，因為是敵黨的領袖，不得不和我反對，宣布我是一種幻想等等，由於這種舉動，他的地位，就好像要將人民的天然生命縮短二百三十年，保守黨就會成爲夭殤的黨，而我們成爲長壽的黨。

白許（說動）你真的以為選舉人會把他吞下去嗎？

魯賓 我親愛的白許，選舉人有什麼是吞不下去的，只要你會聰明的向他們提出？但是我們必須確定自己的地步，我們必須得到科學家的贊助，博士，他們對於你所說的這樣一種進化的可能，都已經認真的彼此一致嗎？

孔那德 是的，自從本世紀的初期，發生一種對於達爾文的反響，一班科學家的意見，所值得注意的，都迅速傾向於創造的進化。

佛蘭克林 詩歌傾向於這個，哲學傾向於這個，宗教傾向於這個，這個就要成為二十世紀的宗教。一種宗教，在哲學及科學上，有他的理智的根源，和中世紀的基督教，在亞理士多德的學說上，有他的理智的根源一樣。

魯賓 但是凡變化都一定是這樣的逐漸，所以——

孔那德 你不要欺騙你自己，只有政治家纔使得世界這樣逐漸的進步，沒有人能夠看見他的進步。自然決不會驟然變動的觀念，是許多動聽的謊言的一種，我們所稱為

古典教育的。自然始終是驟然變動，她也須費掉兩千年，來決定她變動的意志，但是——一經決定以後，其變動可以有這樣偉大，使得我們忽然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魯賓（感動）好笑我這個黨魁還有三百年要做下去！

白許 什麼！

魯賓 這個或者是使得別的青年太難堪了，我想公平一點，再過一百年的光景，我只好走開去讓出地位，這就是說，如其我能够使得美美拋棄唐寧街的官舍。

白許 這真是太過分了，你巨大的驕矜，使得你對於政治環境上極明顯的必要，都看不見了。

魯賓 你是指我的退休，我真不能够看見他是一種必要，以前我已經是一個老人——或是至少已經中年以上的時候，我就不能看見，現在看起來，我還是一個青年，他的理由，更完全不能成立了。（向孔那德說）我可以問，還有什麼別的學說嗎？有一種科學上的反對嗎？

孔那德 是的，有些專門家認爲人類是一種失敗，而有一種另外的生命形式，更其適宜於高等文化的，會出來代替我們，像我們代替猿類及象類一樣。

魯賓 那個超人類，咳？

孔那德 不，一種生物和我們完全不同的。

魯賓 難道必須是要這樣嗎？

孔那德 我恐怕是的，無論他是怎樣，一件事情，我們可以十分確定，我們決不能自由自，在進化背後的力量，無論你叫他是什麼，是已經決定要解決這個文化的問題，如其他不能由我們解決，他會造出一種更其有能力的代表。人類不是上帝最後的作，品，他還正在創造，如其你不能做他的工作，他會造出另外一種能做的物類。

白許（熱心的虔誠態度）關於他，我們知道什麼呢，巴那柏斯關於他有誰能知道什麼呢？

孔那德 關於他有這一點我們絕對確實的知道，這個力量，我的老兄所稱爲上帝的，是

用一種錯誤嘗試的方法進行，如其證明出來，我們是錯誤的一種，我們就會走上石龍，巨獸，以及其他失敗試驗的道路上去。

魯賓（立起來在室中往返行走，帶着思考的帽子。）我承認我是有點感動了，諸位先生，我可以說到這個程度，你們的學說大約會證明爲比一切的外道都更有趣味，但是，像一個實用的政治家——唔！白許？

孔那德 我們不是實用的政治家，我們是要出來做點事情的。實用的政治家是這一種人，熟悉於操縱議會的技術，以妨礙別人做任何事情的。

佛蘭古林 等到我們有成熟的政治家及成熟的市民的時候——

魯賓（大驚）成熟的市民！難道市民也和政治家一樣，要活到三百年嗎？

孔那德 當然的。

魯賓 我承認我沒有想到過這層。（他突然的坐下，顯然這個新的知識，有點使得他感覺不快。）

賽維及哈斯南姆彼此互相注視，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白許 你以爲第一步就做到這個程度，是很聰明的嗎？當然比較慎重的辦法，是從最好的人開始。

佛蘭克林 這個你用不着憂慮，自然是從最好的人開始的。

魯賓 我很高興聽見你這樣的說法，你看，我們必須把這個做成一種實際的議會的形  
式。

白許 我們必須把他做成一件議案，這是一定的事情，在你的議案沒有做成以前，你始終不會知道，你是在做什麼事情，這個是我的經驗。

魯賓 一點不錯，我的觀念，一方面是要使得選舉人對於這個發生興趣，當做一種宗教的靈感及個人的希望，而同時又利用他除去他們對於老年人的厭惡，至於使得人都活得比尋常更其長久，是極其麻煩而且甚至於危險的。試就這個特種物品的製造而論，不問他是什麼東西，我們國內有四千萬人，爲說明的便利起見，讓我假定

每人每日須消費藥品五兩，這就是——讓我看看——五兩的三百六十五倍——五五二十五——五六得三十——三五一十五——每年計一千八百二十五兩，比一噸的二十分之一超過二兩。

白許 就整數說，一年二百萬噸的物品，人人所急欲取得的，男人會在街上踏死女人及孩子，先奪取，你萬來不及製造，會發生生命的危險，這是決不能夠做的，我們必須保守着這個實在的祕密。

孔那德（向他們注視着）這個實在的祕密！你在那裏講些什麼說話？

白許 這個物品，這個藥粉，這個藥水，這個藥片，無論他是什麼，你說過他不是檸檬。

孔那德 我的先生，我並沒有什麼藥粉，什麼藥水，什麼藥片，我不是一個江湖醫生，我是一個生物學家，這個是一種事情，他自己就會發生的。

魯賓（完全放下）自己就會發生的！哦！就不過是這樣嗎？（他看看他的表）

白許 自己就會發生的！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是說你不能夠使得他發生嗎？



孔那德 和我不能使得你生出來一樣。

佛蘭克林 我們可以使得人人知道，阻止他發生的沒有別的，只有他們自己的願意，在他們的工作完成以前，早先死去，以及他們的愚昧，不知道有這些偉大的工作，他們所應當做的。

孔那德 傳布這種知識，這種信仰，這個事情的發生，就同明天太陽會出來一樣的確定。

佛蘭克林 我們並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或在什麼人身上會發生的，也許他就發生在我們當中的某一個人身上。

哈斯南姆 他決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這是極確定的。

孔那德 他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也許會發生在女僕身上，你怎樣會知道呢？

賽維 女僕身上！哦，這真是廢話了，隆克。

魯賓（回復他十分安閒的態度）我認爲賽維女士已經宣布最後的裁決了。

白許 你的意思是說，你並沒有什麼實際上的貢獻，只有願意活得長久一點嗎？什麼，如

其一個人因爲願意就可以活着，我們早已可以永遠不死了！人人都歡喜永遠活着，爲什麼他們不能夠呢？

孔那德 噫！人人都願意有百萬的家私，爲什麼他們沒有呢？因爲這些歡喜做百萬富翁的人，在眼前就要餓死的時候，還不肯省下一只銅板，歡喜永遠活着的人，不肯少喝一杯啤酒，少抽一根紙烟，雖然他們相信不吸烟不喝酒的人是比較長壽的。這一種的歡喜並非願欲，等到他們知道他們必須如此的時候，你看他們是怎樣做的。

佛蘭克林 不要將空虛的無聊的幻想，誤認爲偉大的產生神祕的願力，由於必要的確信，而促成他的創造的。我同你說，人類是能夠有這樣的願力，而且一認識他的必要以後，在內心的強迫之下，就會勉勵的發生偉大的努力，他們會自己並不覺得他們所做的事情，他們會很留心不讓自己知道他們是在做些什麼，他們就會活到三百年，不是因爲他們歡喜這樣，乃是因爲在他們的靈魂當中，知道爲救出這個世界起見，是必須這樣的。

魯賓（回轉身來拍着佛蘭克林，差不多像一種父親的態度。）哦，我親愛的巴那柏斯，最近的三十年當中，每禮拜至少都有一個什麼狂人，寄給我一種千歲的計劃。我想你在這些狂人當中是最瘋狂的，但是遠比他們都更其有趣的，我感覺一種極奇怪的寬心及失望的交集，發見你的計劃全是空談，而你並沒有什麼實在的事情貢獻我們。但是真正可惜！這是一個這樣動人的理想！我覺得你對於我們實行家說得太難堪了。但是在各處政府當中，甚至於在前面席上，都有些人應當受你這些批評的，現在，在拋棄這個題目以前，我可以再提出一個問題嗎？一個無聊的問題，因為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但是依然——

佛蘭克林 請提出你的問題罷。

魯賓 爲什麼你規定三百年，當他一種確實的數目呢？

佛蘭克林 因爲我們必須確定一個數目，再少是不夠，再多我們現在還不敢擔任。

魯賓 呸！我完全預備擔任三千年，不必說三百萬年。

佛蘭克林 是的，這是因爲你並不相信，你的說話，是會真要叫你實行的。

孔那德 或者並且因爲你從來沒有受着過想像將來的煩惱。

白許（強烈的確信態度）亨利，霍布鏗斯，魯賓，是完全沒有將來的。

魯賓 如其你說將來，你是指千年的幻夢，你拿來當一把蘿蔔，引誘這些沒有教育的英

國驢子，走到選舉的茅棚內來替你投票的，這的確是不存在的。

白許 我能够看見將來，不單是因爲，如其我可以這樣極謙遜的說法，我稟賦有一種精神方面想像的能力。並且因爲我的職業是一個律師，一個律師，是許多家族的顧問，他必須想到將來，知道過去，他的職務，在實際上就是一個近代的牧師。在各種的事情當中，他必須替人家書立遺囑，他必須指示他們，怎樣在死後替他們的女兒準備，你從來沒有想到這層嗎，魯賓，如其你活到三百年，你的女兒，還要等很久很久的時候，纔可以分得到她們的財產呢？

佛蘭克林 財產不見得會等着他們，很少的企業，能够發達到三百年。

賽維 在你還沒有死去以前怎麼樣呢？假如她們都沒有出嫁！你想一個女兒同她的父

母住到三百年的長久！如其他不先把他們謀死，他們一定會把她謀死的。

魯賓 講到這裏，巴那柏斯，你的女兒能夠始終保持她的美貌嗎？

佛蘭克林 這有什麼關係呢？你能够想一個極端狐媚的人，一竟狐媚到三百年嗎？在過

了這個時間的一半以後，我們就會不大能够注意，和我們講話的是一個女人或是一個男人了。

魯賓（對於這個絕慾的情形，不十分歡喜的樣子。）唔！（他立起來）哦，你一定要請過

來，告訴我的內人和我的子女們這個事情，而且你一定帶着你的令嬾同來，當然的。

（他和賽維握手）再會，（他和佛蘭克林握手）再會吧，博士。（他和孔那德握手）

來罷，白許，你必須真的告訴我，在選舉的時候，你對於教會，預備採取怎樣的戰線？

白許 你還沒有聽見嗎？你還沒有接受這個專為我們保留的啓示嗎？我預備採取的戰

線，就是回到美蘇賽那。

魯賓（堅決的說）不要惹人笑話，白許，你難道以為我們這兩位朋友是認真的，或是我們這個極有趣的談話，對於政治真有什麼關係嗎？他們不過是極聰明的和我們玩笑罷了，來罷。（他走出，佛蘭克林帶着恭敬的態度陪他走出，但是搖着頭表示反對。）

白許（和孔那德握手）這個是超出於這位老人以外的，博士，他沒有精神的方面，只有古典的方面，這個和他自己的一輩，已經一同消滅的，並且他是早已完結，消亡，過去，燒盡，破裂。人家以為他是我們的領袖，他不過是我們的破布及碎瓶的部分，但是你可以靠在我的身上，我會把你這個意思做在裏面，我看出他的價值。（他開始和孔那德同向門口走去）當然我不能完全同你一樣，但是，你以為我們必須要一點新的事情，是完全不錯的。並且我相信一個選舉，是可以拿死亡率及亞當伊扶為科學的事實來爭勝的，這個會使得反對黨完全失去他們的根據，如其我們勝利，在第一次賞勳名單提出的時候，一定有一個某人會得着勳章。（到這個時候，他已經一路說着，走到門外，再聽不見他的聲音，孔那德陪着他一同出去。）

賽維及哈斯南姆兩人留下，以一種驚喜的態度，彼此握着，走到靠榻的前面，兩人並排的坐下。

哈斯南姆（撫摩着她）愛人這個老人魯賓，是怎樣一個絕妙的騙子啊！

賽維 哦，可愛的老東西！我真愛他，白許是一個激烈的騙子，如其你願意說。

哈斯南姆 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嗎？我覺得他是有一點奇怪的。

賽維 什麼事情？

哈斯南姆 魯賓和你的父親，在戰後都還活着，而他們的兒子，都是死在戰爭當中的。

賽維（哭泣）是的，佻姆的死，斷送了我的母親。

哈斯南姆 然而他們一點沒有提起這個事情！

賽維 是的，他們爲什麼提起呢？並沒有談到這個上面，我也完全把他忘掉，而且我是很

愛佻姆的。

哈斯南姆 我沒有忘掉這個，因爲我是正在當兵的年紀，如其我不是一個牧師，我也是

要出去戰死的。在我以爲，關於他們政治上的失職，最悽慘的事情，就是他們必須殺死他們自己的兒子，就是這個戰死的名單，及以後的飢饉，使得我厭棄政治，教會，以及除掉你以外一切的事情的。

賽維

哦，我當時也同他們一樣的無聊，我穿着我最好的衣服，在街上售賣旗幟，而且——  
噓！（她跳起來，假裝着在靠榻後面的書架上找尋一本書去。）

佛蘭克林和孔那德轉來，露出厭倦及憂鬱的樣子。

孔那德

哦，這就是世間對於巴那柏斯兄弟的福音是怎樣的接受了。（他在白許的椅子上坐下。）

佛蘭克林（走到書棹旁邊，在原来的位子上坐下。）這個是無用的，你已經相信嗎，哈斯

南姆先生？

哈斯南姆 關於我們能够活到三百年的事情嗎？老實的說，沒有。

孔那德（向賽維說）我想，你也沒有罷？



賽維 哦，我不知道，我想有一歇時候，我覺得可以相信，在某種方式上，人類也許可以活到三百年，但是你講到這種細節，說是女僕也許可以這樣的時候，我就看出，這是怎樣不合理的。

佛蘭克林 一點不錯，我們還是絕口不提這個事情吧，孔，我們只有被人家譏笑，並且失去這一點小小的聲望，我們在毫無知識的時候，用欺詐的方法騙得來的。

孔那德 我敢說是這樣的，但是創造的進化，絕不會因為譏笑停止，譏笑也許反而促進他的工作。

賽維 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

孔那德 這就是說，第一個男人活到三百歲的，也許自己完全沒有知道他會這樣，而且他也許就是一班人當中笑得最響的一個。

賽維 或是第一個女人。

孔那德（承認她的話）或是第一個女人。

哈斯南姆 哦，無論怎樣，這個決不會是我們當中的一個。

佛蘭克林 你怎麼知道呢？

這個問題是無從回答的，他們大家都再沒有什麼說話了。

### 第三卷 事情的發生

紀元後二千一百七十年，一個夏天的午後，不列顛羣島總統辦公室，室中設長棹一棹的一端爲總統坐位，另一端爲普通坐位，每側各有坐位三個，佔滿室中的全部。棹上與每一坐位相對，各置有小開閉器一具，上有圓晷。室中不設壁爐，牆壁的一端，有銀色屏風一具，大小與屏門相彷彿，你面向着屏風的時候，房門在你的左邊，門側有一排木釘，上面用絲絨包着。

一個微胖的中年的人走進，他的相貌秀美，態度坦白，穿着絲織的晚禮服，絲襪，裝飾華麗的靴罩，頭上戴着金的髮圈，他極像喬司白許，而同時又極像魯賓，好像是將他們二人合併而成的。他將他的髮圈除下，挂在釘上，在較遠一端的總統坐位上坐下。他把插釘插入他的開閉器，撥動圓晷上的指針，耳插上一個插釘，按着電鈕，牆上的

銀色屏風立刻消滅，在原来的地方，從右至左，在反對方向，現出一間同樣的辦公室。一個瘦弱的，不甚和氣的人，正坐在棹上翻閱文件，他穿着同樣的，但是顏色較深的衣服，他的金髮圈，挂在門側的同樣的木釘上面，他的相貌，與孔那德，巴那柏斯相似，但是比較年輕，而且更其尋常一點。

白許魯賓 哈囉，巴那柏斯！

巴那柏斯（並不回轉頭來）多少號數？

白許魯賓 第五雙哀克司，三十二號，白許魯賓。

巴那柏斯把一個插釘插入五字，撥動他的指針到雙哀克司，再把一個插釘插入三十二號，按着電鈕，回過頭來望住白許魯賓，現在他非但可以聽見他的聲音，並且可以看見他的面貌。

巴那柏斯（簡慢的態度）哦！這是你嗎，總統？

白許魯賓 是的，他們告訴我，你要我和你通話，有什麼事情嗎？

巴那柏斯（粗率而且怨恨的態度）我要提出一個抗議。

白許魯賓（愉快的帶着譏笑的聲音）什麼！又是一個抗議！有什麼事情不對嗎？

巴那柏斯 如其你知道一切我所提出的抗議，你就會佩服我的耐性，你對我永遠是一點不肯體諒的。

白許魯賓 我現在又做了什麼事情嗎？

巴那柏斯 你派我今天到登記局去，接待那個美國人，參加極無聊的電影表演，這個是總統的事情，並不是主計局長的事情，這個在我是完全荒廢時間，在你是犧牲我而逃避自己的職務，我拒絕前去，你還是自己去罷。

白許魯賓 使你免去這個麻煩，是我所極願意的——

巴那柏斯 那麼，就這樣做罷，這就是我所要求的。（他預備將電話搖斷）

白許魯賓 慢慢搖斷，聽着，這個美國人發明了一種水底呼吸的方法。

巴那柏斯 我爲什麼關心？我又不要到水底去呼吸。

白許魯賓 你也許，親愛的巴那柏斯，有時候用得着的，你知道你在專心計算的時候，從來不注意你是向什麼地方走去，有一天你也許會走進彎曲的河流當中，而這個人的發明，可以救出你的生命。

巴那柏斯（發怒）你可以告訴我，這個與你把自己的職務放在我的肩上有什麼關係嗎？我是不能夠受人玩弄的。（他的影象消滅，現出原來的屏風。）

白許魯賓（忿忿的按住他的電紐）不要把我們隔斷，我們還沒有說完，我是總統，正在與主計局長講話，你們是在幹些什麼？

一個女人的聲音 對不住，（屏風上又現出巴那柏斯，和以前完全一樣。）

白許魯賓 你既是這樣的看法，我就代替你去吧，但是可惜，因為你知道，這個美國人以為你是現在最大的人類壽命的專家，而且——

巴那柏斯（打斷他的說話）這個美國人以為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實在是現在最大的人類壽命的專家，有那個敢於否認嗎？

白許魯賓 並沒有否認，親愛的孩子，並沒有否認，你不必和我這樣激烈，你顯然還  
沒有讀過這位美國人的著作。

巴那柏斯 你不必和我說你已經讀過，或是在最近二十年當中，除掉小說以外，你曾經  
讀過什麼書籍，因為我決不會相信你的。

白許魯賓 一點不錯，親愛的老友，我並沒有讀過，但是我看見時報的文藝副刊上，對於  
這部書的批評。

巴那柏斯 我不管他對於這個書怎樣批評，他有什麼關於我的說話嗎？

白許魯賓 有的。

巴那柏斯 哦，真有嗎？是什麼呢？

白許魯賓 他指出在最近的兩世紀當中，有許多像你我這樣的第一流人物，都是在水  
裏淹死的，所以這個水底呼吸的發明通行以後，你的人類壽命的估計，一定會完全  
推翻。

巴那柏斯（大驚）推翻我的估計！天呀！那個蠢人知道這是什麼意義嗎？你知道這是什麼意義嗎？

白許魯賓 我假定他的意義就是，我們必須修改現在的法案。

巴那柏斯 修改我的法案！豈有此理！

白許魯賓 但是我們必須這樣，我們不能要人民工作到四十三歲，除非我們的數字，是絕對不能變動的。你知道在最近的三年當中，已經發生過怎樣的爭執，而且主張四十歲告老的人，是怎樣幾乎佔勝利的。

巴那柏斯 如其他們勝利，他們就會使得不列顛羣島完全破產，但是你對於這個並不關心，你對於一切的事情都不關心，只曉得博取人望。

白許魯賓 哦！如其我處你的地位，我決不會憂慮，因為有許多人，正在抱怨沒有工作，他們極願意繼續工作下去，而不要在四十三歲上退休，如其你是好意的請求，而不是強迫他們。



巴那柏斯 多謝你，我用不着什麼安慰。（他決心的立起來，帶上他的髮圈。）

白許魯賓 你就出去嗎？到什麼地方去呢？

巴那柏斯 當然去參加電影的玩意，我要使得這個美國騙子明白他的地位。（他走出）

白許魯賓（望着他身後呼喚）上帝賜福給你，親愛的朋友。（他笑着，把電話機關斷，屏風上回復原來的空白，他再按着一個電鈕，一面呼喚）哈囉！

一個女人的聲音 哈囉！

白許魯賓（莊重的聲調）總統請求與國務總理會面，他極懇切的期待他閣下的指示。一個中國人的聲音，他就來了。

白許魯賓 哦！這是你嗎，孔夫子？十分多謝，來罷。（他放脫電鈕）一個穿黃袍的人，像中國聖人的樣子，走進。

白許魯賓（談諧的態度）呵！遠近聞名的聖人，和大葱，你的腳痛怎麼樣了？

孔夫子（嚴肅的態度）多謝你懇切的慰問，我已經好了。

白許魯賓 那就很好，請坐下，使你自己舒服一點，我今天還有什麼事情嗎？

孔夫子（在主席右首的第一把椅子上坐下）沒有。

白許魯賓 你聽見這次補選的結果嗎？

孔夫子 平穩通過，只有一個候補人。

白許魯賓 有什麼長處嗎？

孔夫子 他是兩禮拜以前，纔在地方瘋人院裏放出來的，瘋狂的程度，不够留住院內，清醒的程度，又不够到別的地方，只可以到議場上去投票，一個有名的演說家。

白許魯賓 我願意人民對於政治認真一點。

孔夫子 我不贊成這個意見，英國人在天性上是不適宜於了解政治的。自從公共機關雇用中國人以來，國內的政治，已經是極良好而且公正，你還要怎麼樣呢？

白許魯賓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你們中國，在地球上，是政治最壞的地方。

孔夫子 不對，在二十年以前的確是最壞的，但是自從我們禁止中國人加入公共機關，

而輸入蘇格蘭的土著代替他們以來，成績已經很好，你的消息，永遠是遲了二十年的時候。

白許魯賓 人民好像總是不能統治他們自己，這個我真不能了解，爲什麼是這樣的？

孔夫子 公道是無私的，只有異鄉人纔可以無私。

白許魯賓 他的結果，使得公共機關這樣的完善，政府除了思想以外，完全沒有事情。

孔夫子 如其不然，政府就會因爲事情太多，沒有工夫來思想了。

白許魯賓 難道因爲這個原故，英國人民，就應該選舉一個瘋人的議會嗎？

孔夫子 英國人民，向來是選舉一個瘋人的議會，這個又有什麼關係，如其你們的永久的公務人員，都是公正而且稱職的？

白許魯賓 你不知道我們本國的歷史，我們的祖先，對於這個退化的動物園，依然還稱爲下議院的，不知應當怎樣說呢？孔夫子，你不肯相信我，我也不能因此怪你，但是英國曾經由於發明議會政治，而保全世界上的自由，這個是她特有的而且最高的榮

譽。

孔夫子 我完全知道你們國家的歷史，他證明和你的說話恰相反對。

白許魯賓 你這是怎樣說法呢？

孔夫子 你們議會向來所有的權力，不過是拒絕承認國王的供給。

白許魯賓 一點不錯，那個英國的偉人，西門，第孟芳——

孔夫子 並非英國人，他是一個法國人，他從法國輸入議會制度。

白許魯賓（大驚）你不可以這樣說罷！

孔夫子 國王和他的忠實臣民殺死西門，因為他強迫他們，採用法國的議會制度，英國議會的第一件事情，總是以一種熱心的忠誠態度，承認國王一生的供給，不然他就沒有實在權力，而且不能做何種的事情。

白許魯賓 你聽我說，孔夫子，當然你所知道的歷史，比我更多一點，但是民主政治——

孔夫子 一種中國所特有的制度，但是在那裏始終並沒有真正的成效。

白許魯賓 但是哈璧哥拜斯的法案！

孔夫子 在他剛剛有一點要發生效用的時候，英國人總是立刻把他取消。

白許魯賓 那麼，陪審的制度，你不能否認這個是我們所創立的。

孔夫子 一切的案件，對於統治階級稍有危險的，都是在特別法庭或是軍事法庭判決，除非在這種場合，並不將被告認真審問，只有亂罵一頓，使得他被人厭惡以後，就立刻將他處決。

白許魯賓 哦！麻煩關於這些小的事情，你也許是不錯的，但是就大體而論，我們始終不失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一點事情不能做的人民，決不能有這樣的效果，你知道。

孔夫子 我並沒有說你們一點事情都不能做，你們能夠戰鬥，你們能夠飲食，在二十世紀以前，你們能夠生育兒女，你們能夠做遊戲的運動，被人強迫着的時候，你們能夠工作，但是你們不能夠統治你們自己。

白許魯賓 那麼我們怎樣會得着這個自由先進的榮名呢？



們都是這樣愚蠢像你所假定的，我們怎樣能够做到這一步呢？

孔夫子 你們並沒有做到這樣，直等到你們的紛亂所造成的殘殺及破壞，在最後強迫你們承認兩件不可否定的事實，第一，善良的政治，對於文化是絕對必要的，保持文化的方法，不能單是壓抑你們的鄰邦，或是殺害你們的國王，在他偶然是一個有理性的蘇格蘭人，而要想認真行使職務的時候。第二，政治是一種藝術，爲你們天性上所不能勝任的，因此你們輸入有教育的黑人及中國人來統治你們，自此以來，你們的成績一竟很好。

白許魯賓 你們也是這樣的，你這個老獵頭，無論怎樣，我並不知道你對於你的工作，如何稱職，可是我覺得你是極喜歡辦理公事的，你爲甚麼禮拜天不肯跟我到海邊去，讓我教你打高而夫球呢？

孔夫子 這個不能使我感覺興趣，我不是一個野蠻人。

白許魯賓 你是說我是嗎？

孔夫子 那是很明顯的。

白許魯賓 怎樣呢？

孔夫子 人民都歡喜你，他們歡喜愉快的和藹可親的野蠻人，他們已經接連五次選舉你做總統，他們還會再選舉你五次，我歡喜你，你比一只狗或一匹馬是更好的伴侶，

因為你是會說話的。

白許魯賓 因為你歡喜我，我就是一個野蠻人嗎？

孔夫子 當然，沒有人歡喜我，大家都是見我怕的，能幹的人，是從來不會被人歡喜，我是不可以歡喜的，但是我是必不可少的。

白許魯賓 哦，高興一點，老友，你也並沒有這樣的十分可厭，我並不厭惡你，但是如其你以為我見你害怕，你就一點沒有知道白許魯賓了。

孔夫子 你是很勇敢的，不錯，這是一種愚鈍的形式。

白許魯賓 你也許不是勇敢的，我們對於一個中國人，不能期望他這樣，但是你是像魔



鬼一樣的好滑。

孔夫子 我是像一個耳聞目見的人，知道確實的情形，你的活潑的誇張，愉快的自信，像空曠的地方一樣，固然可愛，但是他們是盲目的，是虛妄的，我好像看見一條大狗，搖着尾巴，很快樂的吠着，但是如其他離開我的腳跟，立刻就迷失了。

白許魯賓 多謝你過分的恭維，我有一條大狗，我覺得他是最好的同伴，如其你知道你是怎樣的比他更難看，你也不會提起這個比方了。（立起來）哦，你要是沒有什麼要我做的事情，我現在就要離開你的腳跟，直到晚上為止，去找尋一點樂趣，你以為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孔夫子 讓你自己潛心默想，偉大的思想，自然會來就你的。

白許魯賓 他們會嗎？如其你以為在這樣好的天氣，我會得架起腳坐在這裏，等候偉大的思想，你就過分擴大我對於他們的興趣了。我寧可到海濱球場裏去，（忽然停住）哦，講到這裏，我忘記一點事情，我必須和衛生部長講一兩句說話，（他走回到他的

坐位上去。

孔夫子 她的號數是——

白許魯賓 我知道的。

孔夫子（立起來）我真不能了解她對於你的吸力，在我看來，一個不是黃色的女人，是完全不存在的，除非當她一個公務人員。（他走出）

白許魯賓照以前的樣子，轉動他的電話機，屏風消滅，現出一間精美的臥室。室中有牀鋪，衣櫥，梳粧臺各一只，臺上有鏡屏及電話機一具，一個黑種女人坐着，正在試帶她的頭巾。她的罩衫，從肩上反披在她的椅背上面，她戴着肚兜，穿着短褲，及長統的絲襪。

白許魯賓（大駭）我千萬的抱歉。（吃驚的黑種女人，趕快在電話機上把插釘抽出，一切消滅。）

黑種女人的聲音 你是那個？

白許魯賓 我，總統，白許魯賓，我沒有想到你臥室的電話機是開着的，我請求你原諒。

黑種女人 重複現出，她已經披上罩衫，把她的雙肩完全遮住，依然繼續試着她的頭巾，一點不露窘態，反而覺得白許的客氣有點好笑。

黑種女人 我自己的大意，今天早晨我同一位女朋友談話，忘記把插釘取出。

白許魯賓 但是我非常的抱歉。

黑種女人（欣然的樣子，還忙着她的頭巾。）爲什麼呢？這是我自己的過失。

白許魯賓（大窘）哦——我想你在非洲是一竟這樣的。

黑種女人 你的禮貌是很動人的，總統閣下，如其不是這樣的使人不快，他倒是很發笑的，因爲像一切白種人的禮貌，他是用在錯誤的地方，你看這個和我的臉色還相配嗎？

白許魯賓 真正天鵝絨的顏色，和黑緞子的皮膚，還會有什麼不相配嗎？只有我們女人的蒼白顏色，必須配合及陪襯，你的永遠是很相宜的。

黑種女人 是的，這個真是可惜，你們白種的美人，都是一樣的灰暗，一樣的蒼白無色，一樣的年紀，但是你看她們美麗的鼻子，小小的嘴唇！她們在物質上是淡泊無味，她們沒有美色，你不能够戀愛她們，但是，是怎樣的優雅！

白許魯賓 你可以借一點公事來和我會面嗎？我們彼此還沒有見過，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嗎？我覺得是這樣的難過，看見你，和你講話，而始終知道你還隔着二百英里的距離，我不能和你接觸。

黑種女人 我不能在東海邊生活，在這裏差不多已經不能保持我血液的溫暖。並且，朋友，這是極不安全的，這種遠道的情愛，最是有趣，他們可以養成自制的力量。

白許魯賓 萬惡的自制力量！我要抱住你在我的懷中——我要——（黑種女人從電話機上把插釘抽出，一切消滅，還聽見她的笑聲。）黑的魔女（他忿忿的抽出他的插釘，她的笑聲也不能再聽見。）哦，這些性的衝動，我爲什麼不能抵抗他們呢？真正慚愧！

孔夫子回轉來。

孔夫子 我忘記了，你今天早晨還有一點事情，你應當到登記局去，接待那個美國的夷人。

白許魯賓 孔夫子，再告訴你一次，我反對這個中國的習慣，把白種人都叫做夷人。

孔夫子（雙手合着，很莊肅的站在長棹的一端。）我留心記着，你不願意把美國人稱做夷人。

白許魯賓 全然不對，美國人確是夷人，但是我們不是夷人，我想你所指的特別的夷人，就是那個美國人，發明了水底呼吸的方法的。

孔夫子 他說他發明了一個這樣的方法，因為某種原因，在中國所不能了解的。英國人總是相信美國發明家的說話，特別是相信一個從來沒有發明什麼的人，所以你相信這個人，要給他一種正式的接待。今天是登記局歡迎他，表演影片的紀錄，關於自有影片以來，英國的名人，在水裏喪失生命的，如其你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爲什麼不去看看呢？

白許魯賓 這有什麼趣味，去看許多人的影片，單是因為他們都是淹死的，如其他們稍爲有點常識，他們大約也不至於淹死了。

孔夫子 這倒不是如此，以前一向不會注意，但是登紀局新近有兩個重要的發現，關係於過去二百年當中，最有能力的男女公務人員的。一個是他們一直到暮年，還保持着極年輕的相貌，另一個是他們都是在水裏淹死的。

白許魯賓 是的，我知道，你可以說明他們的理由嗎？

孔夫子 這是不能說明的，這是沒有理由的，所以我不相信這些事情。

主計局長倉皇奔入，面無人色，勉強走到棹子的中間。

白許魯賓 什麼事情？你是生病嗎？

巴那柏斯（喘不轉氣的樣子）不，我——（他倒在中間的椅子上面，）我必須和你單獨談話。

孔夫子泰然的退下。

白許魯賓 到底有什麼事情？呼吸一點養氣罷。

巴那柏斯 我已經呼吸過了，到登記局去，你就會看見，有些人再三的量去，用養氣救醒轉來，和我一樣，他們也和我一樣，都親眼看見了。

白許魯賓 看見了什麼？

巴那柏斯 看見了約克大主教。

白許魯賓 那麼，他們爲什麼不應當看見約克大主教？他們爲什麼會暈去呢？他是被人家害死了嗎？

巴那柏斯 不，他已經淹死了。

白許魯賓 天呀！什麼地方？幾時？怎樣的？可憐的人！

巴那柏斯 可憐的人！可憐的盜賊！可憐的騙子！可憐的人，真正的！等到我捉住他的時候。

白許魯賓 他已經死了，你怎樣可以捉住他呢？你是發瘋了。

巴那柏斯 死了！那個說他是死了？

白許魯賓 你方纔說的，淹死了。

巴那柏斯（忿激的態度）你可以聽我說嗎？現在四任以前的大主教，哈斯南姆，是不是淹死了的？

白許魯賓 我不知道，在大英百科全書上去查一查看。

巴那柏斯 還有，大主教司蒂克特，著有司蒂克特神曲論的，是不是淹死了的？

白許魯賓 是的，可憐得很，他真是應該的。

巴那柏斯 狄克孫總統不是淹死的嗎？波里堡將軍不是淹死的嗎？

白許魯賓 有那個說他們不是嗎？

巴那柏斯 今天招待這位美國人，把四個人的影片同時映出，他們和現在的大主教，竟

是同一個人，現在你再說我是瘋了。

白許魯賓 我說你真是瘋了，強烈的狂亂的瘋了。

巴那柏斯 我應當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或是不應當呢？



白許魯賓 這個可以隨你高興，我可以和你說的，只有這點，如其你的眼睛，不能辨別出

一個活着的，和兩個死去的大主教，我決不肯相信他們。（電話上的鈴響，他按住電鈕說。）是的！

一個女人的聲音 約克大主教請見總統，

巴那柏斯（十分忿怒）讓他進來，我要和這個壞蛋說話。

白許魯賓（放脫電鈕）你這種樣子是不行的。

巴那柏斯（他忿忿的伸手按住他的電鈕）立刻領大主教進來。

白許魯賓 如其你不能制止你的性子，巴那柏斯，記着，我們是兩個人對你一個。

大主教走進，他頭頸上有一條黑色的頸巾，鑲着白色絲帶，他穿着黑條子的短裙，鞞質的黑靴，鈕到他的腿部上面，除此以外，他的衣服，和總統及主計局長，沒有很大的差別，但是他的顏色，是黑白兩種的配合。他比與賽維，巴那柏斯戀愛時代的哈斯南姆，稍爲蒼老一點，但是還認得出來是同一個人。他決不像一個五十以上的人，而且

就是在這個年紀，也要算極嫩像的，但是他的青年的舉動，已經完全消失，他現在有一種完全自重的尊嚴態度，實際上總統對於他也不免稍微有點忌憚，好像是極自然的他應該第一個說話。

大主教 早安，總統閣下。

白許魯賓 早安，大主教閣下，你請坐罷。

大主教（在他們二人的中間坐下）早安，主計局長閣下。

巴那柏斯（不滿意的樣子）祝你早安，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如其你是不介意的。

大主教（覺得他的聲調不很客氣，奇怪的樣子向他望着。）當然，是什麼呢？

巴那柏斯 你說一個盜賊的定義是怎樣的？

大主教 這是一個比較陳舊的名詞，可不是嗎？

巴那柏斯 他在我的機關當中，是還殘留着的。

大主教 我們的機關當中，殘留着的東西很多，你看我的領結，我的圍裙，我的靴子，他們

都不過是殘留的東西，然而好像沒有他們，我就不能算是一個正當的大主教。

巴那柏斯 真正的！可是在我的機關裏面，盜賊這個名詞還殘留着，是因為在社會上，盜賊這個東西還殘留着，並且他是一個極卑鄙無恥的東西。

大主教（冷靜的態度）我敢說是的。

巴那柏斯 在我的機關裏面，先生，盜賊就是一個人，活得比法律上他所應有的壽命更其長久，而且在他如其是一個正當的人，早已應該死去的時候，還繼續支用公家的金錢的。

大主教 那麼讓我和你說，先生，你的機關，並不明瞭他自己的職務，如其你把人類的壽命算錯，被你算錯的人，當然不能負此責任，並且如其他他們繼續工作，繼續生產，他們就是自食其力，那怕他們活到二三十年。

巴那柏斯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生產，這不是我的機關的職務，我只管他們生命的期限，並且我說無論是什麼人，在他理應死去的時候，決不應當繼續活着，

支用公款。

大主教 你不了解收益及生產的關係。

巴那柏斯 我了解我自己的機關。

大主教 這是不夠的，你的機關，是一個綜合的一部分，他是包含一切的機關的。

白許魯賓 綜合這是一個智力上的困難，這是孔夫子的事情，前幾天我聽見他用過這

個同樣的名詞，我完全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開動電話機）哈囉！替我接通國務

總理。

孔夫子的聲音 你是在和他說話。

白許魯賓 一個智力上的困難，老先生，有一點事情我們不能了解，你來幫助我們解決

一下。

大主教 我可以問這個問題怎樣發生的嗎？

巴那柏斯 噢！你也稍爲有點覺得了，可不是嗎？你以前以爲你自己是很安全的，你——

白許魯賓 慎重一點，巴那柏斯，不要過於性急。

孔夫子 走進來。

大主教（立起來）早安，國務總理先生。

白許魯賓（立起來，不知不覺的模倣大主教的動作。）你請坐下，聖人。

孔夫子 不必如此客氣，（他向着衆人鞠躬，在長棹的另一頭上坐下。）

總統和大主教重復在他們的坐位上坐下。

白許魯賓 我們要請你判斷一件事情，孔夫子，譬如有一個人，不依照公家所估計他壽

命的期限，而活到二百五十年以上，主計局長應該叫他做一個盜賊嗎？

孔夫子 不，他倒可以叫主計局長一個謊言的人。

大主教 我想是不能的，總理先生，你以為我是多大年紀？

孔夫子 五十歲。

白許魯賓 你不像有這樣年紀，四十五歲，而且還是生得嫩像的。

大主教 我的年紀是二百八十三歲。

巴那柏斯（堅持的得勝態度）哼！我是瘋了嗎？

白許魯賓 你們兩個都是瘋了，請你原諒，大主教，但是這個真是有一點——唔——

大主教（向孔夫子說）總理先生，你可俯允我，假定我已經活到將近三百年當做一個設題嗎？

白許魯賓 什麼是一個設題？

孔夫子 這個沒有關係，我知道的，（向大主教說）是要我假定你曾經活在你祖先的體內，或是經過輪迴——

白許魯賓 唔——咳——真了不得！怎樣一個頭腦，孔夫子！怎樣一個頭腦。

大主教 並不是那樣的，假定你照尋常的意義，因為我是生在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而且自從一千九百十年以來，我是繼續不斷的工作，加入過各種的職業，我就是一個盜賊嗎？

孔夫子 我不能够知道，那是你的職業的一種嗎？

大主教 不，我做過的，至少也大主教，總統，和將軍。

巴那柏斯 他祇應當有一世的收入，而支用到五六倍以上，他是不是偷盜國庫呢？回答

我這一點。

孔夫子 當然不是，這個假定，是自從一千九百十年以來，他繼續不斷的工作，我們現在是在二千一百七十年，法定的壽命是多少歲？

巴那柏斯 七十八歲，當然這是一個平均的數目，我們並不介意偶然有幾個人活到九十歲，或者甚至於當做一種希奇的事情，活到一百歲，但是我說一個人超出這個以外，就是一個騙子。

孔夫子 七十八對二百八十三，是超過三倍半以上，你的機關，還欠這位大主教兩個半的教育費，和三個半的養老金。

巴那柏斯 瞎說，怎樣會是如此呢？

孔夫子 你們的人民從幾歲開始替公家做事的

白許魯賓 三歲，他們在三歲的時候，每天可以稍微做一點事情，不過教他們習練，你知道，但是到他們十三歲，就成爲，或者差不多是，完全自給的人。

孔夫子 還有他們是多少歲退休的？

巴那柏斯 四十三歲。

孔夫子 這就是說，他們做三十年的工作，而有十三年的幼稚時期，三十五年的衰老時期，一共四十八年，他們可以不須工作，而領取給養及教育費，作爲每三十年工作的報酬。這位大主教，已經替你們工作了二百六十年，而只領到一次的教育費，並沒有領過養老金，所以你們欠他三百餘年的休息，及八次以上的教育費，你們對於他是有極重的負債。換句話說，他因爲活得這樣長久，在國民的經濟上有極大的增益，而你們因爲只活得七十八歲，侵佔了他一部分的收入，他是一個施惠的人，你們纔是盜賊。（一半立起來）現在我可以告退，回去做我重要的工作了嗎？因爲我的時間



是比較很短的。

白許魯賓 不要性急，老友，（孔夫子重復坐下）這個設題，或是無論你叫他什麼，性質是極嚴重，我並不相信他，但是如其大主教及主計局長，一定堅持下去說他是真的，我們只好把他們監禁起來，或是徹底查明這件事情。

巴那柏斯 和我弄這些中國的玄妙是沒有用的，我是一個平常人，而且雖然我不了解哲學，我也不相信他們，我是明白數字的，如其這位大主教，在名分上只有七十八年，而他領取了二百八十三年，我說他領取了他所應得的三倍以上，駁倒我這一點，如其你是能夠的。

大主教 我並沒有領取二百八十三年，我是領取二十三年，而給予了二百六十年。

孔夫子 你的帳册上指示一個差數，或是一個餘數呢？

巴那柏斯 一個餘數，這就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由此可見這班人的奸詐。

白許魯賓 這就決定了，還有什麼可以辯論呢？這位中國先生說你是錯的，就再沒有話

說了。

巴那柏斯 我並不反對中國先生的論據，但是我的事實又怎麼樣呢？

孔夫子 如其你的事實，包含一個活到二百八十三歲的人，我勸你還是到海邊去休息幾個禮拜罷。

巴那柏斯 你們不要只管這樣暗示，以為我是發狂，去看看那些影片的記錄，我同你們說，這個人是哈斯南姆大主教，司蒂克特大主教，狄克孫總統，波里堡將軍，還加上他自己，一共是他們五個人。

大主教 我並不否認這層，我從來沒有否認過，從來也沒有人問過我這個事情。

白許魯賓 但是豈有此理，你，請你原諒，大主教，但是真的，真的——

大主教 沒有關係，你要想說什麼話呢？

白許魯賓 那你是淹死四次了，你又不是一只貓，你知道。

大主教 這是極容易了解的，你想我當時的地位，在我起初忽然發現，我的命運是要活

到三百年的時候我——

孔夫子（打斷他的說話）原恕我，這樣一個發現是不可能的，你還並沒有發現他罷，如其你已經活到兩百年，你就可以活到一百萬年，三百年當然不成問題，你在你的神話的發端，就留下一個漏洞了，大主教先生。

白許魯賓 好極了，孔夫子（向大主教說）他在這裏把你難住了，我看你有什麼解釋的方法。

大主教 是的，這倒真是一個要點，但是如其這位主計局長，肯走到英國博物院的圖書館，去查閱書籍的目錄，他就會發現在他自己的姓氏下面，有一部奇怪的而現在久已忘記的著作，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出版，稱爲巴那柏斯弟兄的福音的，那個福音就是說，如其要救出世界的文化，人類必須活到三百年。他證明這個個人生命的延長，實係可能，而且他大約是怎樣會實現的，我娶的就是他們弟兄當中一個的女兒。

巴那柏斯 你的意思是說，你和我還是親戚嗎？

大主教 我並不攀什麼親戚，因為到現在時候，我大約已經有三四百萬的各種親戚，我早已停止訪問家族了。

白許魯賓 天呀！四百萬的親戚，這個計算是正確的嗎，孔夫子？

孔夫子 在中國也許有四千萬，如其人口的增加是沒有限制的。

白許魯賓 這是一個可疑的人，他使人想起——但是（回復他的原狀）這並不是真的，你知道讓我們保持清醒的狀態。

孔夫子（向大主教說，）你是要我們了解，這位主計局長的有名的祖先，傳給你一種秘密，你由此可以活到三百年的壽命嗎？

大主教 不，並不是這樣的，他們不過相信，人類可以活到任何長久的時候。他所認為救出文化的消滅，是絕對必要的，在起初我並不相信這個，至少我並不覺得我是相信，我不過以為這是有趣的。我的意見，以為我岳父和他的兄弟，是一對聰敏的妄人，他們彼此討論出來一種固定的觀念，成爲他們的一種偏執，直等到七十歲以後，我和

恩給機關，發生嚴重的糾紛，我纔開始料到這個真相。

孔夫子 這個真相？

大主教 是的，總理先生，這個真相，像一切變革的真相一樣，是發端於一個笑話的。因爲我到四十五歲以後，還一點沒有見老，我的內人，常常和我玩笑，說我一定要活到三百年，她死的時候，她已經是六十五歲，我坐在她的牀邊，握住她的手的時候，她對我最後的說話就是，「畢爾，你真還不像有五十歲的樣子，我猜想——」她不會說完，就這樣猜想着長眠過去，永遠不醒轉來了。於是我也開始猜想起來，這就是三百年的說明，總理先生。

孔夫子 這是極奇妙的，大主教先生，而且敘述得好極了。

白許魯賓 當然你了解，我對於你的絕對真實，並沒有表示絲毫的懷疑，你知道這個，可不是嗎？

大主教 完全知道，總統先生，你單是不相信我，這就完了，我並不期望你相信，在你的地

位，我也要不相信的。（指着主計局長說）他可是相信了。

白許魯賓 但是這個淹死呢？淹死又是怎樣的呢？一個人也許會淹死一次，或是甚至於兩次，如其他是特別大意的，但是他決不能淹死四次，他會像一只瘋狗一樣，看見水就跑開去了。

大主教 或者總理先生可以猜得到這個說明。

孔夫子 爲保持你的祕密起見，你必須死去。

白許魯賓 但是這是完全不對，他並不會死掉。

孔夫子 在社會上，不做人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必須在通常的時候死去。

巴那柏斯 當然，一種簡單的德義。

孔夫子 完全不對，一種簡單的必要。

白許魯賓 那是我死也不會承認的，如其我能够，我一定要永遠快樂的活着。

大主教 這並不是像你所想像這樣容易的，你，總理先生，已經領悟了這個地位的困難，

讓我同你說，總統先生，在一千九百六十九年的平均收入法案，使得我應當得到一筆極大的退職金以前，我已經是超過八十歲，因為我年輕的外表，在我請求的時候，他們控訴我有意用詐欺方法，騙取公家的金錢，我一點不能證明，因為我生年的冊籍，存在一個鄉下的禮拜堂當中，已經在多年以前，近世大戰的時候，被一個炸彈燬掉。他們當我一個四十歲的人，命令我回復工作，還應當再工作十五年，那時候的退休年紀是五十五歲。

白許魯賓 晚到五十五歲！人民怎樣會忍受呢？

大主教 甚至於到那個時候，他們還不肯容易放我過去，我依然是很年輕的樣子，在以後的幾年當中，我遇見不斷的困難，工業警察，屢次的盤詰我，不肯相信我是已經超過年齡，他們開始叫我做一人流浪的猶太人，你看我的地位是怎樣不可能的。我預先看得到，再過二十年，我的登記的年齡，可以證明我是七十五歲，我的外貌，使得人家絕對不能相信，我是超過四十五歲，而我實在的年齡，應當是一百十七歲，我還有

什麼辦法？染白我的頭髮嗎？扶住兩根木杖跛着走路嗎？裝出一個百歲老人的聲音嗎？還不如自殺更好一點。

巴那柏斯 你應該早去自殺，因為是一個正當的人，你不應當超過一個正當人的生命期限。

大主教 我是自殺過了，這個是極容易的，在海水浴的季節，我在海邊留下一套衣服，在衣袋內藏着證明我的文件，於是我走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假裝做失去了我的記憶力，不知道我的姓名及年歲，或是一切關於我自己的事情。醫治以後，我回復我的健康，但是不曾回復我的記憶力，自從我開始這個生死的循環以來，我有過好幾種的經歷，我做過三次的大主教，我勸告各地方政府，毀掉我們所有的城市，從基礎上把他們重建起來，或是遷移地方的時候，我加入砲兵團內，做過一回將軍，我還做過總統。

白許魯賓

狄克係嗎？



大主教 是的。

白許魯賓 但是他們尋着狄克孫的屍首，他的遺骸，是葬在聖保羅教堂裏的。

大主教 他們差不多總是會尋着屍首，在海水浴的季節當中，屍首是很多的。我已經屢次入葬，起初我常常隱姓換名，參加我自己的葬儀，因為在一本舊小說上，我讀着過一個人做這樣的事情。這本書的作者叫做拜納特，我記得在一九一二年，還向他借過五個金鎊，但是我後來就厭倦這個事情，現在我不會走到對街，去看我最近的墓碑了。

國務總理和總統，都現出極不快的樣子，他們的懷疑，到現在完全消滅。

白許魯賓 我說，你們諸位看得出這個事情是怎樣可怕嗎？在這裏我們和一個人泰然的坐在一起，他是在二百年以前，早已應該死的，也許忽然之間，會在我們眼前化作一堆灰塵。

巴那柏斯 他纔不會呢，他還要繼續領取他的養老金，一直到世界的末日。

大主教 這倒不盡如此，我的生命的預期，是只有三百年的。

巴那柏斯 無論怎樣，你總要比我更晚死一點，這個在我就是儘够了。

大主教（冷靜的說）你怎樣知道呢？

巴那柏斯（大驚）我怎樣知道呢！

大主教 是的，你怎樣知道呢？一直到我將近七十歲的時候，我還一點沒有開始懷疑，我

不過以我相貌的年輕，自鳴得意。在九十歲以前，我並沒有當他真的事情，就是現在，

我有時候也還不十分確定，雖然我已經告訴你我的理由，覺得我已經不知不覺的

替我自己定下一個三百年的壽命。

白許魯賓 但是你是怎樣做到的？是檸檬嗎？是蘇阿豆嗎？還是——

大主教 我並沒有做，他是發生的，他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也許發在你身上。

白許魯賓（恍然悟到這個對於他自己的關係）那麼我們三個人，也許會和你同在一

只船裏，就我們所知道的說？

大主教 你們也許會的，所以我勸告你們，應當十分留意，不要採用一種步驟，使得我的地位感受困難。

白許魯賓 哦，我真糟了！有一位我的祕書，今天早上纔說起過，我的外貌是怎樣的康健而且年輕的。巴那柏斯，我有一種確信，我一定是這些——這些——我應當說這些不幸的一個嗎？——這種奇怪命運的一個了。

大主教 你六代以前的祖先，在他六十多歲的時候，也有過同樣的確信，我認識他的。

白許魯賓（沮喪的態度）呵！但是他已經死了。

大主教 不，

白許魯賓（有希望的樣子）你是說他還活着嗎？

大主教 不，他是鎗斃了，在他要活到三百年的信仰影響之下，他成爲一個改變的人，他開始對人民訴說真話，於是他們這樣的極厭惡他，遂利用在四年戰爭當中，他自己所通過的法案的一條，而後來故意忘記取消的，他們將他關在倫敦塔獄裏面，後來

將他鎗斃。

電話機上鈴響。

孔夫子（回答）是的。（他聽着）

一個女人的聲音 內政部長請見。

白許魯賓（沒有完全聽見回答的話）她說什麼人請見？

孔夫子 內政部長。

巴那柏斯 哦，糟了！那個可怕的女人！

白許魯賓 她真是有一點可怖，我不能確實知道是爲什麼原故，因爲她並不是很難看的。

巴那柏斯（不耐的樣子）多謝你，不要這樣輕狂。

孔夫子的。他是天然這樣的，主計局長先生，他十六代的祖先當中，有三代是和魯賓結婚的。

白許魯賓 吓！我並不是輕浮，我並沒有請這位女客到這裏來，是你們那個請她來的？

孔夫子 這是她的職務，每季一次，親自向總統報告。

白許魯賓 哦，這樣的那麼我想我的職務，是應當接待她的，還是讓他們請她進來，你們並不介意，是不是呢？她會把我們引回到真的人生，我不知道你們諸位覺得怎樣，但是我差不多要暈去了。

孔夫子（向電話說）總統請內政部長立刻進見。

他們靜默的注視房門，等候內政部長進來。

白許魯賓（忽然向大主教說）我想你已經屢次結過婚了。

大主教 一次，你不會立下到死為止的誓言，在死期還隔着三百年的時候。

他門回復一種不安的沈默，內政部長走進。她是一個莊麗的女人，顯然是在生命的初期，生着漂亮的，嚴正的，巍然獨立的身段，及一個女神一樣的行步，她的容貌及舉動，是嚴肅的，敏捷的，堅決的，可怕的，不可以反詰的。她不穿寬衫，而穿一件貼身的長

袍，不戴金的髮圈，而戴一頂銀冠，除此以外，她的衣服，和其餘的男人，沒有多大的差別。她是進來的時候，他們都立起來，帶着自然的畏懼和她點頭，她走近巴那柏斯和孔夫子中間空着的坐位。

白許魯賓（絕對的懇切和勇敢的樣子）極高興會見你，盧泰司諦夫人。

孔夫子 你的光臨，我們覺得十分榮幸。

巴那柏斯 晚安，夫人。

大主教 我一向還沒有和你會過，我是約克大主教。

盧泰司諦夫人 我們一定會過，大主教先生，我記得你的面貌，我們——（她忽然自己頓住）噫，不對，我現在記起來了，那是一個別人（她坐下）

他們大家坐下。

大主教（也有點驚異）你知道的確是錯誤嗎？我對於你的面貌，也有一點聯想，好像一扇門不斷的開着，現出你來，而且你招呼我的時候，帶一副歡迎的笑容，我很奇怪，你

曾經替我開過門嗎？

盧泰司諦夫人 我曾經屢次替這個人開門，現在你使得我記起來的，但是他已經死去好多年了。

除大主教以外，其餘各人，很快的彼此互相注視。

大主教 我可以問有多少年嗎？

盧泰司諦夫人（覺得他的口氣奇怪，露出不高興的樣子，向他注視一歇，然後回答。）這沒有什麼關係，一個很久的時候。

白許魯賓 關於這位大主教，你是不可以輕易決定的，盧泰司諦夫人，他比你所猜想的是一個更老的人，無論怎樣，比你更老一點。

盧泰司諦夫人（帶着一種悽慘的微笑）我想不見得罷，總統先生，但是這是一個微妙的論題，我還是不要再說下去。

孔夫子 有一個問題我們還沒有問過。

盧泰司諦夫人（極堅決的說）如其他是關於我的年齡的問題，總理先生，還是寧可不  
要問罷，凡是我個人的事情於你有關係的，都可以在主計局長的名冊上查得出來。

孔夫子 我方纔想着的問題，並不是要向你問的，但是我要說，你對於這一點的容易感  
覺，是很奇怪，在一個女人和你這樣，超出於一切尋常弱點之上，像我們所知道的。

盧泰司諦夫人 我也許有各種原因，與尋常的弱點全無關係的，總理先生，我希望你可  
以尊重他們。

孔夫子（向她鞠躬表示認可以後）現在我要提出我的問題了，大主教，你有什麼根據  
假定，因為你好像是如此的，你所遇見的事情，別人不會同樣遇見嗎？

白許魯賓 是的，一點不錯！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層。

大主教 除自己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個事情。

孔夫子 你怎麼知道呢？

大主教 哦，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過，他們是在這種特別的地位。



孔子 這並不證明什麼，你曾經告訴過人，你是在這個地位嗎？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們，你爲什麼從來不告訴我們呢？

大主教 我真是吃驚，你這樣一個聰明的人，會問出這個問題，總理先生，在我發現這個事情的時候，我的年紀，已經可以知道及懼怕，這種兇惡的怨恨，人類動物，和一切別的動物一樣，用以對待凡是不幸的分子，偶然生得不是完全和他自己相同，而被他們稱爲不自然的。你還可以尋出，在二十世紀的古文學當中，有一個威爾的故事，他說一個民族，長得比他們的同類大上一倍，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人落在一種瞎眼民族的手中，大的人民，不得不因爲他們的生命與小的人民奮鬥，有眼睛的人，爲避免他的眼睛被瞎子們挖出，只好逃到沙漠當中，可憐的死去。威爾的教訓，關於這個及其他的事情，我始終沒有忘記，講到這裏，他還有一次借給我五個金鎊，我並沒有還他，到現在我良心上還有點不安呢。

孔子 只有你讀過威爾的書嗎？如其有別人同你一樣，難道他們沒有同樣的理由，要

保持他們的祕密嗎？

大主教 這倒是的確的，但是我應當知道，你們短壽的人，是這樣孩子氣的，如其我遇見一個和我一樣年紀的人，我可以立刻認出他來，我還從來沒有見過。

盧泰司諦夫人 你想你認得出一個和你一樣年紀的女人嗎？

大主教 我——（他停住，回轉來向她詳細觀看，所引的回憶及疑心，使他驚駭。）

盧泰司諦夫人 你是多少年紀，大主教先生？

白許魯賓 他說是二百八十三歲，這是一個小小的玩笑，在你進來的時候，他已經差不多說得我們相信，是你的堅強的常識，使得空氣澄清的。

盧泰司諦夫人 你真覺得是這樣嗎？我在你的聲音當中，聽見微弱的斷定的音調，我聽不出確信的音調。

白許魯賓（跳起來）我說，讓我們停止無聊的廢話，我並不願意和人家反對，但是這個使得我有點難受了，最好的玩笑，不可以超過一定的限度，現在已經達到這個限度，

我——我今天早晨很忙，我們大家手裏都有許多的事情，孔夫子在這裏可以告訴你們，我今天整天是很吃重的。

巴那柏斯 你還有什麼事情比這個事情更其重要，如其他是真的？

白許魯賓 哦，如其，如其，如其他是真的！但是他並不是真的。

巴那柏斯 你真的有什麼事情做嗎？

白許魯賓 有什麼事情做！巴那柏斯，你忘記了我是總統，國內一切公務的重任，都是在

我的肩上嗎？

巴那柏斯 他有什麼事情做嗎，孔夫子？

孔夫子 他有做總統的事情。

巴那柏斯 那就是說，他完全沒有事情。

白許魯賓（忿怒的樣子）好罷，巴那柏斯，儘管做出一種呆相來罷。

巴那柏斯 在我們沒有將這個欺騙徹底查明以前，我是不離開這個房間的。

盧泰司諦夫人（轉過來極端嚴厲的樣子向着主計局長）這個什麼你說的是。

孔夫子 這些字面是不能忍受的，你用了他們，使得這個討論反而紊亂。

巴那柏斯（願意避開她的注視，向着孔夫子說）哦，這個不自然的恐怖，他可以使你滿意了嗎？

孔夫子 這是對的，但是我們還不該任意加上恐怖的字樣。

大主教 用這個恐怖的字，主計局長不過是指一種不尋常的事情。

孔夫子 我覺得這位內政部長，發見這位教會領袖的高年的時候，並沒有表示驚異及

懷疑。

白許魯賓 她並沒有把他當一件事情，那個會呢？哦，盧泰司諦夫人。

盧泰司諦夫人 我實在極把他當一件事情，總統先生，我現在曉得，我起初並不是錯誤的，我已經和這位大主教會見過了。

大主教 我覺得是的確的，這個替我開門，及一個女人笑臉歡迎我的幻像，一定是一種

實在事情的回憶，雖然我現在看見他，好像是一個天使，開着天上的大門一樣。

盧泰司諦夫人 或者一個侍女，開着你愛人家中的大門？

大主教（向她做一個歪臉）是真的嗎？這些事情怎樣在我們的想像當中展開來了！是我可以說，盧泰司諦夫人，一個侍女變為一個天使，還不比她變成一個和我談話的，尊貴的，能幹的內政部長，更其可驚，我在你身上認得出這個天使，老實說，我認不出這個侍女。

白許魯賓 什麼是一個侍女？

盧泰司諦夫人 一個已經消滅的種類，一個女人，穿上黑的衣服，白的圍裙，有人敲門或是按鈴的時候，替你開門的，她是你的暴君，或是你的奴隸，我做過這位主計局長一個遠祖家中的侍女。（向孔夫子說）你問我多少年紀，總理先生，我是二百七十四歲。

白許魯賓（殷勤的態度）你不像這樣，你真不像有這樣年紀。

盧泰司諦夫人（回過臉來，嚴肅的向着他。）你再看看，總統先生。

白許魯賓（勇敢的向她注視，一直到他面上的笑容消滅，他忽然用雙手遮住他的眼睛。）

是的，你的確像這樣，我相信了，這是真的，快點叫通瘋人院，孔夫子，叫他們替我派一部病車過來。

盧泰司諦夫人（向大主教說）你爲什麼洩露你的祕密？我們的祕密呢？

大主教 他們發見出來的，電影的紀錄，把我洩露，但是我從來沒有夢想到還有別人，你呢？

盧泰司諦夫人 我知道還有一個人，一個廚娘，她活得厭倦，她自殺了。

大主教 呵！但是她的死去，使得這個地位簡單，我已經使得各位先生相信這個事情，最好不要再說下去了。

盧泰司諦夫人 什麼！這位總統知道的時候！在這個禮拜沒有完結以前，各處都會知道了。

白許魯賓（覺得受人委曲）真的，盧泰司諦夫人！你說得我好像是一個著名的不謹慎的人，巴那柏斯，我有這樣一個名聲嗎？

巴那柏斯（消極的態度）這是沒有法子的這是憲法規定的。

孔夫子 這完全不是憲法所規定，但是你說得很對，這是沒有法子的。

白許魯賓（莊嚴的態度）我否認從我的口中，曾經漏出過一個國家的秘密——除非是或者對於衛生部長，她是一個極謹慎的人，人家想，因為她是一個黑種女子——

盧泰司諦夫人 這個現在並沒有什麼關係，有一個時候，他可是有很大的關係的，但是我的兒女，都已經完全死了。

大主教 是的，兒女一定是一件可怕的困難，我很僥倖，我是一個沒有的。

盧泰司諦夫人 我有過一個女兒，她是我心裏所最鍾愛的，在我第一次淹死的幾年以後，我聽見她的雙目失明，我去看她，她已經是一個九十六歲的老人，瞎眼的，她叫我坐下和她講話，因為我的聲音，是像她死掉的母親。

白許魯賓 這種糾紛，一定是很可怕的，我實在很難知道，我是不是願意比別人活得更其長久一點。

盧泰司諦夫人 你總是可以自殺的，像廚娘的辦法，但是那是一種熱病，長壽是糾紛的，而且甚至於是可怕的，但是他同時也是光榮的，我再不願意和一個尋常的女人交換地位，像和一個朝生暮死的小蟲交換一樣。

大主教 最初是什麼使得你想到這個的？

盧泰司諦夫人 孔那德，巴那柏斯的著作，你的夫人和我說，他是比我和廚娘所常常讀的拿破崙的命運論，及莫爾的歷書，更其奇妙。那個時候，我是極沒有知識，覺得這並不是怎樣的不可可能，像一個有教育的女人所覺得的，然而我把他完全忘記，去結了婚，做一個窮人的妻子，生下兒女，於是我的外貌，比我實在的年紀，老了二十多歲，直到有一天，我的丈夫已經死去，我的兒女已經成立了多年之後，我覺得我的外貌，又比我實在的年紀輕了二十多歲，我忽然明白這個真相。



大主教 一個驚奇的瞬息，你的感覺，一定是沒有言詞可以形容的，你的第一個思想是什麼呢？

盧泰司諦夫人 純粹的恐怖，我看見我所積蓄的少數的金錢，不能支持到底，我必須再出去工作，那個時候，他們有一種叫做養老金的東西，可憐的小數，使得衰老的工人，勉強維持到死的。我想如其我繼續領取下去，過於長久，我是要被人識破的，這個恐怖，還要再經歷一世的困苦，要失卻我艱難掙來的休息，要用完我可憐的小小的積蓄，將一切其餘的事情，都從我的心中排除出去。你們現代的人，對於我們當時貧困的憂慮，或是四十年接連的過度工作的厭倦，以及將一個先令當做一個金鎊的節約，是完全不能有一點概念的。

大主教 我很奇怪，你倒不會自殺，我常常想，爲什麼這些黑暗時代的窮人，他們不會自殺，並且他們也不會殺死別人。

盧泰司諦夫人 你永遠不會自殺，因爲你總是可以姑且等到明天，而且你也沒有能力

和決心去殺掉別人，並且，你怎樣可以責備他們，如其你在他們的地位，你也會像他們一樣做的。

大主教 極端可憐的安慰，這是。

盧泰司諦夫人 在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人，也還有別種的安慰，我們喝一種酒精的飲料，以緩和我們生活的壓迫，使我們得着一種虛偽的幸福。



盧泰司諦夫人 少量的酒精，可以增進你的性情和禮貌，使得你更其容易相處，主計局

長先生。

白許魯賓（笑着）不錯，我相信你試試看，巴那柏斯。

孔夫子 不，試試茶看，他在這兩個當中，是比較文明一點的毒液。

盧泰司諦夫人

你，總統先生，是生來就沈醉於你自己的天然的豐裕，你不能想像，酒精對於一個營養不足的窮苦女人是怎樣的。我當時極小心的分配好我少數的積蓄，使得我每禮拜可以有一次小酌，我惟一的快樂，就是盼望着這個可憐的小小的陶醉，使得我不至於自殺的，就是這個，我不捨得失去我下一次的飲酒機會。但是我停止工作而依賴養老金生活的時候，我一生困苦的疲勞，開始減退，因為，你知道，我並不會真正的衰老，我恢復了元氣，我的樣子，逐漸年輕起來，到最後我已經得着充分的休息，有勇氣及力量重新開始生活，並且政治的變遷，也使得他容易一點，有十分之九的人，以前不過是苟延殘喘的，生命也比較有一點值得活着的價值。自此以後，我從來沒有回顧，或是退縮，現在我惟一的惋惜，就是到三百歲或是相近的時候，我必須死去，只有一件事情使得生命艱難，而這個現在也是消滅了。

白許魯賓 我們可以問那是什麼嗎？

盧泰司諦夫人 如其我告訴你們，或者你們是要見氣的。

白許魯賓 見氣我的夫人，你假想，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啓示以後，除掉一個鍊錘的打擊，還能使我們那一個發生一點印像嗎？

盧泰司諦夫人 好的，你看，我覺得很困苦的，就是從來不遇見一個長成了的人，你們都是這種的孩子，而且我從來不十分歡喜孩子，除掉一個女兒，引動了我母親的熱情的，我有時候是很孤寂。

白許魯賓（又表示慇懃）但是，盧泰司諦夫人，這一定是你自己的錯誤，如其我可以說，一個像你這樣美貌的女人，永遠是不應當會孤寂的。

盧泰司諦夫人 爲什麼呢？

白許魯賓 爲什麼！哦——哦唔——哦唔唔——（他到底沒有說出）

大主教 他的意思，是說你可以再嫁，奇怪，他們是怎樣不了解我們的地位。

盧泰司諦夫人 我再嫁過了，我第二次結婚，是在我一百歲後的第一個生日，但是當然我只好嫁一個比較年老的人，一個六十以上的人，他是一個著名的畫家，在他將死

的時候，他同我說，「我費掉五十年的光陰，去學習我的職業，去畫完一切無聊的畫片，一個人所必須畫過丟掉以後，纔可以由他們達到偉大的東西，他所應當畫的，現在我剛剛踏進畫壇的門口，而我發見他同時是我墳墓的門口了。」那個人可以成一個古今最偉大的畫家如其他可以活到我的年紀，我看見他老死，然而他還是像他自己說的，一個練習的學生，和一切近代的畫家一樣。

白許魯賓 但是你爲什麼一定要嫁一個年老的人爲什麼不嫁一個年輕的人？或者我應當說，一個中年的人呢？如其我自己的愛情，不是已經有了歸宿，並且如其，我老實同你說，我不是見你有點害怕——因爲你是一個極優越的女人，爲我們大家所公認的——我認爲我自己極願意——唔——唔——

盧泰司諦夫人 總統先生，你幾時想利用過一個小孩子的天真，來滿足你的性慾嗎？

白許魯賓 天呀，夫人，你當我是什麼東西？你有什麼權力，來問我這樣一個問題？

盧泰司諦夫人 我現在是二百七十五歲，你示意我可以利用一個三十歲小孩子的天

真，去嫁給他。

大主教 你們短壽的人，難道不能了解，在我們生命的第一百年當中，這些混亂，幼稚，以及原始的獸性生活，在性的事情上，比在別的上面更其惡劣，在這個關係上，我們對於你們是不能忍受的嗎？

白許魯賓 你的意思是說，盧泰司諦夫人，你當我是一個小孩子嗎？

盧泰司諦夫人 難道你期望我當你一個完全的靈魂嗎？哦，你是應當見我害怕，有些時候，你的輕浮，你的辜恩，你淺薄的歡樂，使得我這樣的對你忿恨，如其我不能提醒我自己，你是一個孩子，就會引起我的懷疑，你是不是應當活着了。

孔夫子 難道你妒忌我們活這極少的幾年嗎？你自己活到三百年的！

白許魯賓 你誣衊我輕浮！必須我提醒你，夫人，我是總統，你不過是一部的長官嗎？

巴那柏斯 並且辜恩！我們只該你七十八年的俸給，你支取了三百年，你反說我們是辜恩的！

盧泰司諦夫人 我是說的，我想起你們所安享的福佑，拿他們來比較那種貧苦那種屈辱！那種憂慮！那種悲傷！那種無禮及暴虐！在我學習受難，而不是學習生活的時候，是人類每天的命運的！我看見你們怎樣輕視這些一切！你們怎樣在玫瑰的花叢當中，爭奪落葉！你們怎樣特別揀選你們的工作，除掉他是使得你們有趣及愉快的以外，你們都留給黑人及中國人，這些時候，我問我自己，就是有三百年的思想及經驗，是否能使得你們避免神力的淘汰，他創造你們，而把你們拿來試驗的。

白許魯賓 我的夫人，我們的中國和黑種的朋友，是十分快樂的，他們在這裏，比在中國和非洲勝過十倍，他們的工作，使人完全滿意，由於這樣，他們使得我們身體自由，可以做更高尚的事業。

大主教（沾染着她的怒氣）你們能够做什麼更高尚的事業？你們七十歲就衰老，八十歲就死掉的！

盧泰司諦夫人 你們並不是真的在做更高尚的工作，你是假定爲裁決政務及發布命

令的，但是黑人和中國人替你決定，告訴你應當發布什麼命令，就像我的哥哥一樣，他是一個衛隊的兵曹，在從前時候，常常指揮他的長官，我要在衛生部裏有一點事情的時候，我不來尋着你，我去尋着那位黑種女人，她在你這一次就職以來，就是真的總統，或是去尋着孔夫子，總統常常更換，而他是永遠繼續下去的。

白許魯賓 這是太荒唐了，這是一個對於白種人的叛逆，讓我同你說，夫人，我這一世從來沒有會見過這位衛生部長，可是我反對這個卑陋的顏色的偏見，輕視她偉大的才能，和她對於國家的卓越的勳勞的，我與她的關係，純粹是電話的，話機的，影片的，而且，我可以加上，是友誼的。

大主教 無論怎樣，你也沒有什麼理由應當覺得慚愧的，總統先生，讓我們離開個人的問題，來觀察這個事情，你可以否認，目前的情形，是英國人民，已經變成一個合股的公司，加入亞洲人和非洲人做股東嗎？

巴那柏斯 一點不是這樣，我知道一切關於從前合股公司的事情，股東是全不工作的。



大主教 這是不錯的，但是我們和他們一樣，取得紅利，無論我們是否工作，我們的工作，一半是因為我們知道，如其我們不做，就會沒有紅利可分，一半是因為如其我們拒絕，我們就要被認為是智力欠缺，而幽禁到瘋人院去，但是我們做的是些什麼事情？在四年戰爭後的革命，強迫我們略為變革以前，我們的統治階級，都是這樣的富裕，使得他們成為地球上最不肯用心而且腦滿腸肥的人，那些脂肪，還有很多殘留着，在我們身上。

白許魯賓 因為是總統，我不應當聽對於我們國民品性侮辱的批評，大主教先生。

大主教 因為是大主教，總統先生，我的職務，是應當對於國民品性徹底批評的。在聖伊卜生入廟的時候，你自己替他開幕的遺像，基石上面，就刻着這個尊貴的格言，「我不是來叫有罪的人，乃是來叫正當的人去懺悔的。」我所說的這些事情的證明，就是英國人尋覓這種例行工作，以及這些可以稱為裝飾品和畫諾工作的人，一天一天的加多，而思想，組織，計算，指示的工作，都是靠着黃人的腦筋，紅人的腦筋，黑人的

腦筋，就像在我早年的時代，全靠着猶太人的腦筋，蘇格蘭人的腦筋，意大利人的腦筋，德國人的腦筋一樣。獨有的白人，現在還做重要工作的，只有這種的人，像這位主計局長的樣子，完全沒有享樂的本能，及社交的天才，使得他們在辦公室以外受人歡迎的。

巴那柏斯 豈有此理的胡說！我總還有這點天才把你發見出來，無論怎樣。

大主教（不理會這個狂怒）如其你把我立刻在這裏殺死，你就只好派一個印度人去  
做我的後任，我今天占着優越的地位，並非因為是一個英國人，乃因為是一個人，有  
二百五十年以上的完全成熟的經驗的。你們在這裏讓一切的權力，都落在有色人  
民的手中，再過一百年以後，我們都不過是他們家中的愛物了。

白許魯賓（輕浮的反駁）這是一點不會的，我承認你說，我們把國家的最煩雜部分的  
工作，讓給他們，並且是一個極好的事情，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苦工呢？但是想想我  
們空閒時候的活動！在辦公以外的時間，地球上還有比英國更快樂的地方嗎？這是

什麼人的功勞？我們自己的。黑人和中國人，從禮拜二到禮拜五是有用的，但是從禮拜五到禮拜二，沒有地方看得見他們，而真正英國的生活，是從禮拜五到禮拜二的大主教。這是極端的確實，想出毫無腦筋的娛樂，拿巨大的力量推進他們，以及熱心的當他們重要事情，在這些上面，我們英國人民，是世界上最可驚異的，他們永遠這樣，而且這也算是很好，因為如其不然，他們的色情就會成爲麻木，而使得他們滅絕。我所驚嚇的，就是他們的娛樂，會得娛樂他們，這些都不過是男孩子及女孩子的娛樂，在五十或是六十歲以前，他們還可以原諒，過此以後，他們就是可笑的了。我同你說，我們的缺點，就是我們是一個沒有長成的民族，而愛爾蘭人，蘇格蘭人，以及黑種人和中國人，像你們所稱爲這樣的，雖然他們的壽命，也是短得和我們一樣，或是比我們更短，然而他們在死去以前，多少可以設法長成一點。我們在童年時代已經死去，這個成熟，可以使得我們成爲一切民族中最偉大的，是在我們墳墓的下面，我們或是做手執球棒的老人，消沈下去，或是我們必須活得長久一點。

盧泰司諦夫人 不錯，是這樣的，我沒有能够用言詞表明出來，但是你已經替我表明了，我覺得，就是在我還是一個毫無知識的侍女的時候，我們體內，已經含有成爲一個最大民族的可能，但是我們的錯誤，我們的愚蠢，逼迫我走上殘酷的絕路，那個時候，我們都是這樣完結的。凡最高等的生物，需要最長久的時間成熟，而且是在成熟以前，他們是最無力的，我現在知道，我的長成，費了一個全世紀的光陰，在一百二十歲的時候，我纔開始我真正的生活，亞洲人不能支配我，我不是在他們手裏的一個孩子，像你一樣，總統先生，我知道，這位大主教也一定不是的，他們尊敬我，你並且還沒有長成到這個程度，雖然你有這樣的好意向我說明，我是使得你害怕的。

白許魯賓 老實說，你是的，並且你會以爲我無禮嗎，如其我說，倘使要我是一個白種女人，老得可以做我的祖母的，和一個與我年紀相同的黑種女人當中選擇一個，我大概會以爲黑種女人是更其有同情的？

盧泰司諦夫人 而且顏色更其動人一點，或者？

白許魯賓 是的，你既是問我，更其——哦，不是更其動人，我並不否認你有一個極好的相貌，但是我可以說，濃厚一點，更其熱帶式的，燦爛的日光的色彩。

盧泰司諦夫人 我們的女人，及她們所喜歡的小說家，已經開始談論黃金面色的男人。孔夫子（面上和全身都露出笑容）嘻嘻！

白許魯賓 哦，這算什麼呢，夫人？你沒有讀過生物學會圖書主任所著的一本極有趣的著作嗎？他說世界的將來，是全靠黑白交雜種的。

盧泰司諦夫人（立起來）大主教先生，如其白種人是必須救出，我們的命運是顯然的。大主教 是的，我們的義務是極明白的。

盧泰司諦夫人 你有時間和我一同回去，討論這個事情嗎？大主教（立起來）好的。

巴那柏斯（同時立起來，很快的從盧泰司諦夫人旁邊跑過，走到門口，回轉身來，阻住她的去路。）不行，你不能去，白許，你明白了沒有？

白許魯賓 不，什麼事情？

巴那柏斯 他們兩個人要去結婚了。

白許魯賓 他們爲什麼不應當呢，如其他們願意。

巴那柏斯 他們並不是願意，他們會拿冷靜的頭腦來做這個事情，因爲他們的子孫，可以活到三百年，這是決不能容許的。

孔夫子 你不能够阻止，並沒有法律給你權力，可以干涉他們。

巴那柏斯 如其他們逼迫我這樣，我會提出法案，禁止七十八歲以上的結婚。

大主教 在我們結婚以前，你沒有時候做這個事情，主計局長先生，請你不要阻住這位夫人的路罷。

巴那柏斯 在你們的結婚，還沒有一點效用以前，儘有時候把這位夫人送到瘋人院去，不要忘記這層。

盧泰司諦夫人 不要胡說，主計局長先生，晚安，總統先生，晚安，總理先生，（他位立起來）

鞠躬答禮，她一直向主計局長走來，他自然的縮回來讓她走出。）

大主教 你真使得我吃驚了，巴那柏斯先生，你的口氣，好像一個黑暗時代的回聲。（他隨着內政部長出去。）

孔夫子搖着他的頭，在他的舌尖上做出一種聲音，表示對於這個爭議的悵悵，走近大主教空出的坐位，合掌立在後面，向總統望着，主計局長向着走出的來客，搖動他的拳頭，發狂的亂罵他們。

巴那柏斯 盜賊！萬惡的盜賊！毒蛇！你有什麼辦法，白許？

白許魯賓 辦法？

巴那柏斯 是的，辦法，一定還有很多這種的人存在，你讓他們去做方纔出去這兩個所要做的事情，把我們從地球面上擠開去嗎？

白許魯賓 哦，算了罷，巴那柏斯，他們有什麼害處嗎？你對於他們不感覺趣味嗎？你不歡

喜他們嗎？

巴那柏斯 歡喜他們！我恨極了他們，他們是怪物，不自然的怪物，他們在我看都是毒藥。

白許魯賓 對於他們活到依照他們所能够的這樣長久，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呢？這

個並沒有縮短我們的生命，可不是嗎？

巴那柏斯 如其我在七十八歲必須死去，我就不明白，爲什麼別人應當有特別權利，活到二百七十八歲。他實在縮短了我的壽命，比較的縮短，他使得我們難堪，如其他們長到十二尺高，他們就會使我們都變成矮子，他們對我們講話，當我們好像都是小孩子一樣，和我們並沒有感情可言，他們對於我們的憎惡，很快就會露出來的，你沒有聽見那個女人說些什麼，而大主教怎樣幫助她嗎？

白許魯賓 我們有什麼法子對付他們呢？

巴那柏斯 殺死他們。

白許魯賓 瞎說！

巴那柏斯 把他們監禁起來，消滅他們的生殖能力，想出一種方法，不論什麼方法。



白許魯賓 但是我們可以舉出什麼理由呢？

巴那柏斯 你可以舉出什麼理由來殺死一條毒蛇嗎？天性叫你這樣做的。

白許魯賓 我親愛的巴那柏斯，你真是瘋了。

巴那柏斯 這個你今天早晨不是已經多說過了一次嗎？

白許魯賓 我真不相信，你身上是有一個靈魂的。

巴那柏斯 我明白了，我知道你，你想你也是他們的一個。

白許魯賓 主計局長先生，你也許是他們的一個。

巴那柏斯 你怎麼膽敢冤枉我這樣的事情呢？我是一個正當的人，不是一個怪物，我在政治上取得我的地位，是由於證明人類壽命實在的預期，是七八·六年，而且我要抵抗任何改變或是推翻這個的企圖，直到我最後的一滴血爲止，如其是必要的。

白許魯賓 哦咄咄！算了，算了！你自己清醒一點，你，一個名人孔那德，巴那柏斯的子孫，他

是因爲他的名著黑甲蟲生活史，現在還有人記得的，怎樣可以如此的荒謬呢？

巴那柏斯 你還是去做一本牡驢的生活史罷。我是要去鼓勵全國，起來反對這個恐怖，並且反對你，如其你關於這個事情，露出一點退縮的樣子。

孔夫子（極嚴厲的說）如其你這樣，你是會要後悔的。

巴那柏斯 有什麼使得我後悔呢？

孔夫子 社會上個個男人和女人，都會開始以爲可以活到三百年，就會發生許多事情爲你所不能預料的，可怕的事情。家庭會完全解散，父母和子女，會不再在有老幼的差別，弟兄和姊妹，分離一百年之後，彼此相見，完全成爲路人，血統的關係，會失去他們的純潔，人類的想像，受三百年生命可能的激盪，會使得他們發狂，而破壞人類的社會，這個發見，是必須保持絕對祕密的，（他坐下）

巴那柏斯 如其我拒絕保持祕密呢？

孔夫子 你洩漏的第二天，我就會使你安全的住在瘋人院裏去。

巴那柏斯 你忘記我可以舉出這位大主教來證明我的說話。

孔夫子 我也可以的，你想他會幫助我們那一個，如其我向他說明，你說出他年紀的目  
的，是要害死他的？

巴那柏斯（最後的掙扎）白許，你要幫助這個黃臉的東西和我反對嗎？我們是政治家  
及公務員呢？還是我們是欺騙的流氓呢？

孔夫子（不為所動）在有些鹵莽的人，要對於人民說過分的真話，而於他們不利的時  
候，你看見過那一個政治家，不是好罵的人所稱為欺騙的流氓嗎？

巴那柏斯 不要開口，你這個無禮的野人，白許，我是和你說話。

白許魯賓 是的，你知道，親愛的巴那柏斯，孔夫子是一個極有腦筋的人，我看他是對的。

巴那柏斯 你是嗎？那就讓我告訴你，除掉公事以外，我再不同你說話了，你聽見嗎？

白許魯賓（得意的樣子）你會的，你會的。

巴那柏斯 而且你也不許和我說話，你聽見嗎？（他向門口走去。）

白許魯賓 我要的，我要的，再見，巴那柏斯，上帝賜福你。

巴那柏斯 祝你永遠活着，做全世界的笑柄。（他大怒的出去）

白許魯賓（溫和的微笑）他自然會保守秘密的，我知道巴那柏斯，你可以不必過慮。

孔夫子（憂慮及嚴肅的態度）天下沒有什麼秘密，除非是這種秘密使得他們自己不洩露出來的。你想，這些影片是存在登記局的，我們沒有權力禁止登記主任，公佈他局裏的發見，我們不能夠堵住那個美國人的嘴——那個能堵住一個美國人的嘴呢？——還有許多別人，今天去招待他的，幸而一個影片，不能證明什麼事情，不過是一點相像罷了。

白許魯賓 這是很的確的，歸根竭底，這個事情，始終是一個無聊的玩笑，可不是嗎？

孔夫子（擡起頭來向他望着）你看出他的妨礙，現在又決定要不相信他了，這是英式的方法，在這個場合，也許是不能適用的。

白許魯賓 英國式是該死的，這是應有的常識，你知道，這兩個人是把我們催眠着了，一

點也沒有疑義的，他們是戲弄我們，是不是呢？

孔夫子 你注視了那個女人的面貌以後，你相信她了。

白許魯賓 一點不錯，她就是在這個上把我迷住的，如其她把背面向着我，我一點也不會相信她的。

孔夫子（慢慢的再三的搖頭）？

白許魯賓 你真的以為——（他有點躊躇）

孔夫子 我一向覺得這位大主教是很奇怪的，自從我分別得出各個英國人的面貌，我已經注意到這個女人所指出的那一點，就是英國人的面貌，不是一個成年人的面貌，猶之英國人的思想，不是一個成年人的思想。

白許魯賓 這個請你免開尊口，中國朋友，如其世界上還有一個民族，是受上帝的使命，管理這些未成年的民族，領導他們，訓練他們，使得他們不至於妄為，等待他們長成，可以接受我們的制度的，這個民族，就是英國民族，他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有這個

特性的，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孔夫子 這是一個孩子抱着一個洋囡囡的幻想，但是你否認我一個對於你們最高的恭維，是更其十倍的孩子氣的。

白許魯賓 你還說他是最高恭維，把我們當做長成的孩子。

孔夫子 不是長成的孩子，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的孩子，你們的成熟是在這樣的晚年，你們永遠不能達到，你們必須讓四十歲成熟的民族統治你們，這就是說，你們在本能上是地球上最進化的民族，如其能够活得充分長久，達到成熟，應當是實際上最偉大的。

白許魯賓（到最後明白了這個觀念）天呀，孔夫子，你說得真對！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層，這個說明一切的事情，我們不過是一羣的小學生，這是無可否認的，對一個英國人談一點正經的事情，他帶着好奇的態度聽你一歇，好像他是在聽一個人奏着古代的音樂，以後他仍舊回到他的球戲，或是汽車，或是飛機，或是女人，就好像一根彈

簧，你把他放脫的樣子。（升到他論題的高點）哦，你說得一點不錯，我們還是在我們的嬰孩時期，我應當坐在一個孩車當中，叫一個保姆推我前進，這是真的，這是絕對真的，但是有一天我們會長大起來，那個時候，你看，我們是怎樣的。

孔夫子 這位大主教是一個長成的人，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受過人家的管束及恐嚇，現在我知道他們，是比我在當時更其荏弱，更其愚昧的，我怕他們，是因爲在他們的年歲上，有一種神祕的性質，我老實說，雖然我在表面上不露出來，我是一向就怕這位大主教的。

白許魯賓 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孔夫子，我也是這樣的。

孔夫子 使得我相信的，就是這個，使得你相信的，是那個女人的面貌，他們在人種歷史上開始一個新的時代，是毫無虛偽的，這個並且不能使我驚異。

白許魯賓 哦，算了！並不使你驚異！你是要裝得什麼都不使你驚異，但是如其這個都不使你驚異，你就不是人類了。

孔夫子 我是驚駭了，好像一個人被一個爆炸所驚駭，而這個是他自己埋下炸藥，燃着藥線的。但是我並沒有驚異，因為，既是一個哲學家 and 一個生物進化的學者，我早已認爲一種像這樣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如其我自己不是這樣的先有了輕信的準備，單是影片的證明，和一點說得動人的故事，決不能使得我相信，照現在的樣子，我是實在相信的。

白許魯賓 哦，這就完全確定了，下一次再發生的事情，不知道又是什麼？我們第二步的動作應當怎樣呢？

孔夫子 我們沒有第二步的動作，第二步的動作，是要大主教和那個女人做的。

白許魯賓 他們的結婚嗎？

孔夫子 不單是如此，他們已經有了這個重要的發見，他們在世界上並不是孤立的。

白許魯賓 你想還有別人嗎？

孔夫子 一定還有許多的別人，每一個都自己以爲這個靈異，單是發生在他或是她的



身上，但是這位大主教現在知道不是這樣了，他會用一種方法通告，那個文詞，只有他們長壽的人可以了解的，他會把他們集合起來，組織起來，他們會從地球上各處踴躍奔赴，他們會成爲一個偉大的勢力。

白許魯賓（有點驚惶）我說，他們會嗎？我想他們是會這樣的，我很懷疑巴那柏斯到底是不是對的，我們應當容許這個嗎？

孔夫子 我們沒有方法可以阻止，在我們的靈魂當中，我們也不能夠真願意去阻止，造成這個變化的生命力量，會消滅我們的反抗，如其我們有這樣的瘋狂去反抗的，但是我們決不會反抗，我和我們也許就是他所選中的。

白許魯賓 是的，這就是每次使得我們退縮的，我們到底應當怎樣呢？對於這個事情，我們必須有點什麼舉動，你知道。

孔夫子 讓我們坐下來，沈默的冥想我們將來的途徑。

白許魯賓 一點不錯，我相信你是對的，讓我們來罷。

他們坐着冥想，孔夫子很自然的，總統顯然是勉強而且竭力的，他正積極的觀察將來的時候，聽見那個黑種女子的聲音。

黑種女子 總統先生。

白許魯賓（很快樂的樣子）是的，（拿起他的插釘來）你是在家裏嗎？

黑種女子 不，阿美加，零數，哀克司平方。

總統很快的把他的插釘插到電話機上，轉動他的圓晷，按着電鈕。屏風變成透明的，顯出一個黑種女子，穿着漂亮的衣服，立在一隻好像遊船的舵樓上，在晴明的天氣當中，她正在通話的電話機，是在羅盤箱的旁邊。

孔夫子（回轉一看，退後厭惡的呼喊。）呵！快走！快走！（他退下。）

白許魯賓 這是海邊的什麼地方？

黑種女人 護漁灣，爲什麼不到這裏來和我消磨一個下午呢？我到最後是可以讓你接近了。

白許魯賓

護漁灣！二百七十英里的路程！

黑種女人

六點半鐘，有一個愛爾蘭的航空快班，他們可以用飛行傘把你放下海灣，這

個游泳是於你有益的，我可以把你撈起來揩乾以後，給你一個第一等招待。

白許魯賓

好極了，但是稍爲有點冒險，是不是呢？

黑種女人

冒險！我以爲你是什麼都不怕的。

白許魯賓

我並不是一定害怕，但是——

黑種女人（生氣）但是你以爲是不值得，好罷。（她舉起她的手來，要去取出電話機上

的插釘。）

白許魯賓（懇求的樣子）不，慢點，讓我同你說明，在機上稍爲等着一歇，哦，請求你。

黑種女人（她的手放在插釘上等着）怎樣？

白許魯賓 事情是這樣的，我以前一向是不避危險，因爲我覺得我的生命是如此的短

促，不值得去麻煩，但是我剛纔知道我也許活到——哦，比我以前所預想的更其長

久得多，你的聰明可以告訴你，這個使得情形變更，我——

黑種女人（勃然大怒）哦，一點不錯，請你不要因為我拿貴重的生命冒險，對不住，驚動你了，再見。（她抽出她的插釘，影像消滅。）

白許魯賓（緊急的樣子）哦，請再等一歇，我可以使得你明白——（一個很響的簌簌的聲音）有人說話！她現在又在叫什麼人嗎？（他接着電鈕呼喚）接國務總理，說我還要和他見面，一歇歇時候。

孔夫子的聲音 那個女人去了嗎？

白許魯賓 是的，是的，那個沒有關係，要和你說一句話，如其——（孔夫子回轉來）我在護漁灣有一點要緊的事情，愛爾蘭航空郵運，可以用飛行傘把我放落在海灣當中，我想這是十分安全的，是不是呢？

孔夫子 沒有什麼是十分安全的，航空運輸，和其他的任何旅行方法，有同等的安全，飛行傘是安全的，但是海水是不安全的。



明界文學

